# 三联生活周刊

2023.10.2
2023年第40期，总第1258期
www.lifeweek.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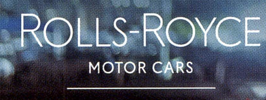
## 李白地理

### 中国人的精神山水

771005 360239 40
生活周刊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GHO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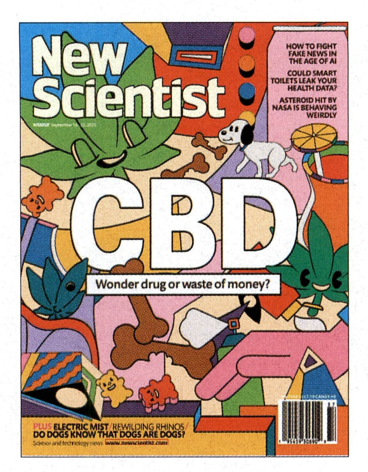
森那美汽车集团

劳斯莱斯汽车 上海·浦西 | 杭州 | 南京 | 香港 | 澳门

徐汇滨江精品店：上海市徐汇区龙台路10号1-M22 (龙腾大道路口)

4S旗舰店：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2386号5号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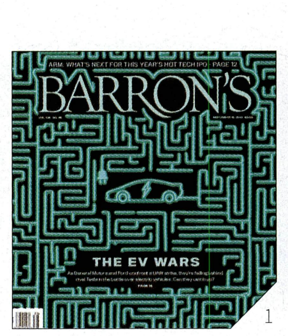

GHOST
如需注册WHISPERS 请下载并致电
森那美汽车集团 劳斯莱斯授权经销商
销售电话：+86 21 6386 0288
售后电话：+86 21 5159 6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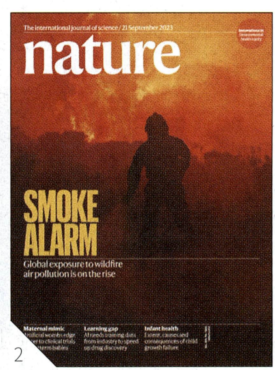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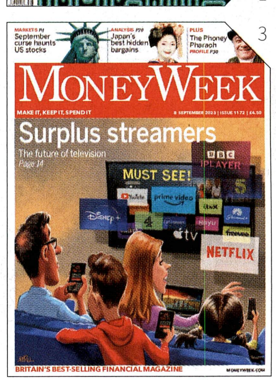

《新科学人》2023.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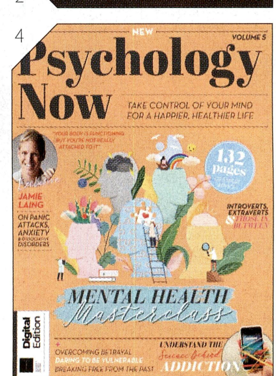
## CBD 的作用

CBD（cannabidiol）是一种从大麻植物中提取的不致醉的化合物，中文翻译为大麻二酚。它被证明可以治疗癫痫、缓解神经疼痛、改善睡眠、减轻焦虑、抑制食欲，因此，CBD 在海外受到追捧，大约 1/7 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使用过含有 CBD 的产品，约 1/4 的英国人表示他们会尝试。2020 年，美国人在此类产品上花费了 46 亿美元。2024 年，这一数字可能会飙升至 200 多亿美元。与此同时，CBD 不能盲目使用，需要专业人员指导。






1 《巴伦周刊》2023.9.18

## 电动汽车的商业角逐

与 2022 年同期相比，2023 年上半年，美国制造的电动汽车销量增长了 47%。大部分电动汽车的红利流进了特斯拉，这家公司的电动汽车总销量约占美国电动汽车市场的 60%，在全球每月生产 15 万辆电动汽车。与此同时，福特和通用汽车正面临巨额亏损。7 月，福特将其电动汽车部门的全年预计亏损从 30 亿美元增加到 45 亿美元；通用汽车则承诺在 2020 年至 2025 年期间花费 350 亿美元开发电动汽车，预计到 2025 年才能盈利。

2 《自然》2023.9.21

## 火灾导致空气污染

近年来，全球各地爆发山火、野火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日益增加，不仅破坏了地球生态系统，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空气污染。研究人员对 2000 ～ 2019 年发生的火灾（主要是山火）进行分析后指出，火灾产生的臭氧占其总量的 3.6%，产生的 PM2.5 占其总量的 6.1%；全球每人每年平均有 9.9 天暴露于严重的由火灾导致的空气污染中，但暴露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低收入国家人群的暴露程度是高收入国家人群的 4 倍。

3 《理财周刊》2023.9.8

## 流媒体行业

流媒体模式是指通过互联网直接向用户销售视频内容。Netflix 是一家成熟的流媒体公司，在全球拥有近 2.39 亿用户，在过去的一年里，它的股价翻了一番。但 Netflix 的业务增长并不能代表流媒体行业的前景，事实上，其他经营流媒体业务的公司，包括亚马逊、迪士尼、环球等都尚未盈利。业内人士认为，流媒体生态最终可能会缩小到四个主要平台，这将使该行业回到类似于老式广播电视寡头垄断的状态。

4 《当代心理学》2023.9

##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问题的不可见性意味着人们往往倾向于忽视问题，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这一问题可能更严重。一项调查显示，25% 的 55 岁以上的人认为他们比年轻人更难讨论心理健康问题。约 71% 的人认为，这是因为在过去，焦虑和抑郁被视为缺点，而不是健康问题。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包括抑郁、焦虑、强迫症。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做志愿者服务、冥想、按摩、瑜伽、书写等缓解抑郁和焦虑情绪。



28 封面故事

# 李白地理

## 中国人的精神山水




封面故事



封面摄影：缓山

2023年第40期，总第1258期，2023年10月2日出版。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业务拓展 Business Development
王东东 Wang Dongd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刘畅 Liu Chang
线上发行业务 On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王霄 Wang Xiao　李振宇 Li Zhenyu
王荻 Wang di　陆佳杰 Lu Jiajie
姚贺梅 Yao Hemei
线下发行业务 Off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杨雪梅 Yang Xuemei　嵇晓萌 Ji Xiaomeng
李涛涛 Li Taotao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lianhuawei@lifeweek.com.cn
中读 + 人文城市合作电话：(010) 84681395
联系人：蔡华
E-mail：caihua@lifeweek.com.cn
图书出版合作电话：(010) 84681019
联系人：赵翠
E-mail：xingdu@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 如何购买《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 :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　海：上海鸿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8017668286
成　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　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　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　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　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　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　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7427853
昆　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　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883566
哈尔滨：黑龙江视博图书经销有限公司 (0451) 88382909
青　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　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055155
长　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　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　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　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　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　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　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　津：天津市文馨图书销售有限公司 (022) 87080096
河　北：兵行天下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311) 83035788
新　疆：乌鲁木齐大漠骏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399985971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　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82055352
长　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 本期广告目录




扫描二维码直接下载中读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松果 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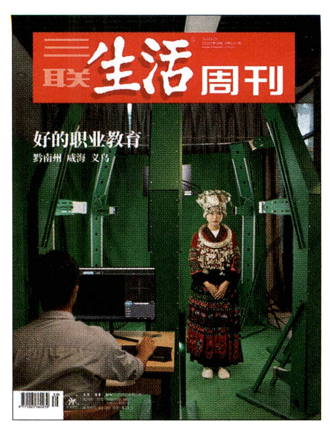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2023 年第 39 期，总第 1257 期

## 好的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面对的不仅是被甩出来的学生，应该是更适合这种学习方式的人。职业教育接纳了近一半的学生，社会也需要这一半的学生创造价值，毕竟各类岗位都要有人干，而且干得好社会才能发展。如果我们能一视同仁地对待各类岗位，就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普教和职教。（@暖阳阳）

好的职业教育总得有人去探索，也会有必不可少的失败和质疑，但有人做了，正在做，就很好，就是希望。（@净远）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 独生子女照顾病重母亲

今年年初，我的婆婆突然得了脑梗。虽是第一次得，但因梗的部位靠近脑干，又因独自居住错过了溶栓黄金期，人偏瘫了。

我和爱人平时在南方大城市工作，而婆婆独自居住在北方老家。她 30 年前跟丈夫离婚，自己做小买卖把儿子拉扯大，还补贴家里因下岗、身体差而没有正常收入的兄弟姐妹。这十多年由于电商兴起，她的小生意落幕了，靠着微薄的退休金生活。照顾别人大半辈子之后，婆婆这次的突然倒下，对她自己和整个大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作为一个走南闯北的独立女性，婆婆过去从没给我和爱人生孩子的压力。这次，她清醒后看到隔壁床 80 多岁的老人身边围着四五个子女，禁不住号啕大哭，让我们一定要多生孩子，说这样才能老有所依。

偏瘫患者患病后的 6 个月到 1 年是黄金康复期，每天都需要进行规律且科学的康复锻炼。对于这种“康复”治疗，虽然大部分医院都有相关科室，但整体康复流程的设计、针对个体病人的个性化规划，以及器械的使用和语言功能的恢复等，大城市的治疗水平还是绝对领先的。考虑到大城市的康复条件更好，以及我们可以在相对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照顾婆婆，我们把她从老家接到了我们工作的大城市进行手术和治疗。

毫无疑问，母亲的倒下几乎瞬间把我的爱人逼成了“大人”。年过三十，我们这一代“90 后”也开始接过照顾年迈父母的重任，那些平时在新闻里听到的议题，在真正面临经济和时间的压力时，具化成了一个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三甲医院预约做颈动脉支架手术要等好几个月甚至大半年，和同样重要的康复计划冲突了怎么办？偏瘫病人做核磁共振检查需要多人抬上仪器，我爱人一个人抬不动怎么办？医院的饭菜低盐低油难以下咽，老人不吃日渐消瘦怎么办？护士不负责日常护理，第三方公司派遣的护工容易偷懒甚至虐待老人怎么办？白天需要工作，但医院随时随地可能有事需要处理怎么办？

当然，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勉强有一个还算过得去的答案，只要有钱。爱人告诉我，医院里有专门帮忙抬病人的壮汉，一次一百元。那是他几年来第一次用到现金。爱人还告诉我，打通关节的话，医生护士可以帮忙多看看老人，这样护工就会负责一点。那是他第二次用到现金。看来关键时刻还是得回归传统的交易模式。

但归根结底，大多数人的问题还是，没钱怎么办？作为普通的独生子女家庭，照顾重病的老人总有无法周全的地方，谁也不愿意看到至亲因为我们的能力不足而留下遗憾。我有时会幻想这样一天：在未来某时，大多数年轻人不需要有雄厚的财力，也能让年迈的父母体面地安度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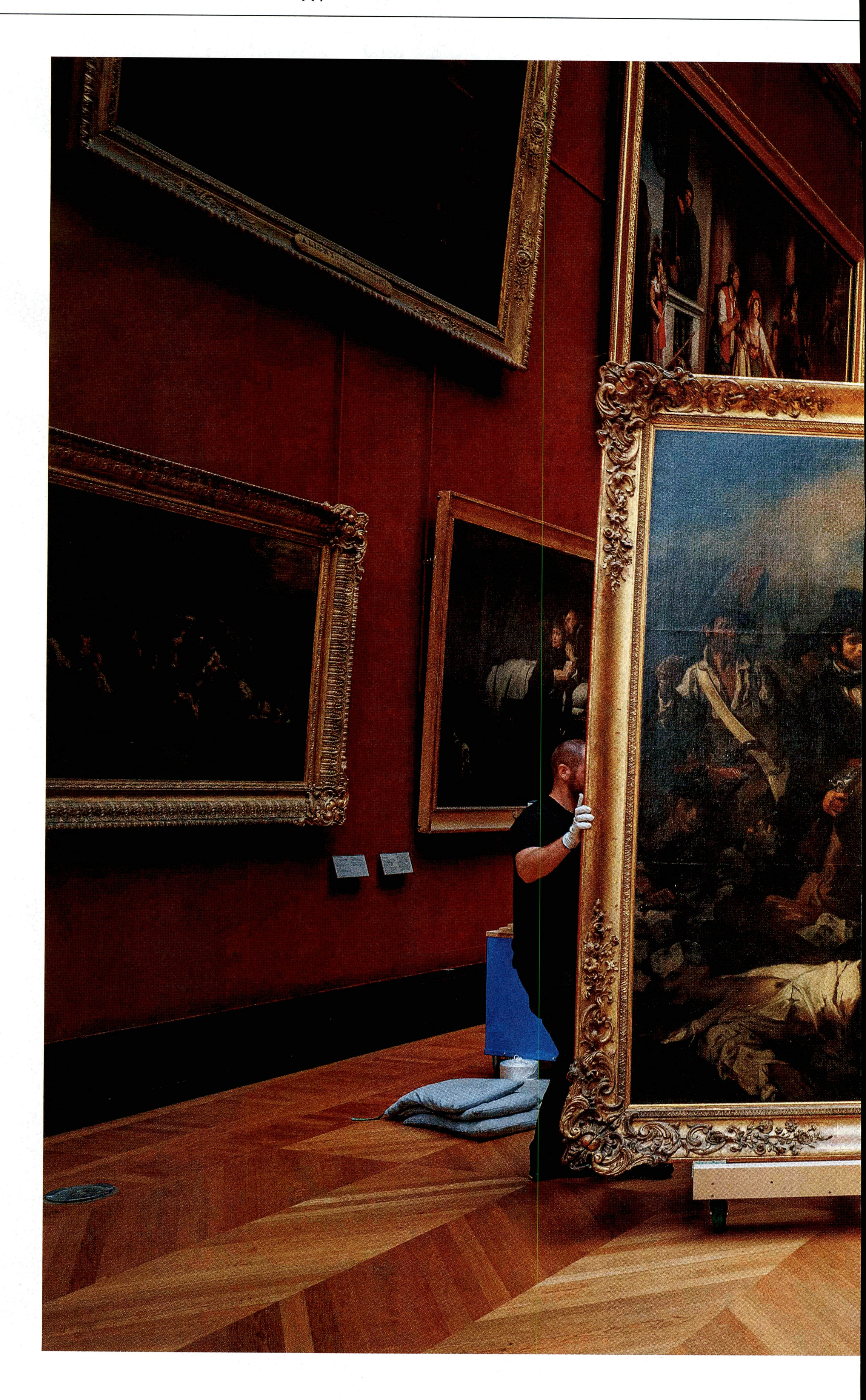
（读者 糖水）

本期截稿时间：9 月 22 日 19 时。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绘画：老牛
阅读之美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在这里，有杂志有书籍
还有各种美好的趣味
天猫旗舰店
微信书店

法国 | **画作修复**

9月20日，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工作人员正在搬移德拉克洛瓦的代表作《自由引导人民》，准备进行修复。这次修复行动是2019年发起的“19世纪大型画作修复运动”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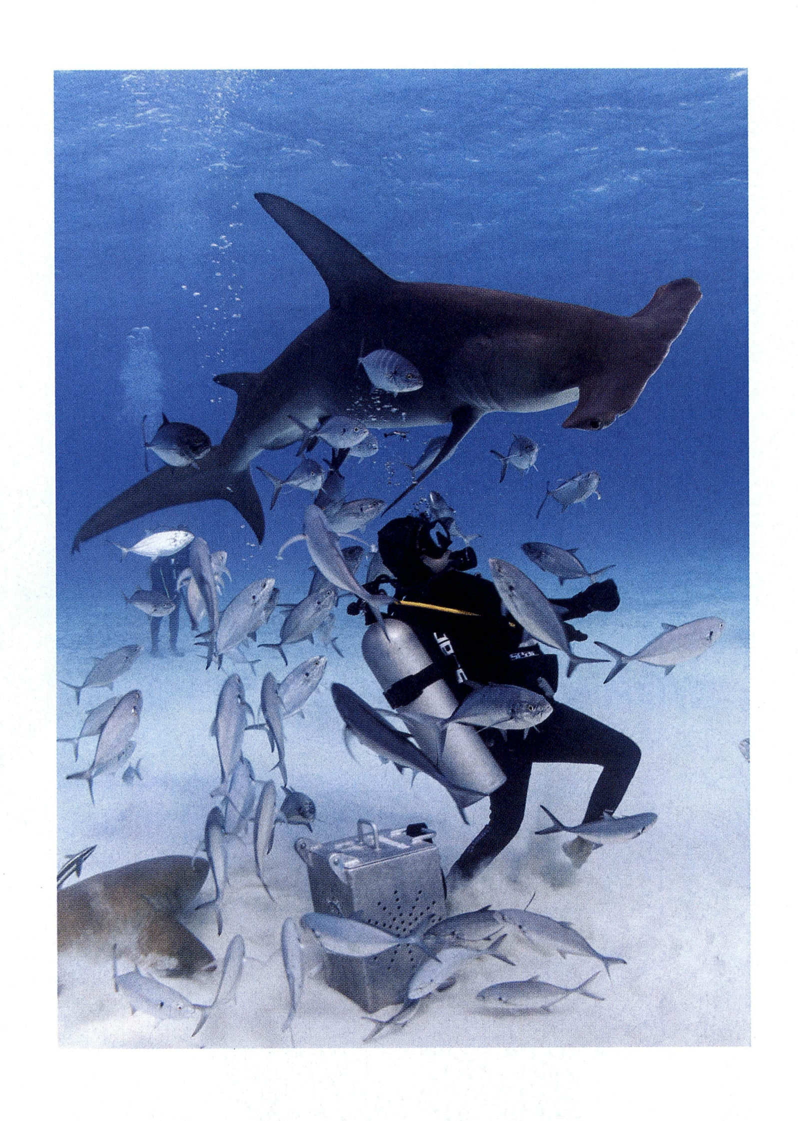






巴哈马 | **水下摄影**

（右图）9 月 19 日，一位潜水员在比米尼岛水下用食物引诱双髻鲨与虎鲨，以完成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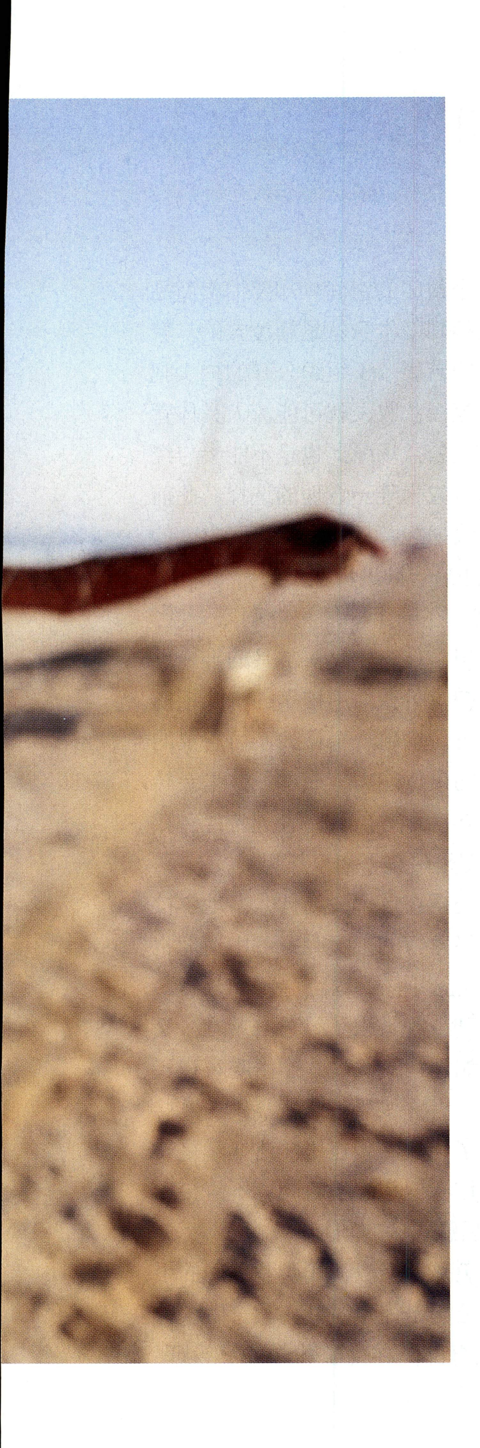
英国 | **极端天气**

（左页上图）9 月 18 日，英格兰部分地区遭遇暴风雨袭击。图为海浪冲过纽黑文灯塔和海港墙的场景。

斯里兰卡 | **大象**

（左页下图）9 月 20 日，工作人员在卡阿努拉达普勒的蒂拉帕内观察生病的野象。斯里兰卡目前是世界上大象死亡数量最多的国家，截至 2023 年 7 月，当地至少有 238 头大象被捕猎者用枪击或电刑杀害。





巴勒斯坦 | **捕鸟**

（左图）9 月 20 日，加沙地带的汗尤尼斯海滩上，一名男子正在清理被网捕获的迁徙鹌鹑。

美国 | **新月**

（下图）9 月 19 日，一轮照度为 22% 的上弦新月在纽约市的自由女神像后缓缓落下。



# 小卖部经营权，何以拍出天价？

文 · 邢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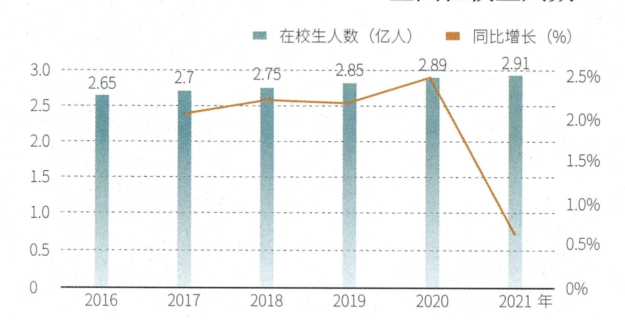
广西一所中学的小卖部一学年经营权卖出 224 万元，广东肇庆一所学校的小卖部五年经营权拍卖了 900 余万元。除了感叹学校里孩子们的钱好赚，学校不正当地利用自己因教育之责而获得的强势地位，我们是否也该想一想，在那些半封闭或封闭的教学空间里，孩子们如何解决衣食、学具等临时需求，学校又该如何创造一个公平的、有效率的营商环境？

教育部早就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园里不能开设小卖部或超市，但对有住校生的学校，则语焉不详。正在生长发育的孩子们，一日三餐真的不够，晚自习一点儿也不比白天的课程轻松，烧脑、烧卡路里。去小卖部里买零食，在这种封闭式的教学环境里是刚性需求。

其实只要变封闭为开放，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我们看大学校园周边，过去哪家没有小贩引车贩浆。后来为了加强市容管理，也从卫生的角度考虑，游商小贩成了被打击的对象，可小饭馆、夜宵店又蓬勃发展起来。

有一种观点，中学生年龄还小，没到 18 岁，是不能在没有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逛在社会中的。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其实不值得辩驳，那些放学要自己回家的孩子，难道就不经过街道和市场了吗？还有一种观点，高考是独木舟，是人生最关键的分水岭，学生必须以近乎清教徒的方式迎接挑战。这种看法似有道理，也是很多学校采取封闭式管理的依据，但问题是，封闭式管理不应该把 100% 的时间管起来，要劳逸结合、张弛有度，才是提高效率最好的办法。每天拿出一定时间，即便是很短的时间让大家自由活动又有何妨？

全国在校生人数




把孩子们集中于一个封闭的空间，却要拍卖商品供应的独家经营权，这种制度本身就是霸凌式的。教育管理部门似乎有自己的苦衷，不组织公开的拍卖吧就有暗箱操作之嫌，这笔经营收入就可能流入具体管事儿人的口袋里。学校是公益场所，也是不能参与经营的，这就使得公开拍卖成为唯一合理的选择。此前就发生过校长以几千块钱把经营权承包给自己家人的事例，拍卖经营权看似还是一种进步呢。

但管理者是否想到，在一个一周只能回家一次，且学校大门禁闭的空间里，作为食品、学具的唯一供应源，有着近似无限大的定价权，用拍卖的方式招揽商家，商家便会相互抬价，抬出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价格。商家具有 100% 的议价能力，成本最终是会转嫁给购买者的。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无论经营权拍出多高的价格，最终都是由孩子和家长买单。

既然问题如此明显地摆在这里，为什么多地学校及其上级教委还热衷于经营权的拍卖呢？各中道理也是明摆着的。学校是公益部门，不能直接参与经营，拍卖经营权却可坐收渔利，既省去了经营的繁难，又赚取了巨额的利益。就如同设关收税，学生吃宵夜买的每根辣条、每块面包，用的每根铅笔、每块橡皮，都有一份税金自动流到了学校的腰包里，这显然是一份巨大的利益激励。学校看似是为了合规，不直接参与经营，其实是转到幕后赚更多的利益。

学校不能经营，初衷是杜绝教育和盈利之间的瓜葛，但拍卖经营权却又分明是为了盈利。教育者个体不能在学校里经营，教育部门作为整体却能够管理，以管理者的身份获得利益，这本身就是有违公立教育的初衷的，应该杜绝。

在某种意义上，校内小卖部的经营权与土地使用权有着相似性。如果现行拍卖经营权的办法继续执行下去，完全可以参照政府拍卖土地的办法来对校园内的商品限价，比如在拍卖时限定具体条件，规定批发与零售的差价不能超过多少，或者和当地的物价水平挂钩，管理部门定期检查，多次违规清退，等等。



在这里
陪你读懂
生活
LIFEWEEK
公众号
三联生活周刊
发消息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10709篇原创内容 406位朋友关注
视频号：三联生活周刊
消息
视频号
服务
给孩子花钱，我们太不理智了
危险的赶海，原来是传销团建
保洁阿姨，大隐隐于办公室
扫一扫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



栏目插图 · 范薇

## 国货爆发

乘着“花西子 79 元一支眉笔”的热度，包括蜂花、莲花味精、鸿星尔克、上海白玉牙膏、上海硫磺皂等众多国货品牌推出“79 元套餐”，引来关注。“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老牌国货”，多个国货直播间销量增长数十倍。新一代年轻消费者不再盲目崇拜国外大品牌，这给国货带来机会。

## IPO“做空”

金帝股份上市首日即遭巨额融券卖出，融券余量为 458.32 万股，约占流通股的 1/10，几乎等于公司内部发行的限售期 12 个月的股份。这被市场质疑“做空自己”。9 月 18 日，包括千禾味业、敦煌种业、科净源等股价低迷的数十家上市公司集体通过公开渠道予以澄清，不存在出借股票给券商做融券业务的情况。

## 初步企稳

8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比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6.8%，比上月加快 1.1 个百分点。主要宏观数据全线回升，经济数据的两大亮点分别是：出行类消费保持强劲恢复势头，以及经历了长达半年的去库存之后，工业部门去库存暂时结束。





## 恒大财富清算时刻

恒大财富多名高管被抓。此前的8月底，一直按期兑付的恒大财富官方公告“停兑”。恒大财富兑付风波肇始于2021年9月，彼时恒大集团遭遇现金流危机，波及关联融资平台。恒大财富曾推出过一套兑付方案：一是现金分期兑付，二是实物资产兑付，三是冲抵购房尾款兑付。



## 疯抢黄金

有避险美誉的日元跌落神坛，为对冲通胀，日本人狂买黄金，零售金价飙至历史新高，突破1万日元/克大关。日本的通胀率已超过美国，核心CPI同比涨幅在7月达到3.1%，连续23个月同比上升。在中国，珠宝店的黄金首饰价格突破了600元/克，还大多不包括制作工艺费。美元、欧元加息，日元和人民币等货币贬值，推升了东亚地区对黄金的需求。



## 基金自救

二季度股票型与混合型基金份额从2021年一季度高点的9291.1亿份下滑到764.48亿份。截至9月18日，基金净资产不到5000万元规模的迷你基金达到1839只。为了挽留客户，首批与业绩挂钩的浮动费率产品浮出水面。为了顺利发出ETF，部分头部公募向券商许诺交易佣金，以20倍交易额为条件置换销售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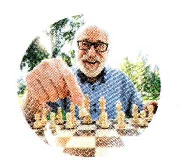
## 造船业大PK

7月，韩国造船业的接单量全球第一，8月，中国造船业就再次回到接单量榜首位置。8月，全球新船订单的成交量为71艘，修正总吨数达到205万，中国承接了168万修正总吨，占据82%市场份额。上半年，中国造船完工量达到211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4.2%。新接订单量也达到3767万载重吨，占据全球总量72.6%。



（视觉中国 供图）

好消息



### 老年人的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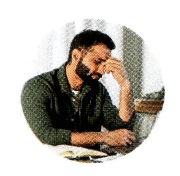
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新文章，分析了来自中、美、日等 16 个国家的 9 万多名 65 岁以上老人参与兴趣活动的情况。结果发现，与未参加兴趣活动的人相比，为兴趣爱好投入时间的老年人自我报告的健康、生活满意度和快乐水平都更高。



### 早起锻炼更减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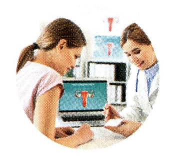
香港理工大学康复科学系学者通过分析近 6000 人的健康数据后发现，在早上 7～9 点锻炼的人比下午和傍晚锻炼的人身体质量指数（BMI）更低、腰围更小，晨练人群每周锻炼的时长与身体质量指数呈反比。这说明，相比其他时间段，晨练对控制体重更有帮助。

坏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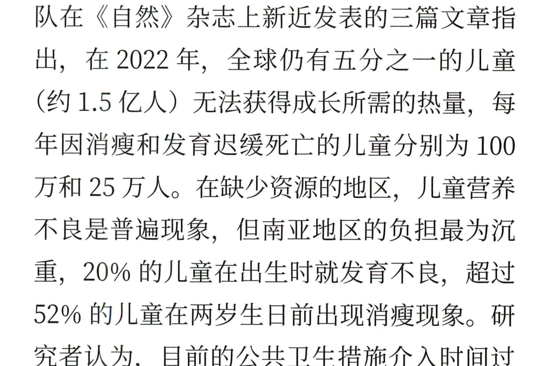
### 工作压力与心脏病

一项针对加拿大 6500 名白领员工的调查发现，当工作具备挑战大但缺少主动权、投入和回报比例失衡这两个特点时，男性员工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正常状况下的两倍。据研究者分析，低掌控感和回报感可能加剧身体对压力的反应，并影响人们的作息习惯。



### 过早摘除卵巢的风险

据统计，有 45% 的 45～59 岁女性在切除子宫时也摘除了双侧卵巢，以预防卵巢癌。但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在绝经前切除双侧卵巢的女性患上哮喘、关节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症和骨折的风险更高，在 46 岁前完成该手术者风险最高。



## 儿童发育迟缓的全球研究

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领导、100 多名研究者组成的团队完成了迄今为止针对儿童营养不良进行的全球最大规模的研究。该团队在《自然》杂志上新近发表的三篇文章指出，在 2022 年，全球仍有五分之一的儿童（约 1.5 亿人）无法获得成长所需的热量，每年因消瘦和发育迟缓死亡的儿童分别为 100 万和 25 万人。在缺少资源的地区，儿童营养不良是普遍现象，但南亚地区的负担最为沉重，20% 的儿童在出生时就发育不良，超过 52% 的儿童在两岁生日前出现消瘦现象。研究者认为，目前的公共卫生措施介入时间过晚，未来应把 6 个月以下的婴儿和孕妇作为重点干预对象，否则难以起到预防效果。

避免思考的一个方式就是钻牛角尖。以任何合乎情理的结论为例——譬如说，女人没有胡子吧——把这个结论加以扭曲，强调个别情况，再旁敲侧击混淆视听，你就能推翻或动摇这个结论。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深奥的诱惑》



（插图 山羊胡）

临敌阵者，疲马亦作突围之想。故曰不搏不跃，不激不行。可爱者而不知爱，可哀者而不知哀，可怒者而不知怒，可危者而不知危，此所谓无人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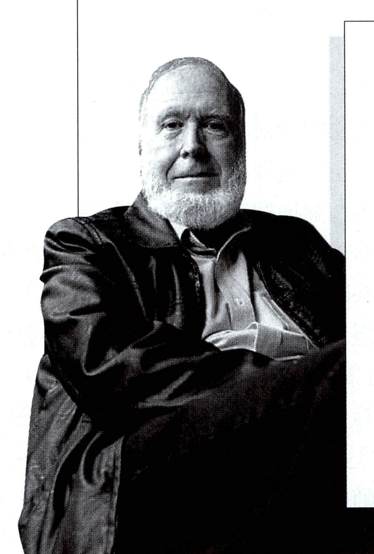
——梁启超，《论进取冒险》

冯内古特喜欢打网球，酷爱乒乓。他会做填字游戏、下棋、游泳。他喜欢过得开心。玩玩其他领域的艺术是最能滋养灵魂、振奋人心的鬼混方式之一。一份业余爱好可以让你灵魂的另一部分得以自我表达。

——美国作家苏珊·麦康奈尔，《写作是从事一种娱乐行业》

作为启蒙运动的遗迹，普世博物馆从来没有真正的普世价值：几乎所有普世博物馆都在西方城市，是许多千里之外的社会——那些被掠夺的地方——根本无法触及的。把世界文化囤积在许多人看不到且明显往往并不安全的仓库里，毫无启蒙意义可言。

——美国记者詹森·费尔奇



经验的价值往往被高估。大多数突破性成就是由新手实现的。因此在招聘时，要看应聘者的资质和态度，接下来再培训他们掌握技能。

——美国科技作家凯文·凯利，《宝贵的人生建议》

+/−

## 数字

**4045** 名

9月16～19日，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在天津举行，来自全国36个代表团的4045名选手参加飞机维修、美容等109个比赛项目的角逐，近12万人次现场观赛。

**47.6** 万

考古学家在赞比亚卡兰博瀑布遗址挖掘出保存完好的木结构，可追溯到至少47.6万年前，这一发现挑战了石器时代人类是游牧民族的普遍观点。

**19** 天

绝食抗议19天后，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因健康状况恶化被送入医院。李在明现年59岁，8月31日开始“无限期”绝食，抗议总统尹锡悦的施政。医务人员说，绝食10～14天后，健康会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

# 爱情海报

文 · 程一鸣　图 · 谢驭飞



以前遇到别人拍结婚照，有种看热闹的心态。炎炎夏日里，新婚夫妇二人，男士裹着西装，女士拖着婚纱，在人群中“游行示众”。两人汗流不止，时而以手做扇子，输送凉爽，时而大口喘气，整理腰腹衣物，一看便知在完成一项苦差。其中女士出于对美照的憧憬，配合得还会积极些，男士则更像是陪衬新娘的道具，受形式所迫，不情愿地摆出各种表情和造型。有的新郎因配合不佳，一边忍受新娘的数落，一边在面对镜头时，还要强行切换成满面笑容，却笑得苦不堪言。

如今很多知名景区的取景地，总能见到一对对新人在排队等候拍摄，简直像是在批量生产着新婚夫妇，这让爱情有了流水线的味道。而旁边的摄影师则像车间主任，不时冲着新人发出指令，“脸贴得再近一点”“笑得再自然一些”“眼神再深情一点”，像是在指导新郎新娘怎样相爱。

所以我之前一直好奇，既然婚纱照如此费事、做作，为什么结婚之前一定要拍婚纱照呢？不过随着自己的婚期逐渐临近，我终究意识到还是需要制作几张“爱情海报”，放到婚礼请柬上，不然怎么为爱情宣传造势呢？

但为了减轻拍摄婚纱照的刻意感，我和未婚妻决定到异地去拍，营造一种在旅途的路上，就把婚纱照给“随意”拍了的感觉。但这看似随意，实则刻意至极，从影楼和摄影师的选择，到拍摄的风格以及外景的取景地，都经过了百般调研与比较。在拍摄的前几天，要注意保暖、补水，以及饮食清淡，内心还一直有种要登台演出的忐忑感。

好在拍摄当天状态不错，在和未婚妻谈笑风生的过程中，被摄影师抓拍到一个个精彩瞬间。摄影师的拍摄水平固然很好，但他有时为了引我们发笑，会问出诸如“将来谁来管钱”等敏感问题，这使得我本来的笑容突然僵在脸上，还得花费力气将这凝固的笑容化开，并避免让其他人察觉到我的尴尬。在“笑”了一整天后，到了黄昏时分，我感觉整张脸都在分裂，随时要掉到地上。完成拍摄任务后，脸部肌肉干脆失灵，自动陷入“黑脸”状态。我想，难怪在一些社交场合，已婚人士总是比未婚人士笑得更加自然、妥帖，丝毫看不出尴尬的痕迹，想来应该是经历了拍婚纱照的历练。

等到选片的时候，看到照片拍得都还不赖，真实的劳累与不堪被屏蔽在画面之外，画面内只剩下唯美和浪漫，便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虽然在拍摄过程中付出了不少艰辛，但还是创造出幸福的图景，这不也正扣合了人生的主题吗？想来绝大多数人的婚纱照，应该都是高于其生活的，将爱情从日常的琐碎中提炼、升华，存放在相框里，供日后回味。可能生活未必一直如意，但只要婚纱照摆在床头，生活和爱情便有了最佳注脚吧。

# 家务抵万金

文 · 张天骄　图 · 谢驭飞



大概 30 多年前，我爸上了一次地方报纸：有汽车抛锚，把道路给堵了，车主束手无策，我爸跑过去，和另外几个人合力，把车给修好了。车主深受感动，给报社写信要求表扬帮助他的人。如今很少会发生这种事情了，那时司机学驾驶的时候都会学维修。

我爸只会修车，遇到安装暖气、修理家电这种事，还是得从厂子里找工友帮忙，他负责在一边端茶递烟。这些工友经常去给同事帮忙，一般都不会收钱，顶多是留下来吃一顿饭。其实，我爸还会一些其他的屠龙之技，比如他能熟练地辨别出知了的性别，也知道哪个树枝上有它们产的卵。那都是他小时候在农村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结果。在城市里，这些都用不着了。

究竟哪些技能需要熟练掌握，哪些可以慢慢丢弃？要想自己动手搞维修，设备、经验、热情，三者缺一不可。现在我们都会开车，虽然后备厢里也有工具箱，但会修车的没几个，有问题还是得去维修店。因为修车除了需要设备，还需要大量经验。王小波在美国时曾和上海的一名工程师去搞装修。俩人热火朝天、手提肩扛干了一个多月，挣了几百美金之后，就干不动了。老板只好又请来美国工人。结果人家除了电锯、电刨，还有可以在室内开动的铲车。这个时候，热情的作用显然不大，关键在于设备和技术。

现在不缺设备了，各种工具都可以在网上买到，还附带各种教学视频，让你瞬间经验值暴涨。再者，很多东西操作起来也更加便捷。安装 LED 灯珠时我就发现，现在的灯珠都带有磁铁，只要在铁盘上摆好位置即可。以前的则需要靠螺丝来固定，真的需要仰着脖子拧上半天。

有了设备和经验，还要有动手的热情，没热情也会被逼上梁山，因为请人维修，不但要花重金，还会被糊弄。我的一个同学家里下水道被他岳父的假牙给堵了，他按照平台上的电话找来工人，人家一脸诚恳地说：弄起来很麻烦，必须用配比好的疏通粉，而且用量要大，得好几公斤，需要上千元。同学忍痛同意了。当时场面很热闹，又是冒泡又是冒烟，结果第二天堵情依旧。其实，如果上网查查就会发现，花上十几元买一个弹簧似的过弯疏通器就能搞定那个假牙。

经济学有一个名词叫“机会成本”，简而言之就是因为干某件事儿所放弃的干其他事情的机会。比如乔丹，他要是花两个小时给自家后院的草坪锄草，就等于放弃了用这些时间拍广告的机会。我们不会有这样的烦恼。不过，当一家老小屏气凝神地看着你干活儿，然后集体欢呼，这种成就感，会让人不惜成本。

本栏目投稿信箱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 指间冠冕

CHAUMET约瑟芬系列白鹭冠冕钻戒的灵感源于浪漫主义风格的白鹭冠（Aigrette），梨形主钻熠熠夺目，钻石以线状散射的方式微拟昔日冠冕上灵动的羽毛，独特的“V”字形设计既能叠戴同造型的指环，又能混搭佩戴。



### 轻盈强韧

IWC大型飞行员腕表AMG G 63的陶瓷基复合材料（CMC）与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合作设计，轻盈且抗损坏能力极强，经过金刚石刀具打磨后，表壳呈现亚光黑色，内部52010型机芯的上链系统部件则由氧化锆陶瓷制成。



### 限量联名

RIMOWA× Tiffany & Co.推出的珠宝收纳箱借鉴钻石的“Rock Cut”，通过德国铝刷工艺，将钻石切面般的图案与沟槽式铝镁合金材质相融合，蒂芙尼蓝装点全盒内部三层的外观、把手和封口。




## AI 录音笔

由 ChatGPT 驱动的 PLAUD NOTE 可将会议录音、通话录音等通过 App 中的服务转为精准文本，还能将其总结为会议记录、思维导图，0.12 英寸的铝制机身支持 Magsafe，易于贴在手机背面。




## 音质高峰

Devialet Gemini Ⅱ真无线降噪耳机自适应降噪技术™采用混合双麦克风结构及专用数字滤波器，通过 IDC® 内置延迟补偿，显著提升降噪效果，AWR 主动风噪减弱技术能有效减少通话时的杂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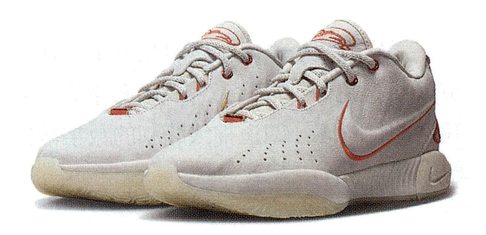
## 动态追踪

Obsbot Tail Air 是一款 AI 云台摄像机，借助算法自动识别并追踪运动对象，确保其始终处于画面中心，相机支持 4K 分辨率和 60 帧每秒的高清视频录制，支持远程控制、手势控制和语音控制。




## 轻量材料

LeBron XXI包裹性支撑的鞋面仿照贝壳纹理，后掌则装备了大容量 Zoom 气垫，实现强劲的回弹体验，Cushlon 2.0 泡绵中底具有出色的缓震效果，TPU 支撑片为每一瞬间的动态提供足部反馈。





### 白色托帕石

Mizuki Topaz 黄金长项链采用调节式套索结构，由白色托帕石镶嵌的水滴形锁扣可以上下滑动，末端悬挂一颗淡粉色淡水珍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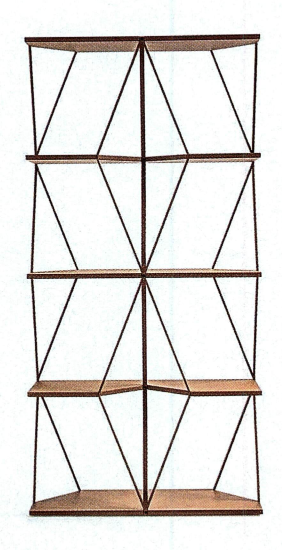
### 数字徽标

柔软粒面小牛皮材质的Maison Margiela 5AC 手提包，顶部附带棉质帆布小袋，表现出特殊的结构感，四道棉线缝制的数字徽标置于帆布翻盖上。

### 野生蘑菇

Bordallo Mushroom 陶瓷储物罐在葡萄牙手工制作，再现一颗野生蘑菇的外形。表面凹凸不平的棕色菌盖看似非常柔软，白色菌柄上还有细小的纹理。





## 秘密书架

Moroso Secret书架中隐藏着无法即刻理解的几何图形，钢质结构结合高度可调节的滑轨，这是两个相同的立方体沿着公共对角轴旋转得到的多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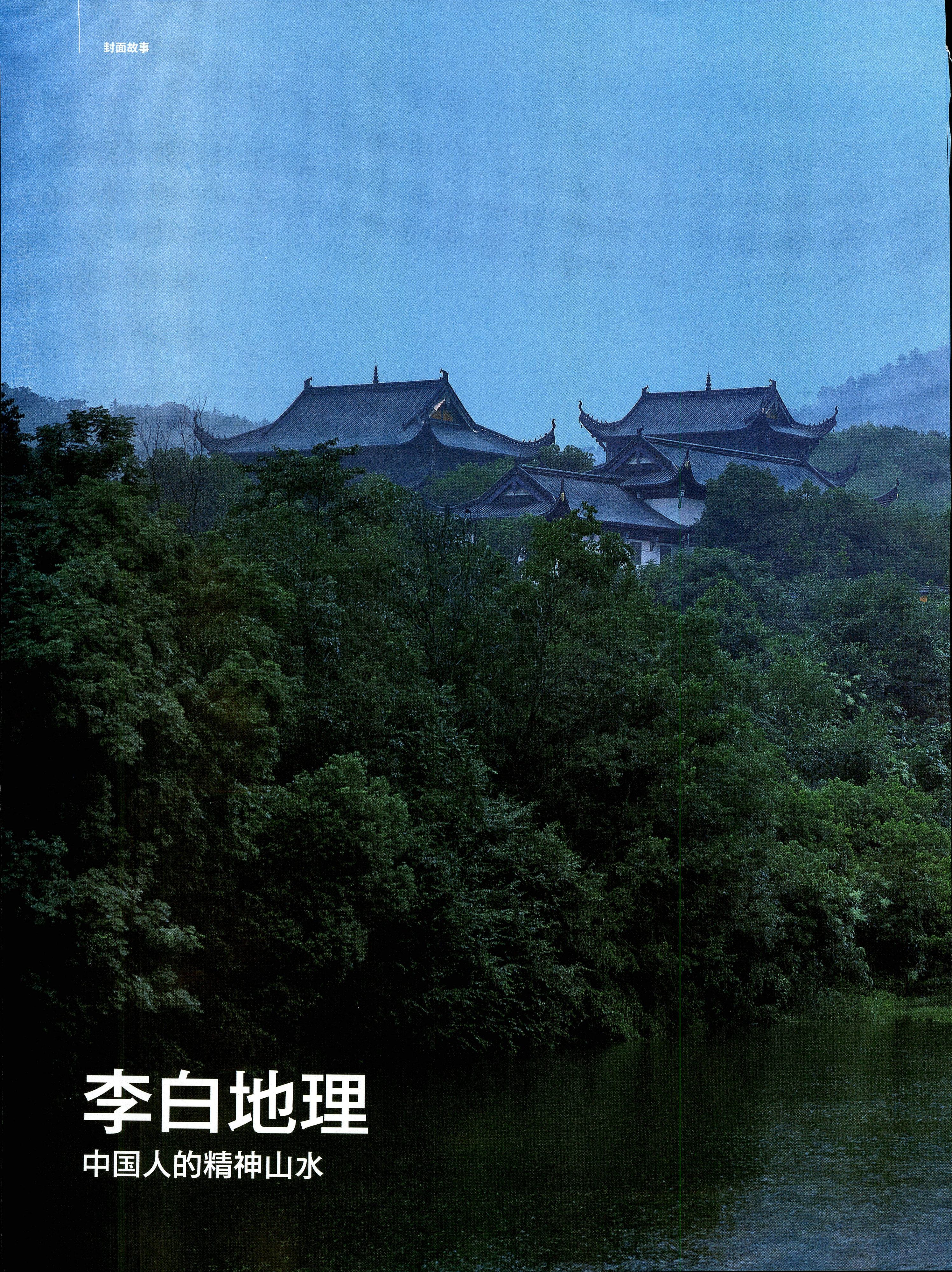
## 质朴吊灯

Hartô Luce吊灯选用天然材料，实心橡木灯座表面带有刻纹，与包裹棉线的电缆及透明球形灯泡共同强调质朴的特征。

## 陶瓷桌面

Muuto Couple咖啡桌受传统瓷桌的启发，实心橡木底座支撑起触感细腻的陶瓷石材桌面。桌面一半选用表面平滑的陶瓷，另一半则带有波浪条纹。





# 李白地理

## 中国人的精神山水



敬亭山，李白晚年在这里写尽孤独

记者 · 肖楚舟

在所有朝代里，唐朝的诗人最爱漫游。在唐朝的诗人里，李白又是走得最久、最多、最远的。他本人对此有一句精练的总结，“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今年暑期推出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从李白的一生中抓取出几个精彩的片段，又掀起一股“李白热”。我们惊讶地发现，尽管每个中国人都自幼熟知这位诗人的名字，至少背得出一两首他的作品，但他所经历的人生和他所走过的道路，却依然如此强烈地引起我们的好奇，挑动着我们的共鸣。

片名里夸张的“三万里”，是为了形容李白与他的梦想之间无法逾越的距离。其实粗粗一算，李白一生所走的里程数，说不定真的接近这个数字：李白 25 岁开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直到 62 岁在宣州去世，一生都没有停下漫游的步伐。据不完全统计，李白一共去过 18 个省，到过 206 个县，登过 80 多座山，游览过 60 多条江河和 20 多个湖潭。

李白的生活反映了一种唐朝人普遍的生活状态，即“人在旅途”。在唐朝前期，极度富裕、安定和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发达的交通条件，为出行提供了基本的保障。而社会上升途径的多样化，既可以走科举之路，也可以从军入幕，决定了唐朝人有充足的出行动力。于是我们看到，不只李白在路上，他的朋友们也都在路上：高适去边塞从军，杜甫迁居蜀地，孟浩然下广陵访友，元丹丘游名山求仙访道。他们的行走轨迹与李白交织，构成一张涵盖了唐朝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息地图。

既然唐朝人人都爱漫游，李白为什么还是尤其特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尚永亮写过一本关于唐诗和唐人生活的书《诗映大唐春》，书中把李白作为一个单独的“漫游范型”讨论。在他看来，李白有自己独特的漫游气质。

对李白来说，不断地漫游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无奈。尚永亮借用日本学者松浦友久的“客寓意识”来解释李白这种无法克制的漫游冲动，“松浦友久所说的客寓意识，是李白因先天出身和后天境遇而形成的一种理念，它分为两个层面：人生如旅、人生如客”。换言之，李白觉得人生是一段旅途，而自己就是其中的过客。

贯穿一生的漫游中，李白除了天宝初年和高适、杜甫结伴而游一段时间之外，几乎全部是一人独行，几乎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自由、持续地走在路上。尚永亮认为这种天性造就了李白的诗歌，“李白是一个天生的旅人，他的性格中具有很强的不安分的因子，虽然他也常在客寓之中感觉到孤独和失意，但是时过境迁，他还是会旧态复萌，再次踏上远行的旅途。他不像其他官职在身的诗人，他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可以说是随心而游，也可以说是因为总是达不到人生目标而不断地追寻，于是他的漫游才具有那样大起大落的感情抒发。”

李白走过的地方究竟有多少？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高劲松团队用现代地理信息系统（GIS）对李白的行踪进行了系统化的分析。将李白的足迹在唐朝地图上标注出来，会发现他的漫游跨度极大，最东至浙江天台山，最南至九嶷山，最西在四川峨眉山，最北到边塞的幽州。就到访次数来看，李白最爱去的城市前十名，包括金陵（今南京）、当涂、广陵（今扬州）、安陆、任城、浔阳（今九江）、江夏（今武汉）、鲁郡（今济宁）、洛阳和宣城。即使对一个现代人来说，这样的时空跨度也是不可思议的。

有意思的是，研究团队还在这张地图上叠加了一个“情感图层”。这透露出一个信息：李白走过的地方，都从单纯的地理名词变成了带有情感指向的文化符号。将李白的行踪与他在当地写下的诗作结合，以黑色标注“悲”，用红色标注“喜”，就得到一张李白的“时空情感轨迹”示意图。在这张图上，金陵是一个纯黑的悲情之地，李白在这里看尽繁华，也常常送别友人，于是金陵在他诗中总是凄怆。而当涂是“喜忧参半”的，青年时期李白在这里游山玩水心情舒畅，而晚年的他穷困潦倒，抱病乘舟投奔当涂县令李阳冰，自然悲从中来。

用主观的目光去观看山水，并不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中国文学史里有一个说法，“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这句话出自《文心雕龙》，说的是晋宋之间诗作所呈现的新现象。老庄所谓的自然，“不仅不假人力或人的德性，而且不容人来干扰破坏”，蕴含着对人之主体性的解构。而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强调人的主体性，于是自然的山水就成了被人的情感和意念改造过的山水。

中国人的山水美感，是在先秦两汉的玄学观念褪去，儒家自然观占据主流后发生的，进而在唐宋发展成熟。哲学观念上的转变，是如何投射到古人观看山水的姿态、角度和心境，进而在诗文中表现出来的？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刘泰然专门著书讨论过中国古人的视觉意识，他认为，先秦到汉代，中国人对自然的观照更多是一种虚灵的、气化流行的、精神性的神游，

"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要么作为原型而被列举，或者仅仅以抽象物的形式被描写和提及。所以汉赋虽然也写天地山川，却是铺排式的华丽，没有具体的目光落在一草一木之上"；到魏晋时期，新的感知范式逐渐取代旧的范式，"似乎在人尚未完全准备好去面对这种自然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时候，自然就以一种'应接不暇'的方式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于是魏晋的诗句里有了更多"看"的词汇，从王羲之、陶渊明到谢灵运，看的方式和行为逐渐从之前泛泛的"极目"转换为"微观"的"即目"，进而有了动态的"看"，比如游观、游目、流观、流目，抑或是周览、游览等词，"表明的不仅是一种视角本身的流动和变化，而且是一种在行走过程中的观照方式"。

在唐代，中国人活动范围扩大，山水美感继续进化。刘泰然形容唐代是"文学意义上的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因为唐代人不仅是在政治意义上，也在文学意义上不断拓展地理版图，"一个地方不仅以军事和政治的方式被纳入既有的版图，而且这个地方只有通过文学的表征，经过文人们的题咏与书写，才能在情感的、想象的维度去除其陌生感和神秘性，增加其可感性，将其纳入到象征秩序中来"。

而李白对山水的观看和书写，和魏晋诗人有承接关系，和其他唐代诗人有一些共性，又有自己的特点。比起魏晋诗人拘泥于物色触发的孤立场景，初盛唐时期的文人总是在一个更宏阔的时空格局中去观照和理解眼前的景物。"他们不太注重细节，不太拘泥于物象，关注的是整体性的风景。这种风景意识在李白那里就表述为'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要在一个更大的宇宙时空中去把握眼前风景，总是要超出时空的边界，所谓'篇终接混茫'，从而产生一种苍茫的感受，散发着一种宇宙人生的辽阔意境。"刘泰然说。

而与王维或者柳宗元这样"喜静"的诗人相比，李白眼中的山水不是那种参禅式的心境映照，而是既有客观的自然生气勃勃，又有自身情感的代入。所以在他的诗里，山水仿佛可以结交亲近的朋友：或者在一种镜像化的关系中成为朋友知己，"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或者可以和人对话，"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或者像朋友一样对人有不舍之情，"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

当我们走在李白的诗路上，有一个明显的感受：李白的漫游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由许多同时代的诗人共同构成的文化现象。他的奔赴是为了结交干谒，他的唱和是赠予友人，他的慨叹是因为路遇不平，他的停留驻足也是因为对人的留恋。李白的路，也是整个唐代诗人共同走过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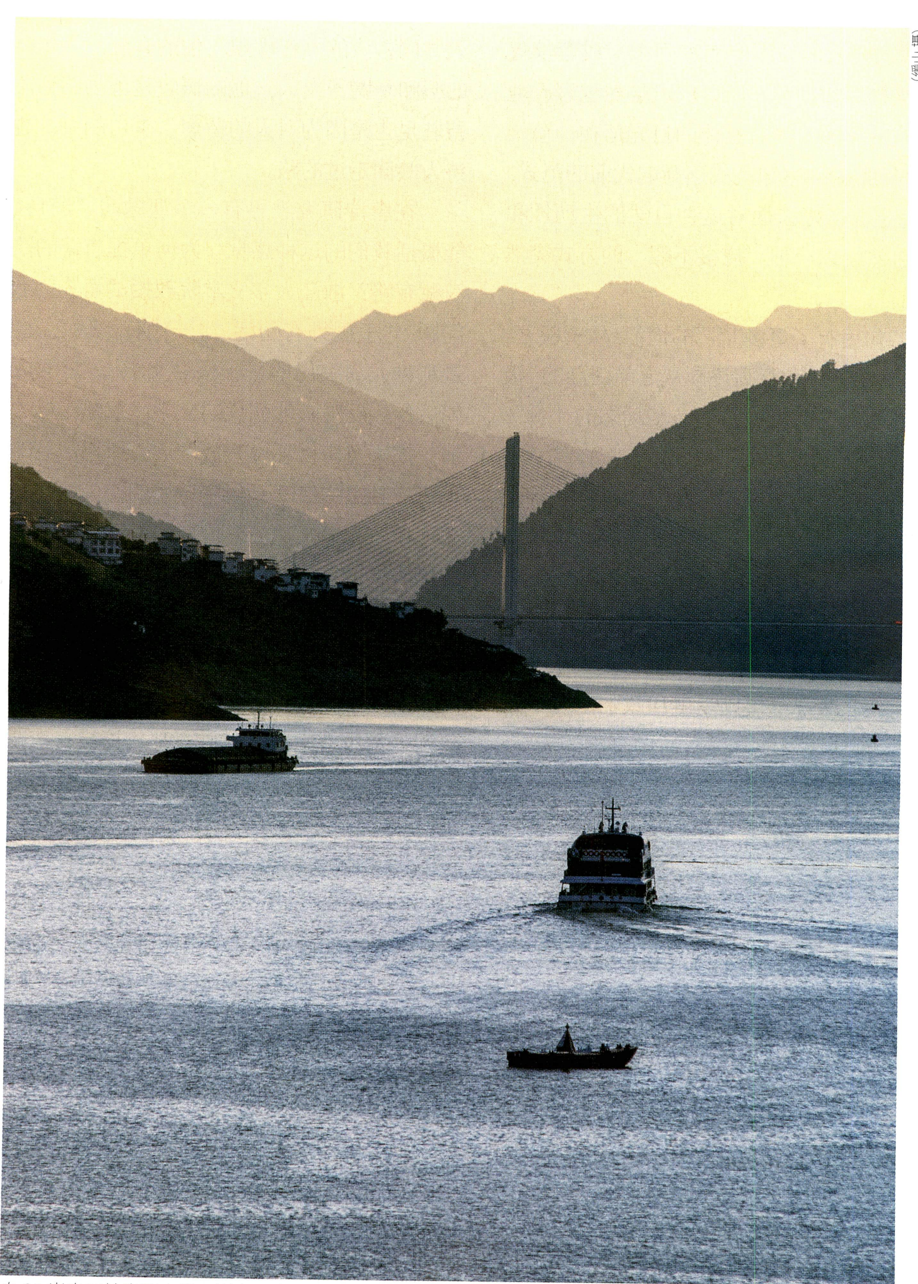
在唐诗研究学界有一个课题叫"唐诗之路"，似乎能概括我们的这种感觉。为何单提唐诗的路，不说宋词、汉赋有路？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可先为我解答了这个问题："王国维有句话，'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就是那种尤为突出的'一代之文学'，它的成就超出了前朝后代。反观其他朝代的文学，汉赋重咏物，宋词重抒情，都不及唐诗那样开放舒展。所以尽管宋词、汉赋中也能找到路的线索，但唐诗里的空间概念，形成了系统和规模，四通八达。"

唐朝诗人走过的路，既是客观存在的路，反映着唐朝的交通状况、政治和经济结构变更；也是一条抽象的路，不同的人走过、写过同一条路，它就成了一条有既定人文内涵的精神之路。胡可先提醒我："当我们去看任何一条唐诗之路的时候，都应该最看重路线之上的诗歌和诗人。正是因为有了人的存在，才有了诗歌，有了诗歌，客观存在的自然山水才成为人文的山水，由单纯的地理名词蜕变为文学地标和精神坐标。"

胡可先研究的"唐诗之路"里面，长安是千万诗人魂牵梦萦的舞台，浙东、浙西是诗人宦游的热门路线，天台山是儒释道三教交融的圣地，它们直到明清还在被后人书写。唐诗的路，广义上也覆盖了宋词的路乃至后代大多数文人的路。甚至一直到今天，我们某种程度依旧在沿着唐人的足迹，照着唐人的感知去理解眼前的山河。

这一期，我们带着脑海中李白的诗句，重走李白走过的路：艾江涛去了李白与高适、元丹丘漫游过的河南；张星云去了李白出生地江油，寻访他年少时的成长轨迹；我在李白娶妻生子的安陆周边踏访；陈璐去了李白终老的宣城。在自然伟力和人类改造的共同作用下，我们不大可能重见李白眼中的风景。但有一种感觉弥漫在我们的旅途之中，那就是李白塑造了中国人心里的精神山水坐标系。在李白之后，我们所见的山河，总会染上他的色彩。

客观存在的地理，如何变成中国人心里的情感意象和精神符号？李白与唐诗，如何构建了中国人脑海中的精神地理坐标系？这或许才是我们探访李白地理，真正想要回答的问题。


（缓山 摄）

自 25 岁出三峡直到去世，李白一生没有停下漫游的步伐

# 李白与我们：**被诗歌塑造的精神地图**

记者 · 肖楚舟

在自然伟力和人类改造的共同作用下，我们不大可能重见李白眼中的风景。但有一种感觉弥漫在我们的旅途之中，那就是李白塑造了中国人心里的精神山水坐标系。在李白之后，我们所见的山河，总会染上他诗歌的色彩。

宇文所安在《诗的引诱》里写了一句话：“绝大多数唐宋山水诗并不是关于‘世界’的，而是关于‘对世界的特殊体验’的。”李白或许是这种观点最好的注解。以李白为代表的唐代诗人，用他们足够宽广的足迹覆盖了今天中国人生活的大部分地域范围，也用他们丰富的情绪表达，涵括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所遇的种种境况。

当我们讨论李白之路，所说的不只是他经过了哪些地方——毕竟地理景观的变迁是如此频繁，就连李白自己，当年面对荒废的梁园也感到意外，只能慨叹一句“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我们关心的是这些地点被诉说、被书写、被反复想起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使它们成为中国人精神地图中恒久的存在。

**蜀道**：*最难走的路*

在中国人熟悉的古文学地标里面，“蜀道”是唯一自带固定定语的地点。今天从西安到成都，高铁4小时即达，但一条“平”“易”“宽”的路，绝对不能被叫作蜀道。在李白写过以后，蜀道必须是“难”的。

从地理概念上说，蜀道就是由都城通往蜀地的道路。因为道路崎岖艰险，一直被人视为畏途。如果走陆路，蜀道的主要路线是由关中通往汉中的褒斜道、子午道、陈仓道、傥骆道，由汉中再通往蜀地有金牛道、米仓道等。走水路，就要过三峡、溯长江，更是九死一生。蜀地既是统一王朝必须征服的重难点地区，也是偏安一隅的政权最后的据守之所，所以“入蜀”成为一个贯穿中国历史的难题，进而成为文学母题。

当我们谈到一个地理概念成为文学意象的过程时，胡可先举了蜀道的例子，“一个地理文学意象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蜀道难》不是李白的发明，而是一个乐府旧题。胡可先考证，在李白之前，梁简文帝写过《蜀道难二首》，梁朝的刘孝威、陈朝的阴铿、唐代的张文琮也都写过同题诗歌，这些都是《乐府诗集》里面排在李白的《蜀道难》前面的作品。这些作品给胡可先的总体感觉，就是“都比较简略，就蜀道说蜀道”，但不可否认它们都是“李白诗的重要渊源”。比如刘孝威具体写到了九折坂、都江堰、铜梁山的地势险要，又用邓艾伐蜀、王褒死于祭祀益州“金马碧鸡”途中这样的历史典故来烘托蜀地之难以抵达，其实总体意思和李白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写的主要是沿路的高山、深谷和栈道，提到的景物大致相同，表达的意思也差不多，也就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真正让一个地理概念具备一个名片式的印象，必然要有一个标志性的高峰。对于蜀道来说，那个高峰就是李白。”胡可先说。后人常常关心李白的《蜀道难》究竟写于什么时候，他走的是哪条蜀道，胡可先认为，比较可靠的说法是这首诗作于开元十八年（730），李白初入长安后送友人入蜀的时候，也就是说，李白写的并非是他亲自在蜀道上的所见所感，而是一种想象中的山水书写。或许正因为有这种微妙的区别，李白似乎没有太多生理本能带来的忧惧，反而产生了一种挑战式的勇气。

李白写蜀道，为什么和其他人写出了不同的感觉？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萧驰（已故）提到一种看法：李白在《蜀道难》里开发了自然的恐怖之美。“吾人对于《蜀道难》这一表面上全然悲观调子的作品，尤要留心其语句里时时透显出的类似西欧十七、十八世纪诗人描写阿尔卑斯雪崩、深壑、冰川等凶险自然现象时的感觉——以矛盾修饰语表达的‘快乐的恐怖’或‘恐怖的喜悦’。这种与恐怖俱生的快感和喜悦是吾人在楚辞《招隐士》以及《招魂》《大招》和后来柳宗元的《囚山赋》《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孟郊的《峡哀十首》、韩愈的岭南之作中所难以感受到的。”

或许正是因为李白并未真正走在蜀道上，实际写的是自己刚刚走过的人生之路，所以他才摆脱现实地理的束缚，将那种想象中山水的险峻写得夸张又壮美：“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


（海哥 摄 / 视觉中国）

上、下图：四川蜀道，因为李白的《蜀道难》被定格成中国人心里最难走的路


（视觉中国 供图）

砯崖转石万壑雷。”写得萧驰忍不住要发问，这样恶劣的环境里，难道还有康德说的那种为了达成崇高感所必需的，人类在“心内发现的优越”“抵抗的能力”，以及与自然威力较量的“勇气”吗？李白偏偏就有。他写了黄河上冒死渡水的老叟，地崩山摧中开辟蜀道的五丁壮士，他们都透出一种悲壮，而李白正是这条路上的一员。

李白之后，或许是出于攀附，或许是出于敬仰，后人不断地创作同题作品。胡可先举了个例子，中唐时候有个诗人陆畅为了讨好长官韦皋，故意反李白之诗意作了一首《蜀道易》，开头就是“蜀道易，易于履平地”。但陆畅写诗的年代比李白晚了三四十年，“蜀道难”的意象已经被李白完全确立下来，任何其他的表达都无法再撼动这种固有的印象，“结果陆畅这首诗连流传下来都很难，只剩下开头这么一句话，其他诗句部分失传了。这也就证明，一个真正的固有印象和心理同构就此形成了”。

有意思的是，《蜀道难》虽写的不是真正的路，却可能真的造就了一条地理意义上的“路”。胡可先在书里提到，现在剑门关真有一条“猿猱道”，全长440米，离地高差500余米，呈“之”字形沿悬崖缝而上，路宽处仅30厘米，窄处不到15厘米。“这一猿猱道应该是附会李白诗而成。李白诗的本意应是蜀道至为艰险，猿猱难以飞过，而不一定就有特定的猿猱道。”但这种“具象化”的做法或许能够证明，蜀道在中国人脑中几乎等同于人生之路的象征，谁都会有此路多艰的感触，谁都要走一遭这条“蜀道”。

**敬亭山**：*看不厌的山*

天宝十二载（753）到宝应元年（762），李白人生的最后十年大多在宣城度过。他在这里一共写了 80 多首诗，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独坐敬亭山》。明代高维岳写《敬亭山记》，把李白和他的文学偶像谢朓联系在一起，点明了李白迷恋宣城的原因，“玄晖发起藻，太白扬其辉”。

谢朓是南朝山水诗的代表，李白是盛唐山水诗的偶像，如果我们要找一个中国山水诗范式新旧交替的交界点，敬亭山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坐标。用清朝人王士祯的话来说，“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李白一生狂傲，唯一佩服的诗人就是谢朓，“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月下沉吟久不归……令人长忆谢玄晖”都是明证。甚至那句有名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也是写在宣州的谢朓楼上，诗里还有一句话专门强调谢朓的文学地位，“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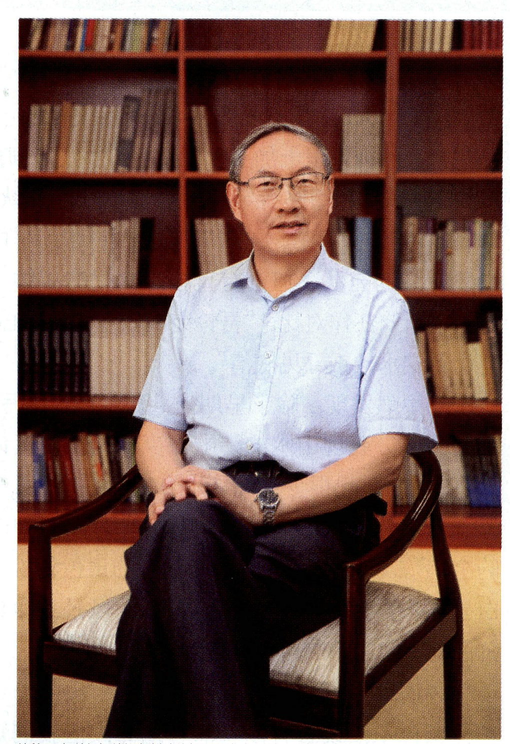
李白对谢朓的推崇，大概首先是因为从南朝诗人那里发现了一种灵动、具体、直观的山水美感，开启了一种真正地用眼睛去看、用身体去体验的山水诗写作。

刘泰然用谢灵运的一些诗题为我说明真正的“身游”如何在南朝诗人的文字中体现出来。“《过始宁墅》《登江中孤屿》《初去郡》《入彭蠡湖口》《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等，在诗题上就以‘过’‘登’‘去’‘入’等动词揭示身体行走的过程。而这些作品中也往往呈现了一种真正全新的视觉意识，即发生在真山真水中的身体的移动、视角的变化、视境的转换、情与景的互动等；特别是将身体的移动和视境的转换结合了起来，形成了移步换景的写法。”

这种美感的觉醒，对李白来说显然是重要的。在来到宣城之前，年轻的李白就掌握了一种“游览式的、动态的、将空间整合进时间的写法”。以李白早期的作品《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为例：“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其中的景物与动作有时间顺序上的对应关系。“在这里，人的行动的过程以及时间变化的线索非常清晰。碧山、山月、翠微、幽径、青萝、松风、星河等景物都是被人的动作和行为带出来的，是人的活动与行为的关联物，而不是静观与体验的对象。”刘泰然说。

李白写宣城周边的风景，基本绕不开谢朓去过的地方。前代诗人走过的地方，后人再来观览书写，就形成了有文学积淀的地理坐标。在宣城，谢朓和李白的山水发生了对话。于是宣城的山不是静止的山，而是重叠了两代诗人的目光的载体。宣城的水也不只是水，而是冲刷过魏晋至唐朝两朝山水书写的水。

谢朓写敬亭山“交藤荒且蔓，樛枝耸复低。独鹤方朝唳，饥鼯此夜啼。渫云已漫漫，多雨亦凄凄”，李白的目光则简单直白得多，“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谢朓远眺宣城，“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山积陵阳阻，溪流春谷泉”，李白似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可先


（黄宇摄）

李白等唐代诗人走过的路，一直延伸到今天

乎在宽泛的视野里上加了个取景框，“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谢朓游宛溪、句溪“兴以暮秋月，清霜落素枝。鱼鸟余方玩，缨緌君自縻”，李白也去了城外的宛溪，但没有直接写水里的事物，而是借来新安江作对比，“吾怜宛溪好，百尺照心明。何谢新安水，千寻见底清”。

刘泰然发现，除了早期少量移步换景的写法，李白大部分表现山水的诗歌很少去再表现具体的游览的过程，也很少表现具体的、微观的景象，“他笔下多用俯瞰的、遥望的视角，来写出一种山水的全貌”。比起谢朓那种精心刻画的声色状貌，李白显然不再去重复刻画前人写过的风景，而是更关注处于此山中的自己。

我们甚至不知道敬亭山有多高、山中的草木长什么样子，或者有没有深谷幽潭，但我们知道李白此刻的状态：他没有登，没有临，也没有入，就那样静静坐着。太多的山、鸟和云在他生命里穿过，没有一个为他停留。从那以后，当一个中国人在独处中感到茫然时，他或许都会用李白的敬亭山来提醒自己：孤独是人生的常态，我也可以和孤独“相看两不厌”，并从中获得全新的感悟。

## 凤凰台：*诗文搭建的地标*

我问一个南京朋友：凤凰台在哪里？他想了想说，还真不知道，凤凰台好像是传说里的东西。

关于凤凰台，最初的记载是在南朝。据传，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有三只状似凤凰的鸟飞到建康（今南京）永昌里王家宅园中，栖止在一株李树上，随后引来“百鸟朝凤”的奇观。当时

建康归属扬州，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随即下令，将建康城里的永昌里改名凤凰里。理论上，凤凰里只是一片居民区，史书中也没有明确记载这里建起了亭台楼阁，那么李白看到的“台”又在哪里？

有人考据，李白登临的凤凰台，实际上是金陵城江边一座天然形成的高岗，位置大概在今天的花露岗一带，建有保宁寺，在某些年代，僧人们可能曾在这里建起过凤凰楼，但它早已淹没在历史里，我们无法得知李白在这里有没有真的见到一座高台。

《登金陵凤凰台》中，李白只描述了凤凰台的地势，这片高岗应当可以远眺“大江前绕，鹭洲中分”的江景，又俯瞰金陵城全貌。站在这样一个兼揽自然山水和人文胜景的制高点，才容易在对比之下产生沧海桑田的感触，生出“凤去台空江自流”的感慨。

尚永亮觉得，如果要举个例子说说李白是如何以一己之力打造出一个文化地标的，金陵凤凰台应该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换言之，凤凰台并没有黄鹤楼那样的标志性建筑物，也不在重要的交通关口上，是李白的诗歌“平地起高楼”，为金陵创造了一个地理名胜。

《登金陵凤凰台》的成功不是李白的独角戏，它是文人唱和、斗诗的产物。尚永亮分析，李白此前有登黄鹤楼见崔颢诗而自愧的经历，所以写凤凰台的时候，他心里应该一直装着崔颢的《黄鹤楼》，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几乎每一句都可以和崔颢的《黄鹤楼》对应”。

尚永亮把李白的句子掰开，一字一句给我分析：诗里前两句“凤去台空江自流”等表述，浓缩了崔颢诗前四句的内容，第二联写吴宫花草和晋代衣冠，第三联写到眼前的景色，既有怀古又有写实，最后遥望长安，“这些表述模式和崔颢诗非常接近，就连韵脚用的‘愁’都是一样的。由此可见，他是特地选准了金陵凤凰台这个地理位置，专门来写下一首和崔颢争胜的诗作”。

这场擂台打下来，李白没有输。比如清高宗敕编《唐宋诗醇》就专门为崔颢和李白这两首怀古诗下了判语：“崔诗直举胸臆，气体高浑，白诗寓目山河，别有怀抱，其言皆从心而发，即景而成，意象偶同，胜景各擅。”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尚永亮

对于后来的我们，李白与崔颢孰胜孰负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留下了一个永远让人遐思的地标。尚永亮说：“《登金陵凤凰台》的完成，可以说是李白为金陵做的广告词，确实创造了一个城市的地理意象坐标。现在人们谈起金陵和李白的关系，首先提到的恐怕就是凤凰台。而提起凤凰台，自然就会想到金陵的地势与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凤凰台就成了金陵城的缩影，囊括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地理形势。”

“凤去台空江自流”是一个普适的描述，它说的是时间的流逝、人事的易更和宇宙的永恒。后代文人或许已经找不到李白的凤凰台在哪里，却因为同样的感触而反复吟咏那座早就不在的高台。类似的，陈子昂的幽州台、崔颢的黄鹤楼、范仲淹的岳阳楼，都因为一个人和一群人的呼应唱和，从具体地标变成精神标志，在我们的脑海中永远地伫立。

## **江夏**：*送别之地*

和很多武汉人一样，我几乎没有亲自登上黄鹤楼的欲望，觉得那是游客才热衷的观览项目，

下图：黄鹤楼，被李白塑造的离别地标

右图：今武汉鹦鹉洲大桥，曾经的鹦鹉洲已经和江岸融为一体

但那座楼在我心里一直和“离别”联系在一起：5岁以前，我每年都要坐轮船从汉口武汉关出发去南京的外婆家。傍晚，大船缓缓开动，长江大桥和黄鹤楼便在身后逐渐远去。在还没有灯光亮化工程的城市里，它们那样辉煌灿烂，我却总会在看着它们的时候泛起泪光。

这种奇怪的“条件反射”是如何扎根在我的潜意识里面的？或许也跟李白有关。在轮船的甲板上，当我望着码头上送行的父亲朝我挥手，母亲一定对我念过那首每个中国人都会背的启蒙古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如今黄鹤楼所在的武昌区，在唐朝属于江夏。在王兆鹏教授建立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系统里查找，李白写了13首关于江夏的诗，几乎全部在题目里点明“江夏”，一多半都是赠别之作。这些题目里有明确的人名、来由、去向，因此常常很长，比如《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和《博平郑太守自庐山千里相寻入江夏北市门见访却之武陵立马赠别》，这说明李白写下这些诗歌的时候，确切地身在江夏，这些诗歌是他真实经历的产物。

（黄宇 摄）

在唐朝，因为诗人大范围地游走，高频率地接触陌生的风景与人情，具体而确切的地点与附着其上的情感体验成为诗歌重要的主题。宇文所安在《诗的引诱》里谈论唐诗的读者时，提到一个有趣的观点：“传统的中国读者都有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诗是历史经验的实录式呈现，正是在这样的假设下，诗人们进行着创作，读者进行着阅读。人们从诗中构造出诗人的生平大略，或将诗作为文化史的直接来源，没有人觉得这种行为不太妥当……”他的感觉也印证了陈寅恪的那句话：“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外国诗则不然，空洞不着人、地、时，为宗教或自然而作。”可以说正是这种对诗歌真实性的信念，造成了我们今天每走到一个真实的地点，就要从头脑中自动调用诗词典故的习惯。

就李白的诗歌来说，我们要感谢存在江夏这样的地点。和同属楚地的襄阳与荆州相比，它的历史并不悠久，由三国时期的军事重镇夏口发展而来，因此李白在这里并没有流露太多怀古的情绪，顶多想到写过《鹦鹉赋》的三国名士祢衡。就交通地位来讲，它又在唐朝变得格外重要，位于汉江入长江处，淮南道、山南东道和江南西道的交界点附近，成为李白的朋友们东下江陵或南下贬谪的必经之路。高处的黄鹤楼、滚滚东流的长江和热闹的鹦鹉洲构成的城市空间，浓缩了李白的别愁。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斌对自南朝成型的夏口城市空间有过系统的研究。根据他的分析，在这个紧凑的空间里，密集排列的不只是城市景观，还有它们象征的社会力量。魏斌推测，黄鹤楼原本是夏口城内部子城的城楼，并非寻常百姓可以随意登临，主要是城市内文化官僚及其伴生


（黄宇摄）

人群游玩的场所，“李白虽然没有做官，但他不断寻求和这些群体的联系，应当是因此有了登楼的机会”。由于在《文选》中出现而成为文化胜迹的头陀寺，是宗教力量的象征。江中沙洲鹦鹉洲边，则聚集着富有活力的民间商业力量，自上而下，它们共同塑造了一个由官僚知识分子、布衣文人和平民百姓构成的立体文化场域。

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归属，也就有相对应的生活空间，突破这种固有的空间壁垒，便会带来情绪上的碰撞和转折。魏斌在文章里讲了一个唐代的故事，故事主角是曾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他年轻时“游江夏”，住在夏口“姜使君之馆”，与使君之子荆宝的侍婢玉箫相识。两年后姜使君入京求官，家眷留在夏口，韦皋于是“易居止头陀寺”，荆宝经常让玉箫前往头陀寺照顾，“因而有情”。可惜好景不长，韦皋叔父寄书给驻鄂州的观察使让韦皋返回长安。

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的居住空间几经改换。韦皋开始所住的“姜使君之馆”可能在山北罗城之内，姜使君离家去长安后韦皋改居城郭之外的头陀寺，玉箫此时或许经常翻越焦度楼附近的山体低凹处，往返于城郭内外到头陀寺照顾韦皋。别后数年间，玉箫应该经常到城南沿江的码头翘首相望，并曾在鹦鹉洲祈祷神祇之助。八年后，玉箫终于绝望自杀。

“山北的子城和罗城，山南的鹦鹉洲和江边，城南山麓东部的头陀寺，是这个故事的几个主要地点。类似的儿女情长、悲欢离合，在这些地点构成的地理空间中，大概会经常上演。从军事城垒到州镇治所，给夏口带来的不仅是制度上的更易，更是城市文化图景的改变。这段令人叹息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经历这种变化之后形成的夏

口城市空间和风景意象之中。”魏斌写道。

734年，李白受到江夏太守李邕的邀请到今江夏一带赏玩，少有地没有在黄鹤楼送别，而是在某个码头附近的酒家逗留休憩。他在这里遇见一个商妇，哭诉她的丈夫顺江南下做生意，三年未归。她日日去码头打探丈夫的消息，哭红了眼睛。李白代入这个妇人的心情作了一首《江夏行》："只言期一载，谁谓历三秋。使妾肠欲断，恨君情悠悠。”24年后，李白再度到江夏寻访李邕旧宅静修寺。李邕已经去世，一对好友生死两隔，李白在静修寺的墙上留下一首诗，感叹“平生种桃李，寂灭不成春”。

“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码头、江水和泊船，这些飘摇不定的事物，通过李白的书写，让此后的离愁有了形状。或许在现代都会的车站或者机场，我们偶尔也会想起一座江边的楼，一片远去的帆，那是中国人对“离别”根深蒂固的共同印象。

## 楚地：*文化地域*

25岁的李白第一次离乡远游，穿过激流湍湍的三峡后，见到了豁然开朗的长江。不再受山川拘束的大江漫过平缓的土地，仿佛望不见边界。泛舟江上的李白或许还不确定自己进入了哪一个行政区，但他隐隐感觉到这是一片截然不同的土地，和层峦叠嶂的蜀地不同，这里的山水是开放的，自由的。于是写下《渡荆门送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我的同事张星云在四川踏访之后，仿效李白来了一次长江之游。他花30块钱买了一张船票，从奉节到巫山。他发来的照片上，江面窄窄的，两侧有很高的山，山路笔直地往下，像要径直钻进江里面去，跟我这个湖北人想象中的巫山全然不同。我去“三峡”是坐车上大坝观览，耳边的大喇叭循环播放着“高峡出平湖”的宣传词，从那以后，巫峡在我心里就宽阔平静得和一条高速公路差不多了。

有时候，我们对一个地理概念的印象，很容易被文学中的地理概念替代。那些表达不一定是确指，但提炼出了一种总体的气质和印象，以至于我们总是按照那些抽象的地理概念去对照、理解和想象自己实际经过的风景。

李白有爱用古地名、泛地名的偏好。华南师范大学古典文学博士邓锡斌曾以王琦《李太白文集》为底本，统计了春秋战国时较主要的12个诸侯国名在李白诗中出现的次数。其中“楚”出现了99次，仅次于“秦”和“越”。泛地名里面，他爱用的有江左、淮南、关中、陇西、三湘、百苗、河洛、江汉等。

古地名、泛地名的使用，让李白的诗常有阔大雄浑的气象，但也让我们疑惑，他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地方？如果他只是在说一个笼统的地域概念，那这片地域的边界在哪里？既然这些地名与实际的政区划分不一致，唐朝人又是靠什么来辨认它们的？

在李白的诗作里面，除了“楚”的出镜率极其高，与之相关的“江汉”也出现过几次，在今天的湖北地图上，将武汉（江夏）、安陆、襄阳和荆州连接起来，恰好形成一个边长约为200公里的等边三角形，基本覆盖了整个楚文化的核心地带。“酒隐安陆”十年期间，李白四次出门远游，除了一入长安的三年，他多次以安陆为中心，在这个三角形中来回彷徨。

无论是“楚”还是“江汉”，在唐朝都没有确指，只是一种“地理感觉”。安陆是属于淮南道的，荆州和襄阳属于山南东道，长江以南的鄂州则和湖南一起归于江南西道。身处唐代的李白却好像对这些行政分界线置之不理，常常将整个江汉平原周边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去书写。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张伟然在《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一书中讨论了今天湖北省境内的文化认同。他告诉我，“湖北是一个四战之地，这让它的历史格外曲折。汉末，今天的湖北省境就已经包含在‘荆州’政区之内，但到了唐代、元代湖北省境被划分得支离破碎，经常被划分到

*码头、江水和泊船，这些飘摇不定的事物，通过李白的书写，让此后的离愁有了形状。*


(缪山 摄)

大江大河造就的地理形势，塑造着中国人的文化感觉

不同的高层政区中。但到了明代，历史又戏剧性地绕回到早期，湖北、湖南归入一个高层行政区。如此一波三折的历史中，是什么维系着湖北省境的地域完整？原因就在于文化。”

张伟然用“感觉文化区”来解释这种现象。作为一个地域的今湖北省境，有一种“可以依凭的独特感觉文化区”。它不仅是本地居民的身份认同，也得到区域外人们的广泛承认。蜀地来的李白到了江陵（荆州），立刻就开始用“楚”来称呼这片地域，也佐证了这个感觉文化区的存在。

具体来说，作为一个文化地域，湖北的精神核心源自楚国的历史文化。在省域历史上，这里先后出现过“雎章”“江汉”“荆州”“楚”四个带有文化内涵的区域概念，其中“雎章”是汉水的支流，楚人祖先的活动范围。“江汉”则是楚人活动范围扩大到整个江汉流域后的概念，在全国范围传播的《诗经》中得到了承认，它和“江汉之俗，其女好游”这样的文化风俗联系在一起，让“江汉”区域概念的文化特色鲜明起来。

从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混乱局面，一度冲淡了已经建立起来的“江汉”地域感觉，“一个经过人们意念修改的‘楚地’概念开始发挥作用”。唐代前期区划没有充分照顾到“江汉之间”的地域完整性，但“楚地”的概念维持住了局面。到安史之乱以后，长江航道地位上升，襄阳地位下降，而荆州、鄂州变得重要起来，湖北省境出现荆、襄、鄂三镇鼎立的局面，“江汉之间”“楚地”这套文化观念才重新得到应有的尊重。

总之，在唐人的意识里面，今天的湖北一带始终是一个有着共同历史文化的区域，它的代称是“荆”或者“楚”，总让人想起遥远的楚国历史和江汉风情。张九龄《登荆州城楼》所写的“几代传荆国，当时敌陕郛”和《全唐文》里“荆部雄藩，地唯西楚，总五都之要会，包七泽之奥区”，都清晰表达了这种整体性的感觉。

除了楚地，唐人的表达中还有许多带有既定文化色彩的地理概念。北方有关陇、燕赵，南方有潇湘、岭南、巴蜀，它们都在诗词中高频率地出现，证明在实际的政区划分之上，确实存在另一套地域概念，因为基于更久远的历史渊源和更强烈的文化认同，它的凝聚力甚至更加强烈。

其中一些概念，我们直到今天依然在使用。比如夸赞两湖地区的人有才华，很容易想到“惟楚有才”，来到富庶的江浙，便提起“江南”，见到西部的辽阔，便要提起“塞外”。它们在某朝某代的地理含义或许已经模糊，却拥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从而勾画出中国人意念中的另一幅人文地图。

## 驿路：*漂泊人生的审美内涵*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里面，李白和高适有一段在驿馆相会的场景。李白看见高适在驿馆的诗板上面题的诗，才来找高适叙旧，中间又闯入了押解途中的囚犯郭子仪。历史真实场景究竟如何，我们已经很难深究。但如果要找一个能把官员高适、诗人李白和犯人郭子仪并置的场所，驿馆可能是最恰当的选择。

驿站不是唐朝的特产，但只有在唐朝，驿站才在诗歌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淑玲专门写书研究过驿站与唐诗传播的关系。据她考证，盛唐时期馆驿最繁盛时，有文字记载的驿站有 1643 个，其中 260 座水驿、1297 座陆驿、86 座水路相兼，“而驿路上实际的驿馆数量可能更多，所以诗人之间的交往非常容易实现”。

更重要的是，“在唐朝，驿站的功能从单纯的军国传驿，变成了一个社交场所”。主要标志是驿站的通信功能、军政用途弱化，而待客食宿的功能强化，性质向“馆”靠拢。这种变化与唐朝的社会气氛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唐代以前的社会阶层比较固定，而且有农耕社会的那种封闭特征。但唐朝社会开放，人人都有进入官僚阶层的机会，谋求未来的愿望强烈，于是人员流动就自然多了起来”。行走在路上的官员多，孤身羁旅又没什么娱乐活动，驿馆多提供诗板、粉壁供诗人题写，官员们也爱好在驿馆里组织文人聚会，宴席上、墙壁上的诗歌传送出去，驿馆便与诗歌的传播有了密切的关系。

和我们想象中不同，盛唐的驿馆不是旅途中的匆匆停靠之所，它们本身也是风景。柳宗元写过的柳州东亭、陈鸿笔下的泸州同食馆、崔郾笔下的汉阴驿，都是辉煌壮观的大驿站。其中汉阴驿尤为典型，原来只是“旧有江亭一所”，后来襄阳刺史徐商大事修缮，简直营造成一座园林，“江波入户，画舸临轩，信可谓胜游之地也”，以至于成为“不朽之制”，成为《徐襄州碑》上面重要的一条政绩。

驿路是诗人迁转的途径，驿寄是诗歌传递的主要方式，驿壁是诗人沟通信息的凭借，于是沿着驿站和驿路，诗歌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地传播开去，其威力不比我们今天网络传播效果差。在驿路传诗的案例中，元稹和白居易是最有代表性的，“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可见不只诗人自己会在驿站题诗，诗人之间以诗代信，途中还有来往旅客主动抄写传诵，让诗歌能够在一个发散的时空内不断扩大影响。

在流动性极强的唐代社会，进入驿馆的人群是庞杂的。吴淑玲用杜甫举例子，杜甫的《送路六侍御入朝》，写于诗人因动乱滞留梓州期间，当时杜甫并无官职，也可以参加驿馆的送别。李白虽大多时候没有公职，但比杜甫诗名更盛，他进入驿馆多半是受人邀请，参加宴饮，顺便献诗助兴。这种社交场合看起来和李白的性格不符，但其实他是愿意主动参与的，因为驿站既是创作诗歌的场所，也是传播声名的中枢。

李白的第一个伯乐苏颋就是他在驿亭“投刺”求见的。安旗在《李白传》里写到，苏颋当时正

*驿路上频繁发生的相遇和分离，背后是生活和仕途加之于人的无奈，驿馆相见的人，内心常常激发出真挚的友谊。*

要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途中在驿亭休息，李白就带着行卷求见。驿路行走的官员，身不在高堂之中，带着点游山玩水的轻松心情，对身份高下没有那样严密区隔。苏颋这样一个大官，见一个年轻人贸然而来也不怪罪，而是面带笑容请他坐下，称赞他很有才气，“只是文采可观，而风骨未成”，鼓励他用心读书，假以时日，可以和司马相如齐名。

驿路行走的人，大多数是官僚知识分子，常常有被迫行旅的无奈，“无论是入幕、赴任、离任、贬谪，驿路上的基本都是官员，他们与国家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官员有固定的目的地，行程也有定期，必须在规定的日期到达，如果延误是要受罚的”。李白也走在驿路上，但与大多数人的心情不同，“他绝大多数时候不是官员身份，也不是科考举子，不受官员身份约束，因此心态是自由自在的，对驿路两侧的景物是可以细细慢品的”。比如《渡荆门送别》是在水路行驿，客中送别，视野远及江面、明月，引发他的深思和联想，“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转而想到故乡的水如同故乡的人，一路送他千里万里，才有了“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和官僚诗人不同，李白非常仔细地观察沿路的景物，将所有感情都注入景色里面。要是行路匆匆的官员，他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咀嚼这种细节了。”吴淑玲说。

吴淑玲总结驿路之人的生活状态，“其实有种从社会生活中脱离的疏离感”，因此驿路诗歌中常常流露出漂泊、寂寞的意思，诗人也更依赖驿馆中宴饮交往提供的片刻温情。驿路上频繁发生的相遇和分离，背后是生活和仕途加之于人的无奈，驿馆相见的人，内心常常激发出真挚的友谊，“在彼此的相互救助、相互鼓励中，人和人的距离拉得很近，近到难舍难分”。于是他们分别之时和分别之后，便止不住地诗书往来，“无论是馆驿酬唱，还是驿寄传诗，都传达出浓浓的情意”。

李白《至鸭栏驿上白马矶赠裴侍御》就是其中一首，鸭栏驿江水湍急，风涛险恶，说的是被流放夜郎的李白自己感到的政局险恶。罪人李白与官员裴侍御身份有别，李白却“情亲不避马”，是相信他们的友情之牢固，而裴侍御确实没有计较，让李白感到逆旅之中“为我解霜威”的暖意。

李白明确写到驿馆的诗歌不多，多数是在讲驿道的漫长心酸，实际在讲自己的人生不易。陆路漫长，“海云迷驿道，江月隐乡楼”。水路也萧瑟，“扬帆借天风，水驿苦不缓”。行走在路上的唐代人，将途中流动的心态汇入山水之中，吴淑玲觉得这正是唐诗最迷人的地方，“唐朝人对山水审美不仅仅是停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山水外在景色的一种发现，更增加了对山水审美中的精神状态、生活状态、心理状态的注入，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唐代的驿路山水诗的审美内涵才更加丰富，更加动人，才能够传播”。

李白提到的最后一个驿站应当是石头驿，仍然是写给裴侍御的《答裴侍御先行至石头驿以书见招期月满泛洞庭》。这时候是759年，李白刚遇大赦，心情轻快，回到江夏暂居。石头驿在今天的江西南昌，在黄鹤楼下游，裴侍御写信唤李白同游。李白收到这位“为我解霜威”的老友来信，心中是很愉快的，但想到水路漫漫，还是难掩刚刚历劫的心惊，担心“风水无定准，湍波或滞留”。人生如旅，总在找一个停靠之处，又总是不能安分地继续上路。在这种谁也不能摆脱的宿命感里面，我们总是不断地与另一个时空的李白相逢。

（感谢文中所有受访老师及华南师范大学谷维佳老师的帮助。参考文献：胡可先《唐诗之路与文学空间研究》，尚永亮《诗映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刘泰然《中国古代视觉意识》，萧驰《诗与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魏斌《城楼、沙洲与寺院：南朝夏口的城市风景》，吴淑玲《唐代驿传与唐诗发展之关系》，高劲松等《数字人文视域下诗人的时空情感轨迹研究——以李白为例》，宇文所安《诗的引诱》）

# 青莲 由胡入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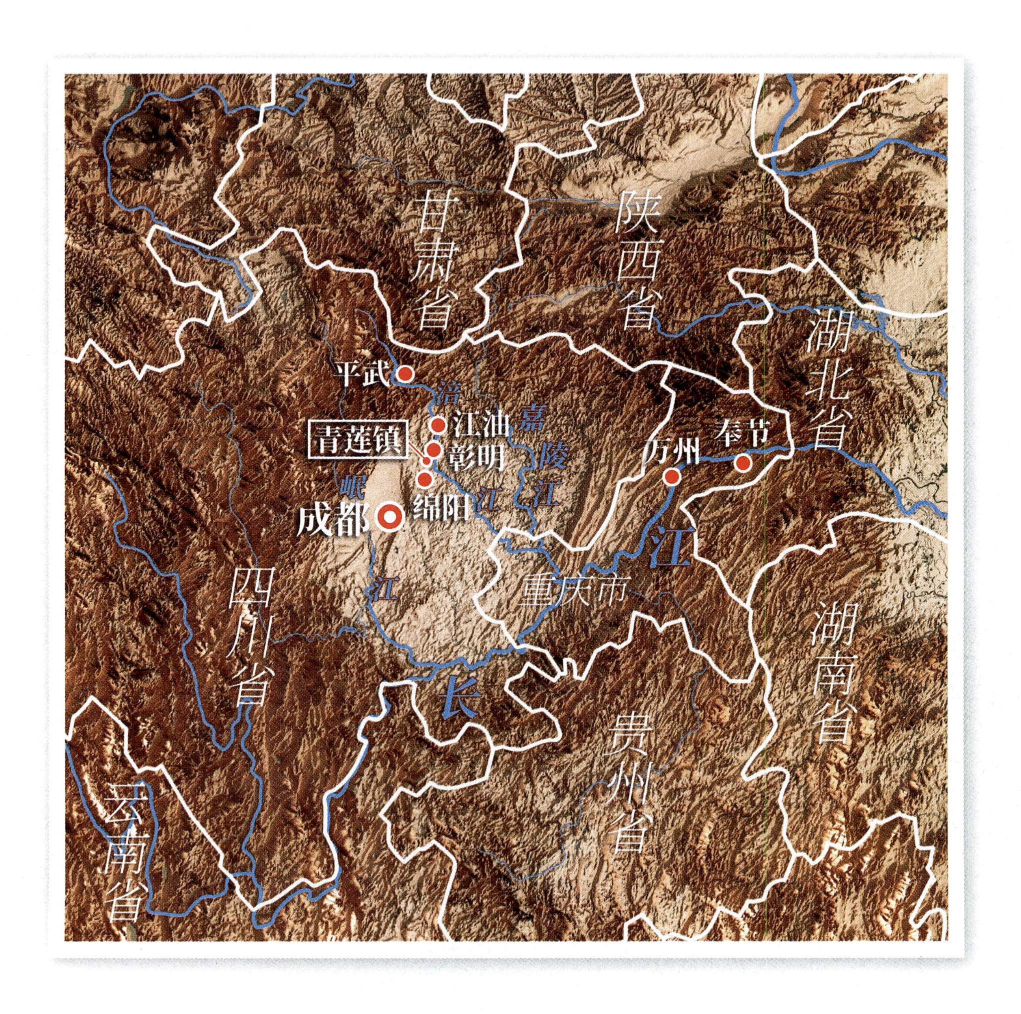
主笔 · 张星云 摄影 · 缓山

西南蜀地对少年李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塑造了他豪侠、浪漫的性格和文学造诣，也间接决定了他的人生轨迹。





三峡是巴蜀与楚地的分界，也有着长江航道上的重要渡口




## 从碎叶到青莲

唐中宗神龙初年（705），李白的父亲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带着家人从西域迁回内陆，彻底告别此前一直居住的碎叶城。这是一趟极其漫长的旅途，他们要翻过群山，穿越沙漠戈壁，耗时半年之久，加之拖家带口，困难重重。但李白父亲却有着十足的把握，因为他对这条路太熟悉了。

此前李白父亲一直是西域丝绸之路上一位出色的商人，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碎叶城，是当时陇右道安西大都护府重镇，从这里再向西不远，便是当时的商贸重镇怛罗斯城，再向西，可到波斯大食，直达地中海。李白父亲经营各种商品贸易，包括面料、谷物、葡萄酒、皮毛、干货以及纸张等，借助这条著名的丝绸之路，他的骆驼贸易团队将中国各类商品运送至阿拉伯世界以及欧洲，同时也将西域产品贩至中国内陆。

他们一家从碎叶城出发，向东 410 里到达今锡尔河，再 30 里到乌孙所治赤山城，之后，180 里渡托什干河，40 里再渡塔里木河，河的北侧就是今天的阿克苏，再向东 480 里就到了安西大都护府的重镇龟兹，也就是今天的库车。按唐代的一般情况来说，西域来人接下来大都沿着河西走廊东下，到长安、洛阳等地居留。专门研究唐朝胡商的历史学者葛承雍对本刊说，唐代居住在长安的胡人数量甚多，由于交通发达，市场繁荣，他们往往在大城市之间流动迁移，除了两京之外，还会去往太原、扬州、广州等地。

不过李白父亲当时却没有走这条由胡入汉的常规路线，而是向南入蜀。唐人入蜀通常有四条





本组图片：青莲镇与李白相关的地点大多是明清以后复建的

路线，一种走水路从东由三峡逆流而上，一种从北部走七条蜀道，经汉中、剑阁南下，还有从南部北上的五尺道、西夷道。但李白父亲再次没有走人们常走的路线。尽管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葛承雍推测，李白父亲应该走的是益州与鄯善间，一条与河西走廊并行的所谓“河南道”，这条路在祁连山之南，今青海境内，当时为吐谷浑的辖区。李白的父亲从甘肃岷县翻越岷山，再沿岷江南下。绵州为入蜀之后的重要一站，李白父亲随即驻留不前。

不过有意思的是，他既没有沿着岷江继续南下，定居当时蜀中最繁华的大都市成都，也没有选择仅 23 公里外的绵州州府，即今天的绵阳——这里贯通长安与成都的官道金牛道与长江支流涪江交汇，拥有便利的水陆交通，本来应该极其适合做贸易。他甚至没有选择北侧龙州治所江油关所在的平武，而是最终在绵州昌隆县清廉乡安家建宅。昌隆是一处偏远小镇，在涪江狭长的河谷地带，处于涪江与盘江交汇处形成的三角洲上，地广人稀，群山阻隔，周围被树林与江水环绕。当时整个昌隆县不超过几千户，清廉乡上居住的人就更少了。

如今从江油市区坐车，12 公里就能到达清廉乡。后因李白自号青莲居士，去世后乡人追怀，在宋代改清廉为青莲。今天人们将它叫作青莲镇，总人口 4 万人。由于规模小，上世纪 60 年代筹备建立李白纪念馆时，甚至都没有考虑这座小镇，而是直接把馆址设在了江油市区里。青莲镇几个与李白有关的地点，比如粉竹楼、太白祠、陇西院，以及李白的衣冠冢，大多是明清时复建的。直到 2020 年，青莲镇才在这些相关建筑范围里设立了李白故里景区，不过游客依然稀少，通常人们从九寨沟自驾旅游结束后，回成都路上，会在这里停留一下。但今年有点不一样，当地负责人员说，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上映两个月后，他们就完成了全年的游客量任务。

为什么李白的父亲会选择这个如今看上去依然与世隔绝的小镇作为全家历时半年的长途旅行的终点呢？实际上他很可能出发前做过精细的规划，最终选择了这里。

现存史料中，有关李白身世的记载，李阳冰《草堂集序》与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最为可信。李阳冰为李白族叔，他在李白去世后一年写下此序；范传正为李白的朋友范伦之子，在李白去世 56 年后，他行至当涂踏访李白生前旧居，见到了李白之子伯禽所保存的记载李家世系的一份手书，但“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李阳冰写：“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神龙之始，逃归于蜀。”范传正写：“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编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一些学者认为，从“逃归于蜀”和“潜还广汉”可以看出，李家的身份存在问题，无论是出于避难、避仇，还是避官府，他都要选一

四川省李白研究会会长、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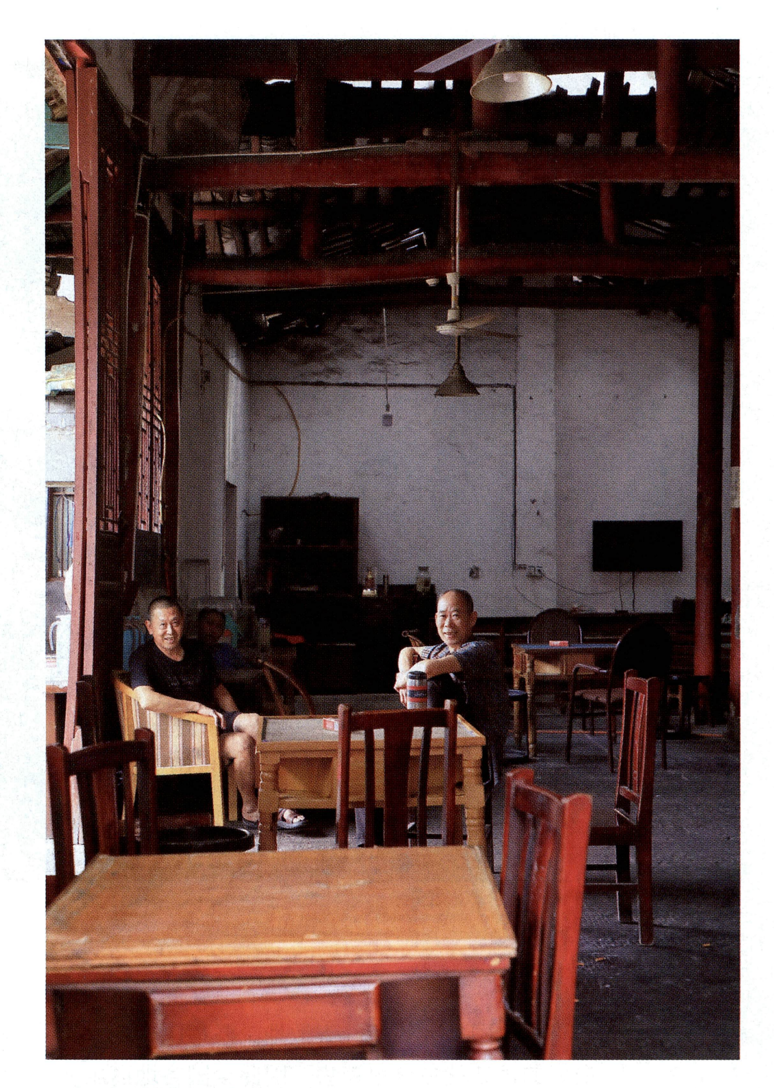
处山高林远，但仍与外界有所联系的地方。

那为什么要选择四川呢？四川省李白研究会会长、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希平对本刊分析说，李白父亲很可能以前做生意就来过此地，对周边环境和当地百姓都很熟悉。做民族贸易的李父，深入中原做纯粹的汉地生意想必不是他的强项，因此他选择来到接近中原的民族过渡地区，自西域而来的骆驼商队和前往江南的商船在这里交会，对于生意来说，这将既是一种试探也是一种适应。

此外从青莲向西翻过九顶山，就是广阔的汶州和茂州地区了，这里是氐羌部落的聚集地。就像胡人一样，氐羌人在古代也是个很广泛的概念，包括现在北川的白马藏族当时都算是氐羌的一支。青莲有一古渡口，名为漫波渡，相传曾叫蛮婆渡，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少数民族妇女在江边洗衣服，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里还是青莲镇横跨涪江的重要渡口，直到旁边的过江桥建成后才逐渐衰落。

唐时很多氐羌人翻过九顶山来到青莲，在这里自发地形成了民族贸易集散地。徐希平认为在那个时代，这种自发性很难得，少数民族不害怕汉人，可以自由往来于青莲，说明这里没有战事，相对和平稳定，也说明这里离渗透着中原权力的西南重要城市有一定距离。这给了李白父亲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理想状态，他在这里可以发展自己的民族贸易，一旦有官兵追寻他，亦可潜入山高林密的民族地区，自我保护。

青莲当地胡人不多，但肯定有，因为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粟特商人。2012年，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四架蜀锦提花机模型，葛承雍认为，这证明早在西汉，当地已经掌握了高超的织锦技术，西汉扬雄《蜀都赋》、晋代左思《蜀都赋》都讲了当时织锦业的发展和繁荣。此外沿着岷江顺流而下，经过成都，很快就会到达彭山江口，这里在唐时叫武阳，





上图：青莲镇是一座总人口4万人的小镇

下图：李白在青莲的衣冠冢旁曾是一所小学



左图：绵阳有一座李杜祠，后人将李白和杜甫并排供奉

右图：平武江油关已处于涪江上游，再往外就是战乱不断的松潘

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茶叶集散地，蒙顶山产的汉唐最好的贡茶就在这里销售，因此全国各地商旅云集此地。除了胡商最爱的丝绸和茶叶之外，四川也是重要的瓷器产地，比如邛窑，以及杜甫诗里曾写过的大邑的瓷，在当时声誉都很高。80年代，青莲镇周边也曾发现40余处唐代窑址，被称为青莲窑，当时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学生来这里重点发掘了5处，如今这些窑址周边还散落着大量瓷片。它们是典型的龙窑形制，细长圆筒状的窑炉沿山坡而建，底部加热，顶部为烟囱，中间窑身摆放要烧的坯胎。有意思的是，这些窑址都选在涪江或其支流旁几米到十几米的距离，当地人告诉我，在上世纪修建水电站前，涪江的水流是很大的，附近古渡口众多，水路自然是当时运送商贸货物的最佳选择。

唐时从青莲沿涪江向下游走，很快就能到达金牛道和涪江交汇的绵阳，再往下游，便会在重庆汇入嘉陵江，继而进入长江流域主航道，商船可以一直通到江南贸易重镇扬州、南京。而从青莲再往上游走，很快就到了今武都的涪江六峡地区了，此地被拿来和三峡比较，就是因为水道逐渐变窄，这里的水又急又险，并不适合水路运输。从这里再往上，是平武江油关，不仅往来大宗货物需要通关文书，检查严格，还因关外就是唐与吐蕃交战的前线松潘，常年战乱，并不稳定。因此青莲几乎是货船沿长江溯流而上所能到达的最上游了。

事后证明，李白父亲的选择对于家族生存发展而言极其成功。他的选择甚至很有前瞻性，因为在不久的将来，连通西南的茶马互市就会逐步完善，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使四川进一步成为重要的民族贸易地区。



## 民族过渡地区

经过漫长的旅途来到青莲后，李白的父亲便更改了姓名，如今在历史文献中，他被称为李客。显然这并非真名，而是“异乡人”“外来客”之意，至于他的姓氏是否也更改了，则无从考证。机敏的李客说自己的族谱在搬回内陆的旅途中遗失了，但他自称是西汉将领李广的后代。根据史料记载，李广十六世孙李暠定居陇西成纪，是十六国时期西凉国的建立者，后为唐代著名郡望中的陇西李氏，而李唐皇室也自称系出陇西李氏，这样一来，李客与当朝皇室便有了同宗的关系。

至于李客所说是否为真，学界看法不同。因为唐人有冒宗的风气，一些出身寒门的人为了抬高身价，会借此攀附大姓中的显要人物。后来李白也确实因此获益，在与一些皇室人物交往时，他常用族叔、族兄、族弟、族侄等称呼，甚至写诗赠给其中一些人。

李客的身世谜团重重，但他确实是从西域碎叶回迁内陆无疑。按照李家的说法，隋代末年，天下大乱，李暠的后代有一支被打压，流放至碎叶，当时这里还处于西突厥的控制之下。《资治通鉴》说，“隋末，中国人多没于突厥”，玄奘于太宗贞观年间赴印度求法，曾路过碎叶，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自己看到城里有300多户中国人，“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直到唐高宗显庆二年（657），碎叶才重新归入唐版图，属安西大都护府管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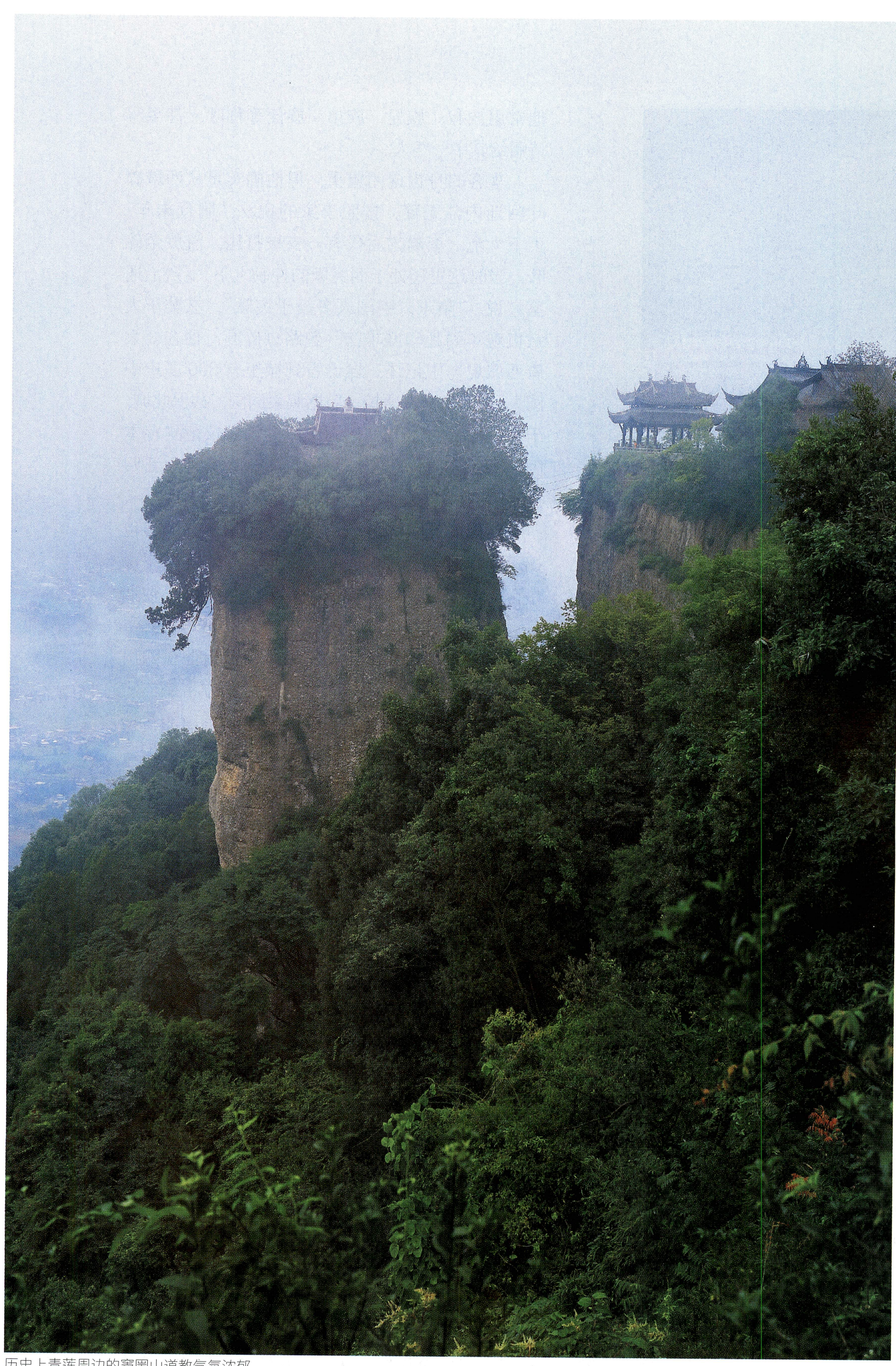
其间，朝廷有过几次大赦，不过显然李客也搞不清楚，这些大赦对于“窜于碎叶”的祖辈来说是否有效，以及到了他这一代，是否仍有效。他把身世说得扑朔迷离，成了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

李客是个成功的商人。来到青莲后他在四川和长江沿岸继续做贸易，很快成为一方富豪。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明这种成功，但后来李白能在扬州一年挥金30万，间接说明李家已经达到了财富自由的程度，后人在文献中描述李客的状态是“高卧云林”。

就在李客从碎叶搬往青莲的这趟旅途前后，李白出生了。有人说李白出生在碎叶，5岁时随父亲来到青莲，也有人说李客来到青莲后，李白才出生。目前能够看到的比较可靠的文献显示，李白在5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在青莲生活了。无论如何，从童年到青年的20年里，青莲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塑造了他的性格、文学造诣，也间接决定了他的人生轨迹。

相传李白的母亲可能就是胡人或者少数民族，但不论李白自己是否胡汉混血，仅是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混居的青莲长大，耳濡目染之间，李白便拥有了与中原汉文化不同的性格。他一生展露出的勇武、豪侠、浪漫的性格，更像巴蜀人。《太平寰宇记》说李白生活的这一地区，“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勇锐而善舞”“人食稻鱼，俗不愁苦”。

古人一般在虚龄七八岁时开始读书，但李白早慧，记忆力超群，从5岁开始读书识字。李白



历史上青莲周边的窦圌山道教气氛浓郁

后来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不过也许因为四川地处偏远，教育落后，抑或李家一直保持着隋末西徙碎叶前的旧制中原文化传统，实际上李白5岁读的"六甲"是汉魏时期的经典，早已不在唐科举制学业范围内了。唐初颁布《五经正义》作为标准的考试范围，天下士子为了考取功名，无不奋发苦读，而李白"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显然不受正统思想的束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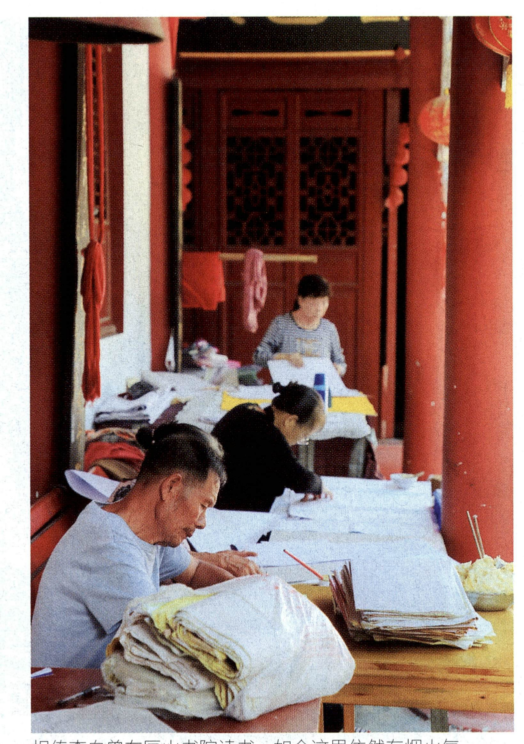
李白更喜欢道家文本，尤其是《庄子》，这本书给了李白很多奇异的想象。后来他常提到开篇《逍遥游》中的一个片段："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李白对道家的偏爱也许不只因为父亲的教育，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向达在研究南诏的宗教信仰时，认为道教的产生与陇蜀地区的氐羌族有关。历史上青莲周边的窦圌山、紫云山、戴天山、匡山等地，确实道教气氛浓郁。现在在窦圌山上的云岩寺内，还留有1964年古建筑学者罗哲文确认的我国唯一现存的宋代道教木制转轮经藏。

李白除了跟着父亲学习、上私塾以外，也去附近匡山大明寺学习。如今在匡山上，还有匡山书院和读书台两处明清时期后建的地点。匡山书院现在是一处依然使用中的道观，读书台设太白祠，每年三月三和九月九，考试成绩不好的学生其家长会带着孩子一起来登高，除了祭拜，还会把各类圆珠笔和教材、作业本摆在李白的塑像旁，我们所见"上贡"的教材里除了《语文》《地理》，也有《物理》《化学》，甚至还有电脑光盘等学习资料。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故事相传也发生在这里。至今在青莲镇，还有一条小溪叫磨针溪。

## 最初的两次干谒

李客鼓励儿子写诗。李白上学时会背诵大量古诗，并模拟它们写作。《昭明文选》是他学习的教材之一，这本书由700多首经典诗歌和散文组成，每篇作品李白都模仿过多次。少年李白有一天去家边的戴天山寻访道士，不遇，于是写下一



相传李白曾在匡山书院读书，如今这里依然有烟火气

首规整的五言诗："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农。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这首诗可能是现在保存下来的李白最早的作品。

李客对儿子的诗歌能力非常惊讶，但他也知道，这些诗句模仿性极强，如果想要写出真正原创的作品，需要丰富的阅历。于是李客决定给儿子一笔钱，让他去周游家乡附近的郡县。718年，18岁的李白第一次离家。他乘船沿家乡的涪江而下，抵达与绵州相邻的梓州，他的目标很明确，抵达州府昌城县后，前往城北的昌平山，拜访住在山上的一位隐士赵蕤。

赵蕤出身名门，精通典籍，朝廷曾邀请他去京城当官，他拒绝后返回家乡，隐居于此，从事著述，写下《长短经》。这本书虽然讲的是治国安邦的道理，但并非停留在儒家道德善恶是非论述上，而是谈论具体的操作技术，比如如何权谋政治，如何知人善任。同是治国理论，后人习惯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叫"正经"，把赵蕤的《长短经》称为"反经"，而赵蕤这种有别于传统儒家理论的思想家，则被称为"纵横家"。



左图：尽管三峡大坝建成后涨水，但唐夔州州城白帝城依然留下来了

右图：成都的散花楼是后来重建的，也许视野不及当年

赵蕤以博学和隐居闻名，因为拒绝了官场，《旧唐书》与《新唐书》皆无其传。李白来访时，他已经年近六十，隐居在山上的悬崖洞穴里，两年前刚写出了《长短经》，李白读后慕名而来，赵蕤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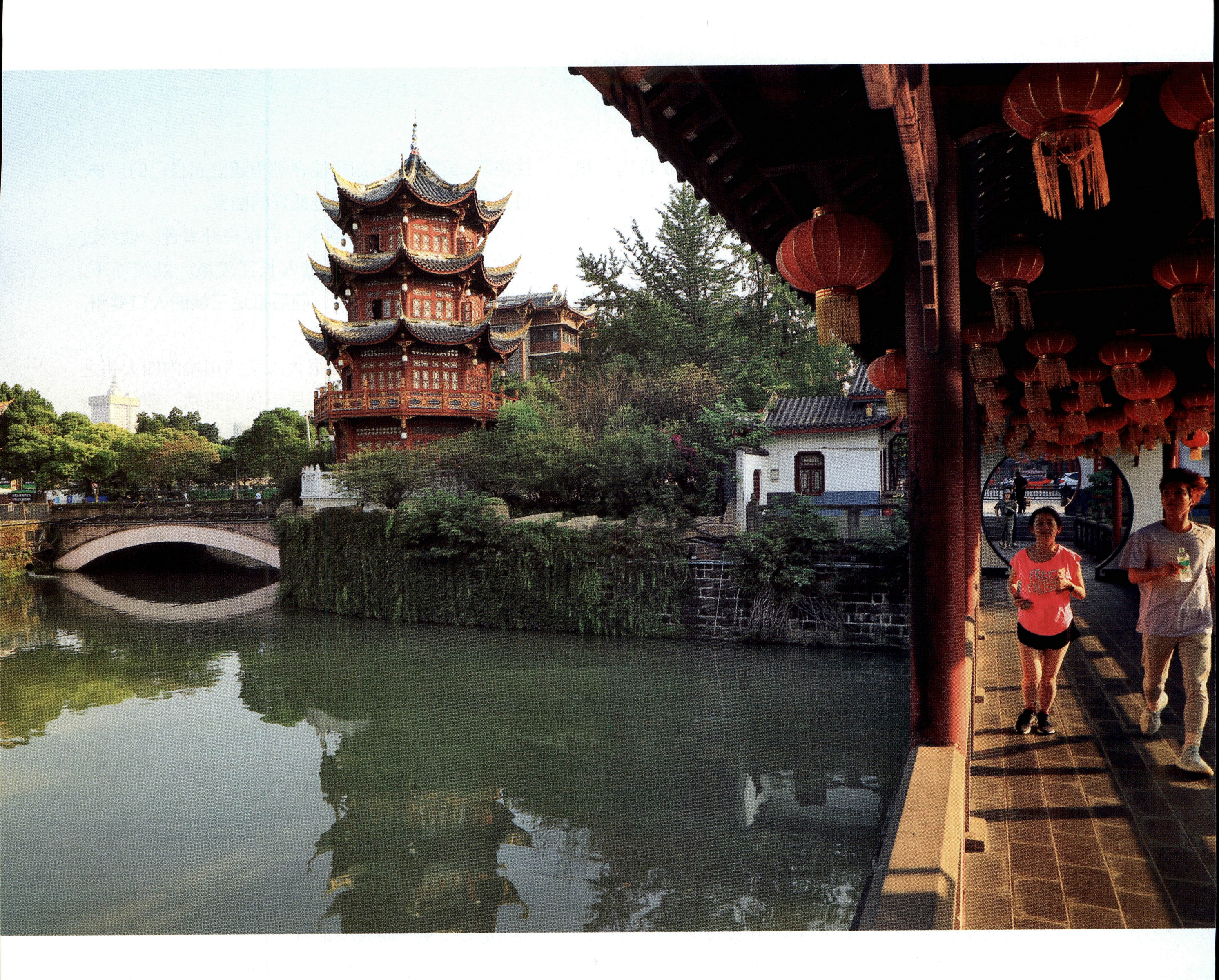
在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刻，李白都是跟着赵蕤在学习。尽管两人相差40岁，但他们气质、志趣、理想都非常相似。李白此后一生深受赵蕤思想的影响，最大的追求就是辅佐明主、建功立业，在政治上获得成就后，再功成身退，返回家乡附近的深山之中，过上宁静的隐居生活。

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才能走上仕途之路。父亲李客不仅“逃归于蜀”“潜还广汉”，还是商人身份，这两点都使李白无法通过科举考试的政治审查和报名程序。赵蕤告诉他，“干谒”和“行卷”是另一条路。当时五品以上官员可向朝廷直接举荐人才，平民寻找机会向官员呈上自己所写的散文或诗歌，如果官员欣赏此人的文采，就会推荐他，如果举荐成功，就可以跳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大门。离得最近的成功案例，是李白上一辈的四川文人陈子昂，他曾因为“达兼济天下，穷独善其时”“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等诗文深得武则天欣赏而获赐官。

赵蕤告诉他，梓州是个偏远的小地方，很少有重要官员经过这里。他必须去更大的城市，才有机会遇到地位更高的人物。于是李白听从老师的建议，与老师就此告别，前往四川当时最大的城市成都。

721年春，李白漫游到成都，这里是益州的首府以及政治、文化中心，剑南道治所设在这里。新上任的益州长史苏颋是被贬离京的前宰相，也是著名的文人，与宰相燕国公张说齐名，在盛唐并称“燕许大手笔”，后人评价其诗骨力高峻，韵味深醇，情景声华俱佳。李白来到苏颋官邸，呈上自己新写的《大猎赋》，请仆人把文章送进去，苏颋看后当即设宴，把李白请进正厅，亲自款待。

《大猎赋》篇幅很长，少年李白情感饱满地表达了自己的诗赋观点和政治理想。开篇他就夸张地强调：“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随后他引用诸



多古代伟大诗赋作者的例子，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其中引经据典的密度极大:《子虚赋》《汉书》《史记》《周易》《楚辞》《庄子》《华阳国志》《左传》《汉书·成帝纪》《战国策》《尔雅》《山海经》等。

李白专注于隐喻和典故，行文晦涩难懂。他以封建帝王冬天狩猎的传统出发，任由自己天马行空地把帝王狩猎的过程比作治国手段，在他的思绪里，君王展开翅膀，穿越天际星旃，乘坐奔雷之车，挥舞电鞭，指挥猎队勇士们与山林野兽作战，白猸、飞骏、穷奇、貙貜等奇异猛兽展开反击，猎手们喷洒鲜血、飞散毛发，宛如天空中洒落下来的兽群，从高空坠落到荒野之中。文章最后他将皇帝描述成放弃了所有世俗依恋，回到荒野寻找“正道”，来契合唐玄宗当时崇尚道教的心情。这篇赋想象力惊人，读来也是一层层放纵的诗意堆砌，展现了李白独特的文学才华，但其中少有具体的政治见地。李白见到苏颋后说，自己认为诗文才华不重要，服务朝廷，让国家繁荣昌盛才是他最大的抱负。苏颋很满意，说会考虑举荐李白。

李白认为苏颋会信守诺言，所以他决定留在成都等消息。此时正值仲春，李白去瞻仰了据说是800年前司马相如抚琴的地方，逛遍东市西市，游览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最后登上了散花楼。看着城内层层叠叠的楼宇，城外远处的森林，他随即创作了一首五言排律：“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登锦城散花楼》是一首典型的李白早期诗歌，很多关键元素已经显现，尤其是重视呈现壮阔的、

超出真实视野的诗意空间。在“极目散我忧”里，少年李白已隐隐开始有了早熟的成年人的忧愁。

实际上，苏颋早已改变主意，决定不推荐李白了。尽管他在《荐西蜀人才疏》中说“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对李白的才华是认可的，但李白不拘俗礼，且谈论间放言高论，再加上从商的家庭背景，令苏颋犹豫了。这种谨慎是合理的，如果官员举荐的人带来了麻烦，朝廷也会降罪于举荐人，进而影响其政治生涯。

李白在成都继续等待了一段时间，本想直接回家，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想再碰碰运气，去了渝州，也就是今重庆，李邕在那里做刺史。李邕的父亲李善曾经注释过《文选》，是位著名的文人，包括李白在内，当时学生们广泛使用的教材都是李善注释的版本。李邕自己也很有名，草书自成一派，擅长写碑颂，《旧唐书》里说当时朝野上下很多人都会带着金帛去向李邕求碑颂，他也几乎不拒绝，前后写了数百首，获赠的润笔费就高达百万。李邕广交天下文士并且仗义疏财，这些都是李白需要的。

但和上次一样，面对李白唐突到访，李邕敷衍了事地接见了李白，但其实置之不理。不明就里的李白心存希望，在重庆等了一个月。最后他拜托别人给李邕送去自己新写的一批诗歌，其中就有那首态度并不客气的《上李邕》，开头写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他在诗歌结尾处指责沉默的李邕：“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少年。”最终，李白没有等到李邕的任何消息。

李白的两次干谒努力都失败了，入仕之路一点也不容易，后来李白感慨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 出川离蜀

回到青莲老家的李白继续潜心读书，他在诗文中屡次提及司马相如、扬雄等人，不愿甘于蜀地一隅的他希望步前辈后尘，出川谋求发展。李白准备再次上路，靠近权力中心，去干谒更德高望重的官员，为自己寻找入仕之路。出发前，他精心策划了这场旅途，谨慎地决定不直接去东都洛阳，也不去西都长安，相反，他打算横跨楚吴，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江苏和浙江。这些大都市之间有纵横交错的水道相连，物产丰富，商品和粮食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送往洛阳、长安两京。如果能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进而影响到长安，那便是最好的结果。

724 年秋，24 岁的李白启程离开青莲。他经过成都、峨眉山后，乘船进入长江流域。顺流而下，他先在万州停留了半年，随后抵达三峡的入口夔州，也就是今天的奉节。

当时夔州辖区范围很大，是四川境内四大州之一，现在的重庆在当时都属于夔州管辖。夔州州城设在白帝城，此地是航船进入三峡前的最后一个停靠站。因为三峡峡口很窄，入口处又有一长 30 米、宽 20 米、高 40 米的巨大礁石滟滪堆，使得此处水势甚急。如果赶上夏秋季节，水势大涨，就会在滟滪堆前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很难通过，因此航船每每行至此，都会在白帝城于长江河道上天然形成的回水湾中停靠、休整，等待合适的航行时机，即便是不涨水的季节，通常也会在此停留一晚，翌日早晨再出发，避免夜航危险。因此白帝城成了唐朝热闹的重要渡口，李白也按照规矩，在这里停留，见识了这水流，他曾写下诗句：“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

1959 年滟滪堆被炸除，本世纪初三峡大坝建设完工，如今长江上游水涨后的三峡水流已经不再那么湍急危险，但现在仍有大量货船停靠在奉节渡口，为的是等待从三峡大坝过闸。

在唐代，过三峡是很需要技巧的，船夫会先摇桨，让船顺流而下，进入水流的船会直冲着滟滪堆而去，此时船夫会控制船逐步减速，在船头接近滟滪堆的时候，船夫伸出棹竿抵住滟滪堆，随后一撑，船头就会改变方向，就此顺流而下。

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峡过后，就进入了楚地，高山高峡渐渐留在身后，江面变宽，视野也豁然开朗。李白看着长江支流于夔州汇聚到干流，“五溪蛮”汇聚到汉族聚集地，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第一次真正地进入汉族中原的地域，而民族地区给予他的勇武、豪侠、浪漫，则会跟随他一辈子？李白在楚地的入口荆门写下《渡荆门送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虽然距离青莲已有 800 多公里，但李白认为脚下陪伴他万里行舟的滔滔江水，仍是他老家涪江流下来的。

此次他顺流而下，必有一种连根拔起的预感。

2023.09 少年新知 第九期




物理：不简单的世界




ISSN 2096-9740
国内统一刊号：ISSN 2096-9740
CN10-1742/C
邮发代号：82-51 定价：25 元


李白曾在出川前于万州待了半年，但没有史料记载他在那里做什么

跨过三峡，离开家乡，便将是永别，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青莲，一生漂泊，对哪里都没有产生持久的依恋。他就像一位天上来客，游荡于中原，不久，他就将获得一个“谪仙”的绰号。

最让“谪仙”留恋的，也许是家乡的月亮。他在武昌写《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诗的结尾，他劝同乡和尚“归时还弄峨眉月”。在《游秋浦白苛陂》里他说：“天借一明月，飞来碧云端，故乡不可见，肠断更西看。”在这些诗句中，我们懂得了他那《静夜思》中的滋味：“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5 年后，经历了安陆十年、长安两年、梁园十年，晚年李白因入永王李璘幕僚而获罪，最终被判流放夜郎。流放之旅，是如此的漫长。从浔阳出发，他走走停停，经过九江、江夏、汉阳、江陵，随后取道长江逆流而上。758 年冬，沿江上行的船进入了三峡，当两边的山越来越高，宽阔的视野逐渐变成了狭窄的悬崖峭壁，59 岁的李白意识到，自己即将重回 24 岁时离开的蜀地了。

纤夫拉船速度极为缓慢，他们花了两个月才走过三峡，到夔州时已是 759 年早春。在白帝城，他下船上岸，准备由陆路南下前往流放之地夜郎。这是李白 30 多年来再次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蜀地。听到熟悉的方言，看到熟悉的江月，一切都让他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不过他依然不能回到青莲，他的身份是一名流放犯，此外，他的父母很早之前都已去世。

然而正当李白要启程离开夔州时，他突然接到消息，自己被赦免了。当时中原遭受严重旱灾，太子新立，朝廷为了维护稳定，进行全国大赦。李白欣喜若狂，自己罪名洗脱，朝堂上曾经的敌人也都死去或者被驱逐了。

不过，他却没有像挚友杜甫预想的那样，“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他没有继续西上回到故乡，而是希望进京开启新的仕途之路。他立刻重新登上船，再次沿江而下，直奔中原。他轻松愉快的情绪化作一首诗，成为脍炙人口的代表作：“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参考资料：《李白评传》，周勋初著；《李白传》，李长之著；《通天之路：李白传》，哈金著；《李白游踪考察记》，林东海著。感谢丁颖、左彩龙、张昌龙、彭爱国、谢小东对本文的帮助）



# 酒隐安陆 何意栖碧山

记者·肖楚舟 摄影·黄宇

727～737年，李白来到今天湖北境内的安陆定居，娶妻生子，开始了一段看似平静的居家生活。这十年，李白从青年走向中年，他在这里有过“别有天地非人间”的愉快生活，最后却用“酒隐安陆，蹉跎十年”总结这段人生。

安陆究竟给李白带去了什么？只有站在白兆山下的那一刻才能明白。



安陆位于今天湖北的地理中心，临涢水，靠近汉江与长江交汇处




## 涢水悠悠：寻求隐而出仕之路

唐开元十五年（727），江汉平原上的安陆城（唐安州府治所）来了一个蜀地口音的青年。他已经27岁，身无一官半职，却被当地名门许家招为女婿。在此之前，他的名字在江汉一带已经隐约有人耳闻：李白。

多年后，李白在《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用八个字总结在安陆的生活，“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与诗人人生中那些热闹的宴饮交游或者激昂的仗剑远游相比，李白在安陆的生活显得太过平静，以至于直到20世纪，他在安陆期间“一入长安”的经历，才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话题。安陆为何吸引李白在此安家定居？李白在这里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这十年除了“蹉跎”，还给李白带来了什么？我们来到安陆，这个答案在心里才逐渐明晰起来。

从地图上看，安陆位于今天湖北省的地理中心，属孝感市管辖，与省会武汉中间有一条府河相连。府河其实是涢水下游的别称，涢水是湖北唯一一条省内河流，从北部的大洪山发源，向南流经随州、安陆，沿路支流密布，到武汉东西湖区扩展成一片开阔的湿地，最终在汉口谌家矶注入长江。

江汉平原水网密集，在古代，水路是这一带最方便的交通方式，政区划分也是依据山川形势而来。一个颠覆我们常识的古地理认知是，唐朝的淮南道范围极其宽广，扬州是其东头，安陆则是其西头，所以李白诗中的淮南，其实常常是指安陆。而现在看来均在湖北境内的安陆与襄阳，则分属涢水和汉水流域，一个是淮南道，一个是山南东道，二者其实都在“南船北马”的关窍之处：从南边沿汉水而来的船只，到了襄阳上岸换马，可以向北直通南阳盆地至洛阳和长安。而顺涢水北上的，到安州北边的车盖亭下船换为陆路，向东北方向横穿随州和广水，直达桐柏山脚下，翻越楚北三关即可进入淮河流域。

李白是如何来到安陆的？安陆李白纪念馆前



上图：安陆城外的涢水河岸

下图：今安陆古城西门遗迹

馆长王清用了一个词:“逆棹”，即走水路逆流而上。实际的情况比这复杂得多。李白来到安陆的路线，应当是先从扬州逆长江水路而上大约500公里，接着沿汉江北上到襄阳，又改换陆路，穿越南阳盆地，至嵩山南面的汝州等地游荡了一圈，再度南下至涢水沿岸的随州附近停留数月，才继续沿着涢水顺流而下，来到安陆城。

这样曲折的路线，清晰地勾勒出李白心里的彷徨。

在逆棹而上之前，李白刚刚结束了青春狂放的第一次远游。他沿着长江过三峡、江陵、夏口、庐山，在金陵逗留数月，引得秦淮河的歌姬纷纷改唱他的诗作，获得第一批追捧者。离开金陵时，送行的人挤满了酒楼，他写下《金陵酒肆留别》一诗：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与此同时，李白的人生道路又陷入了第一个彷徨期。那种此后会笼罩他一生的、求仕不得的阴影开始在他头顶盘旋。在前往金陵的路上，李白就沿路听说皇帝要在泰山举办封禅大典，遂一路行卷，想要求得青眼以获得观禅的机会，但无人顾得上这个来路不明的年轻人，李白“十谒朱门九不开”。在扬州的三年期间，他继续行卷，“散金三十万”却无进展，郁郁病倒在床。

将李白从繁华江南推回江汉平原的人物里面，第一个出场的是扬州少府孟荣。哈金的《通天之路：李白传》里，讲到李白在扬州千金散去，病卧榻上，孟荣前来安抚，为他带来一个消息，安州的名门望族许家正在为孙女招婿，建议他前去试试。

听到这个消息，李白没有直接前往安陆，心里应当有些犹豫。在此之前，他虽途经楚地的江陵（今荆州）和江夏，却从没去过安陆，在那里没什么根基。许家是高门大户，说要招婿，也并未点名就要李白。此去路远迢迢，究竟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境遇？就此中断“仗剑去国”的旅途，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带着这种犹疑，他先由长江入汉江，一路逆流，去襄阳见了几年前在扬州认识的孟浩然。年长他10岁的孟浩然刚刚经历过滞洛三年一无所获的打击，劝说李白先找个安稳的靠山，成家立业，沉下心多读读书也不错。李白在襄阳见到的另一个人是襄阳少府李皓——他的远房亲戚。李白写了一首诗向李皓坦承自己的不如意，主要是“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又志向远大，“弹剑徒激昂，出门悲路穷”。李皓大概是给予了李白一点资助，让他继续北上河南。在颍阳，李白见到了他一生的好友元丹丘和元演，并和他们相约同到随州拜访道士胡紫阳。

在最后落脚安陆之前，李白先在涢水上游、车盖亭对面的寿山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山居生活。自魏晋到唐代，寿山与车盖亭一直是重要的交通节点，二者位于涢水两岸，中间的连线正好是涢水与楚北三关之间最短的陆路。李白“远客汝海，近还陨城”，从南阳盆地到襄阳，向东南斜穿到涢水之畔，必然会经过这个重要的驿站。

在王清看来，要理解李白在安陆的人生规划，寿山是个关键，因为他在这里写下了《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这是李白所有诗文中唯一一篇政治宣言，他不仅谈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还包含了整体的行动路线、人生规划。说白了就是一篇高调宣誓，告诉大家他到安陆来要做什么”。

今天的涢水已经没有航运功能，以生态保护为主，难以觅得当年船只往来的盛况，我们所见的河道恐怕比李白所见要平静许多。两岸水草蔓生，平平地铺进碧清的水中。车盖亭其实是两块天然的红色砂岩巨石，还在原地，已经因为人迹罕至埋在野草中，只能在河对岸一瞥它的全貌——两块棋盘状的巨石倾斜相叠，下面一块长达八米，上面一块长达六米，在水草蔓生的河岸上颇为引人注目，像是一块天然的路标。

从车盖亭出发，再往东北方向走10公里左右，眼前隆起一座不算高大的小山，便是寿山。我们驾车沿着寿山的北面往上攀援，沿路松林密布，遮天蔽日，正如李白在这里写的，“南轩有孤松，柯叶自绵幂”。近年来学者考证，一说那首著名的《静夜思》也作于寿山，想必这里的夜晚确实凄清，当得上明月如霜的形容。10分钟后，车辆驶上寿山顶端，视线豁然开朗，这座小山呈现出令人意外的气势。朝东边望，一片和缓的山坡从脚下延伸出去和宽广的平原田地连成一片，不远处就是



王清在寿山上，想象李白在此暂居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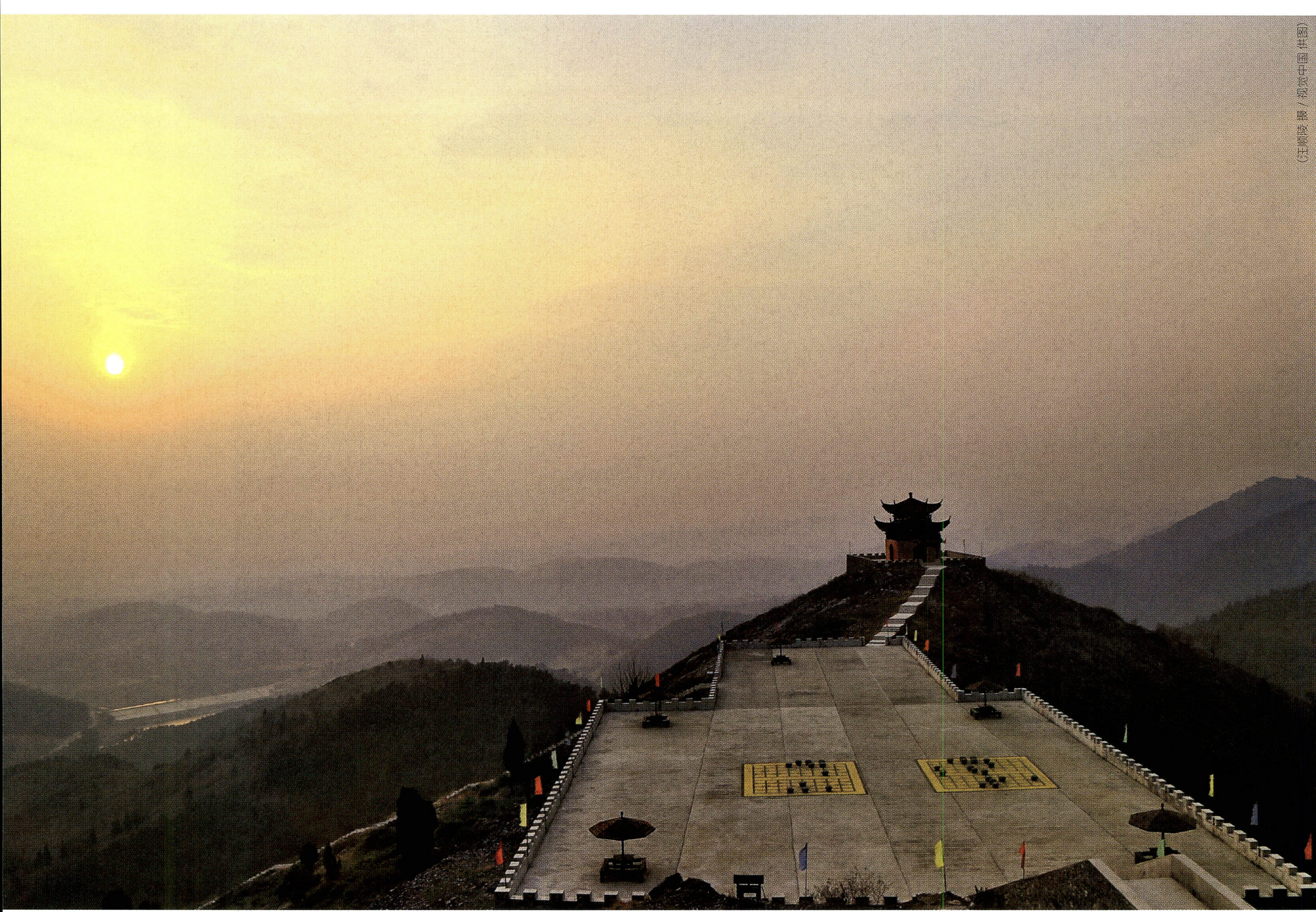
缓缓流动的涢水。在晴天不甚明朗的空气里，30多公里外的安陆城区依稀可见。

开元十四年（726），李白大约在这座小山栖居了半年。他突然的停留，让远在扬州的孟少府感到不安。或许因为最初是他提议李白到安陆落脚，因此对李白的动向格外关注，遂以略为官方的口吻下了一封“移文”。唐代的“移文”是官府间的平行文书，朋友间的书信以官方口吻书写，显然是为了传递一种比较严肃的情绪。孟荣假借质问寿山为何私藏才俊，实为质问李白为何隐而不出。

王清做了一辈子李白研究，对《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这一篇尤为喜欢，“用一个湖北方言词形容，这篇文章写得很俏皮”。他常常拿出这篇文章咀嚼，“实际上李白在文中点出了他为自己策划的剧本，即他借寿山之口说的‘养贤’，要走一条诸葛亮那样隐而出仕的道路”。

李白借寿山口吻答复孟荣，首先表现出不容置疑的自信，“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已，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寿山虽然体贴地照顾李白的情绪，但也承认他偶尔也有失意彷徨的时候，“俄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但更多时候，这山水给予他的是滋养、保护和哺育，不让飞禽走兽干扰他的清修，“其有山精木魅，雄虺猛兽，以驱之四荒，磔裂原野，使影迹绝灭，不干户庭”。最后，他用肯定的口吻向孟少府保证，有山水滋养，人脉扶持，不出多久，李白一定能才比管仲，“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李白确实不是在说大话，也不是在寿山闲居，而是在为最后定居安陆谋篇布局。其中一个重要的动作就是与道家人士的结交。“在唐代，和道家人物结交是建立社会声望的重要途径，远的有南朝陶弘景被称为‘山中宰相’，近的有玄宗召司马承祯‘与问国事’，道教其实也是一股政治势力。李白在随州、仙城山和胡紫阳、元丹丘交往，实际上是为以后的生活建立一定的社会声望。”王清说。



在白兆山，李白度过了一段平静快乐的居家生活

李白和胡紫阳的联系源自司马承祯。他第一次出三峡就在江陵遇见司马承祯，因为得到这位国师的称赞，李白写下《大鹏赋》表达志向，当时司马承祯就推荐他到随州找自己的弟子胡紫阳拜师。这一次，李白终于有机缘来到随州仙城山，拜见胡紫阳了。

离开寿山，横穿涢水，不过半小时车程就是仙城山。山中现存的现光寺，始建于北周天和三年（568），因隋文帝之妹妙阳公主于此出家而得名，李白来到这里的时候，胡紫阳在此修道，元演也决定留在这里。大概胡紫阳的确给予了李白莫大的支持，他后来反复提起仙城山的往事。《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738）第一句话就是"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气激道谷，结神仙交"。晚年写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里，这场宴席历历在目，"相随迢迢访仙城，三十六曲水回萦"。几位道友的宴饮，充满仙道中人人相亲相善、无分尊卑的氛围，就连在座的汉中太守也在酒精催动下酣然起舞，"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通过道家人士的引介，李白获得了进入安陆人际圈的入门券。

## 白兆山：别有天地非人间

李白来到安陆，第一件事情是找当地的主要官员推荐自己。第一位欣赏他的官员是由元丹丘引荐的安州都督马正会。马都督见到李白，"一见尽礼，许为奇才"，立刻向时任安州长史李京之推荐："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

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

另一件要事，便是去面会为孙女招婿的许圉师。安陆旧有“贵如郝许，富如田彭”之说，许家与李唐皇室关系深厚，唐高祖李渊幼时随任安州总管的父亲李昞在安陆生活，和许圉师的父亲许绍结下了深厚的同窗情谊。后来李渊太原举兵，许绍亦起兵追随，因此成为开国功臣。许圉师曾官拜左丞，后来因为包庇犯了事的儿子被流放相州，但他为政有方，颇得民心，晚年得以返还安陆老家，所以许家虽然光景不如从前，但在安州还是名门望族。安州府即在安陆。李白所见的安州府，是淮南道西头举足轻重的行政中心，当是气势不凡的。从地名就可看出，地处云梦泽边缘的安陆，是一片适宜居住的“安稳陆地”，又有涢水的交通便利，自古被称作鄂北咽喉、中原门户，与当阳、江陵并列为今天湖北境内最早设县的三个地区，李白诗中所说的“郧城”，是安陆在春秋时期的旧称。唐代的安陆，行政地位依旧重要。淮南道的四个治所里面，安州和扬州一直并列为都督府，安州置大都督府甚至在扬州之前，统领着江汉平原与大洪山余脉相交之处，北至桐柏山，南至夏口的广袤地区。据王清考证，到清朝时候，安陆的城墙仍是“东西三滴水，南北两层楼”的规格，在湖北省的68个州县当中都名列前位。直到铁路时代到来，水路交通被完全取代，安州的辉煌才逐渐褪去。

安陆老城旧址在涢水东岸，紧贴着今天的解放山水库，西门原址则在水坝南侧五六百米的地方。王清的外婆家就在老城西门外，他小时候，这里还是人来人往的热闹码头，“下汉口”的人在这里上船，不出半天就能到达武汉。往他小时居住的巷弄里走几步，能看见密密麻麻的民房簇拥着一对砖石城墙垛。民房为了多占些空间，在墙垛上还搭了半个房间，一台空调外机在城墙上面呼呼转动，这就是安陆古城所剩的全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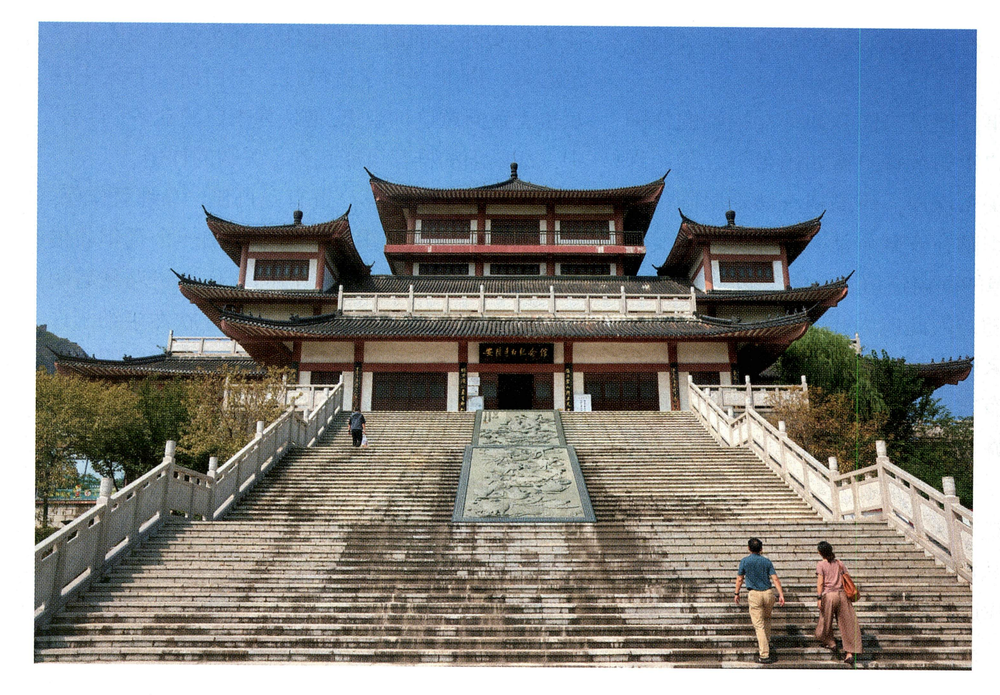
声名显赫的许家为何愿意接纳一个漫游四方、身无半职的年轻人做女婿？是一个已经消失在历史记载中的谜团。学界对许家接纳李白的原因亦多有考据，但难有定论。王清分析，应当是李白在来到安陆之前的一番运作，确实给许家吃下了定心丸。湖北文理学院教授、李白研究专家王辉斌也大致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李白的众多“背书”中，胡紫阳的推荐可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远有胡紫阳推荐，近有元丹丘、马都督作保，许家此时也正亟待重振门楣，吸纳一个青年才俊是恰到好处的选择。但李白的幸运之下埋藏着阴影，除了许圉师对李白青眼有加，欣然接纳，许家其他混迹官场的亲戚们从未出现在李白的交游范围之中，似乎无意对他多有提携。加上本来就有隐逸蛰伏的打算，新婚不久，李白便携妻许氏搬到安陆附近的白兆山，在这里开始了山居生活。

从安陆市区驱车向北，沿涢水行驶约20公里，一望无际的平原上耸起一丛连绵的山丘。其中最南边打头的一座便是白兆山。大洪山余脉在这里伸入江汉平原，站在山顶北望，峰峦竞奔扑面而来，南望则是一马平川，雨后初晴的天气，可以直接望见安陆城区。王清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告诉我们，白兆山虽然不高，却经常云雾缭绕，水汽蒸腾，这大概要归于石灰岩山体的多孔特质。于是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白兆山便是祈雨之地，直到上世纪70年代，民间仍然流传着类似的习俗。

王清在白兆山下的雷公镇读初中时，语文老师曾领着他们到李白生活过的地方参访。诗人的生活遗迹集中在西南侧的山坳中，有迹可循的只剩下一汪千年不断的绀珠泉。白兆山西麓如今被承包为一片果园，种满桃树，50年代拆除的白兆寺遗迹也藏在密密丛丛的果树林里，还存有一座清朝留下的石碑。沿着山脚下的土路走到山坳怀中，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公路上的喧嚣已经屏除在身后。两侧的山壁在视野中逐渐高耸，拱围着中间一块突出的巨大山岩，这就是李白诗中写的桃花岩。山壁恰好呈一个“两岑抱东壑，一嶂横西天”的夹角，如果两人分别站在山谷两侧的山坡上，确实是可以“对岭人共语，饮潭猿相连”。

紧贴着山脚下，一座红色小亭子上书“绀珠亭”三字，亭前一汪砌成方形的小池就是绀珠泉。王清记得小时候跟着老师来这里，站在池边跺跺脚，水底的石灰岩就能冒出一串串气泡。跟王清记忆中相比，池子扩大了，四壁用砖石砌筑整齐，池




左图：白兆山东麓的李白纪念馆

右图：安陆周边属于广义上的江汉平原，大多数土地种植水稻

底已经看不见多少原始的山石。我们站在池边连蹦带跳，几乎快要放弃，池面忽然出现小圈的涟漪，接着一串气泡笔直地从幽绿的水草间窜出，慢吞吞抵达水面，撞碎在浮萍上。

李白很喜欢这一方灵秀的小小天地，他为这里写的诗，没有太多热闹宴客的场面，幽静却不怅然，多的是闲暇的喜悦，望望头顶的山崖，看看窗口的浮云，“归来桃花岩，得憩云窗眠”。这座小山，没有巫山的清奇秀骨，也没有嵩山、天台山那样名流云集，却给他一方容纳自我的天地。

在安陆生活的前三年，李白几乎没有出门远游，就在白兆山和安陆城之间往来，度过了一生中最平静快乐的日子。王清总结，李白的生活状态是悠闲自在的“清风扫门，明月侍坐”，对未来的展望是胸有成竹的“笑而不答”。多数时间在山中读书，安于这个“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世外桃源。

这样一个志怀高远、自由不羁的灵魂，似乎不大可能给予妻子太多生活上的关怀和支持，但真实的情况可能出人意料。婚后不久，李白带着许氏去安陆以南60公里外的应城玉女汤泡温泉，大胆又深情地书写妻子迷人的姿态，“气浮兰芳满，色涨桃花然”。王辉斌曾专门撰文讨论李白的赠内诗，认为他为诗人们开启了一条情感表达的新路径——为妻子写诗，表达对妻子的情感。后来，当他在安陆的生活逐渐变得不如意，日日醉酒消愁时，也不无歉意和自嘲地写下，“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

728年冬天，许氏生下了一个女儿，李白为她取名平阳，像江汉平原湿冷天气里的一抹暖阳，很多年后李白在金陵远游，想起这个随他从安陆迁居东鲁的女儿，心里仿佛仍是她幼时的样子，“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这个不羁的青年30岁了，他得到了一种未曾设想的快乐，来自平稳的家庭生活，波澜不惊的山乡野居，和值得期待的未来。

有许家在背后支持，加上在当地广泛交际，按照李白的设想，此时的自己正逐渐接近诸葛亮躬耕南阳时的状态，只等人来请自己出山。《山中问答》就是在这种志得意满的心境下诞生的，“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中间借用了诸葛亮隐居隆中时“笑而不答”的典故，诸葛亮躬耕隆中十年，到27岁被三请出山，算算自己的年



龄与诸葛亮差不多，想必不久就能身居高位，辅佐君王了。

王清总结，对于李白来说，在安陆的生活对他最大的意义就是“全面接触唐朝社会生活”。在来到安陆以前，李白看似闯进了更广阔的世界，实际上漂浮在社交场中，来去了无牵挂。而到了这里，他正式建立家庭，参与本地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有了更为复杂的人情往来，也有了无论走得多远最后都要回去的“家”。在这种复杂中，他逐渐深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发生更多真实的碰撞和感触。

从白兆山脚下向南走大约两公里，来到一座小水库旁，便是过去的“下马石”。安陆的许多大户人家都在白兆山一带修有别馆，到了下马石一带便接近城门了，平民百姓需要下马步行。王清寻访过当地的老人，他们还记得70年代水库建起前这里的样子，山泉从山中流出，在这片开阔的平地汇成溪流，两岸的山坡上开满桃花。李白从山居到城里，或干谒官员，或去老丈人家探望，或与城里的兄弟交际，总要经过这里。

李白在安陆城里的活动，四处结交、向上干谒应当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第一篇向地方长官呈上的文章是《上安州李长史书》，一般认为作于729年，郁贤皓《李太白全集校注》主张此文初作于开元十五年到安陆不久。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解释与道歉，主要讲了一件事：李白夜里在朋友家喝多了酒，误将李长史认作好友魏洽，冲撞了他的马车。此时马都督已经离任，李长史主政安陆，李白务必要求得他的宽宥，表现出难得的低姿态，“入门鞠躬，精魄飞散……一忤容色，终身厚颜，敢昧负荆，请罪门下”。文后还附上一批诗作，请李京之过目。

李白心里明白，李长史虽没有过度责罚他，恐怕也不大可能重用自己这个莽撞的“酒徒”了。好在不久，李京之便调职离任，新来的长史裴宽素有识才善任的美名，李白再次上书，表明心迹。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自述来到安陆是为了亲近传说中的云梦泽。云梦不是一个单纯的巨大湖泊，从楚国时期开始，它就有分封的用处。楚襄王登阳云之台，许诺“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李白崇拜的宋玉就因为能言善赋而得赐云梦之田。李白提及云梦泽，背后也暗含着他以文才换得赏识的希冀。但现实似乎不尽如人意，裴长史同样并未对他青眼有加。

李白在安陆的干谒活动为何四处碰壁？王清分析，这首先是由于李白“选错了专业”。出蜀之前，李白跟随赵蕤学习《长短经》，学的是纵横捭阖之术，而这门技术在太平盛世并无用武之处，打个比方说，“他这个专业就业前景不行”。

另一个麻烦是李白的身世问题。开元十六年(728)，主导“括户运动”的宇文融拜相，尽管宇文融在相位仅百天便因党争被贬，但玄宗严查户口、整顿赋税的政策走向，显然多少对李白不利。纵观李白生平，他似乎对自己的家族出身总是语焉不详，所谓“中叶非罪，谪居条支”。这种身份上的模糊性在他游历四方时并不构成多大的问题，但当他真正在一地定居，需要融入本地生活圈时便成了障碍。王清分析，如果有人查问李白的来历，许家甚至有触犯唐朝律法的风险。这样说来，许家并没有成为李白稳固的靠山也就可以理解了。

夜里，我们住在白兆山东侧。借助现代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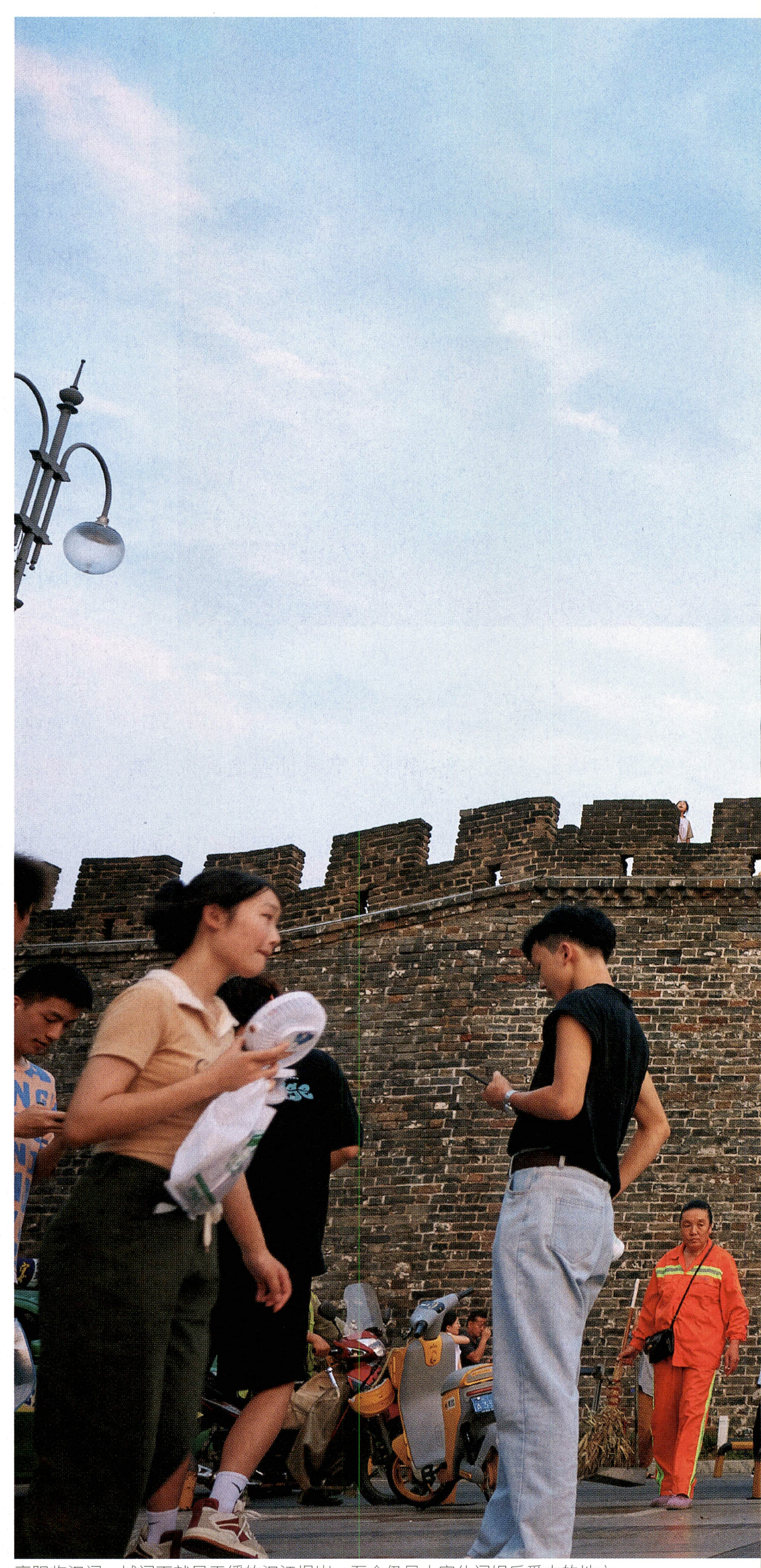
开发，这里建成了一座气势恢弘的李白纪念馆，宾馆就在纪念馆脚下。走出灯光的覆盖范围，山林里的绝对黑暗立刻紧紧包围上来。我试图寻找月亮。抬头望，山不高，却不见月亮的踪迹。我在手机上查询月相，那天恰好是上弦月，月亮只出现在上半夜的西边天空，东边的山体遮住了视线，只能看见一半的天空，真是“树杂日易隐，崖倾月难圆”。遥想时光另一头的李白，或许不是在单纯描述眼前的夜空，对于年近三十尚未看见明确前路的他来说，这里给了他一个稳固的支撑点，也意味着更多羁绊和障碍。

729 年春天，李白成家的第三个年头，他在白兆寺旁的桃花园设宴欢庆，夜风微醺，兄弟们效仿古人秉烛夜游，古意悠然。这是李白一生中少有的时刻，他自己做东主办宴席，而非作为谁的座上客被达官贵人邀去献诗。舒畅、满足和兴奋达到顶峰，欢喜的心情照旧带着飞扬的想象直抵天庭，“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但在这个欢乐的时刻，李白心里隐约透出一丝看破古今成败的怅然，“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在这匆匆捉不住的欢愉时光里，他隐约感觉自己蛰伏太久而没有起色。很快，他决定启程前往长安。

## 襄阳、荆州和江夏：访友与送别

开元二十三年（735），韩朝宗任襄州刺史。这一年春天，唐玄宗下诏令，“其才有霸王之略，学究天人之际，及堪将帅牧宰者，令五品以上清官及刺史各举一人”。听说韩朝宗知人善任的消息，又加上前几年在长安屡屡碰壁，李白满怀希望地来到襄阳，递上了《与韩荆州书》，结果迎来了干谒路上最沉重的一次打击。

从安陆到襄阳，我们驾车大约需要三小时，高速公路从大洪山区北侧绕过，大约 200 多公里，和李白当年途经的陆路差异不大。算起来李白骑马来此，日行 50 里左右，



襄阳临汉门，城门下就是平缓的汉江堤岸，至今仍是大家休闲娱乐爱去的地方


臨漢門



左图：岘山位于襄阳南大门，自古是襄阳门户，李白常在这里怀古

右图："南船北马"形容的是襄阳的交通枢纽地位，沿汉水而来的人在这里下船上马，继续向北进入南阳盆地

也不过是一周左右的光景。平原上的山并不险峻，自随州往西北，地势渐趋平缓，大约在距离襄阳城南门还有10里路的地方，便可望见孟浩然隐居的鹿门山和不远处把守襄阳南大门的岘山了。

李白和孟浩然的交往早在他定居安陆之前。据詹锳（著名唐诗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专家）、王辉斌考证，那首著名的《赠孟浩然》应当是二人开元十四年在扬州初识时所作。王辉斌强调"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中"风流"的意思，当是因为孟浩然曾以"青年布衣"的身份蒙诏入京，李白亲近孟浩然，自然是因为意气相投，但也有照见自己未来影子的期盼感。纵观玄宗一朝，真正以布衣身份、凭文章奉诏入朝的，确实只有孟浩然和李白二人。然而李白或许没有想到，孟浩然应试不中、入幕失意的遭遇多少也预示了他的未来。

襄阳据守汉水，是关中到楚地的咽喉。岘山和鹿门山上留下的文人旧事，鹿门山下淡然隐居的孟浩然，不断牵引着李白来到这里。王辉斌研究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除了早年扬州相识、长安相遇外，剩下两次都和襄阳有关。

李白在安陆十年期间写下的文章里，只有《与韩荆州书》和《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收入了《古文观止》。从文学造诣上看，这篇文章确实写得不卑不亢，气宇轩昂，但在王辉斌看来，李白的表达再次体现出他政治上的幼稚，"之前给安州长史上书，都是用的敬辞'上'，怎么到了官大一级的韩荆州这里，反而用起了'与'？可能他自以为韩荆州与孟浩然是熟人，便忽略了礼节，韩荆州自然不高兴。"韩荆州的不予理睬，可能还有另一重原因，据《新唐书·孟浩然传》记载，韩朝宗的父亲韩思复与孟浩然交好，这个宝贵的举荐名额，韩朝宗心里应当是留给孟浩然的。结果孟浩然"会故人至，剧饮欢甚"，以至于没有上路，这个"故人"恐怕就是李白。

被韩荆州拒绝的李白郁郁不乐地顺汉水到江夏，在送别好友张祖监丞去洛阳的时候，发泄了一番不满，"误学书剑，薄游人间"。没多久，孟



浩然也应友人崔国辅之约从江夏下越剡，李白在江夏为他践行，遂有了那首流传后世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孟浩然下江东不久，因寻崔国辅不着，写了《宿桐庐寄广陵旧游》，想起“海西头”为自己送别的李白，希望与他还有日再聚，不料这一别就是永别。此后直到开元二十八年孟浩然去世，这对好友再也没有重聚。

关于《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创作年份，詹锳《李白诗文系年》订在开元十六年前后，即李白到安陆定居前拜访孟浩然时，黄锡珪《李太白年谱》则认为作于开元二十五年，即韩荆州到任之后两年。王辉斌考证孟浩然行踪认为，开元二十三年应当是比较合理的时间点。无论这首诗写于何时，与孟浩然的友谊无疑是李白“酒隐安陆”十年间一条重要的隐藏线索。他在彷徨不定时到襄阳寻求孟浩然的人生建议，在一入长安失意后来找孟浩然帮忙举荐，在岘山与鹿门山中用先贤古人慰藉自己，也沉浸在汉江堤上楚地风情的奔放浪漫中。

王辉斌今年77岁了，一直住在隆中山脚下的校园里，坚持每天登山远行，脚程轻快。我们跟着他自隆中出发，沿汉江来到万山脚下的襄阳大堤旁，再继续向南经岘山的习家池、凤林渡，最后到达襄阳城外东南侧的鹿门山，寻找李白在这里可能见到的场景。

襄阳扼守楚地北喉，襄阳城南门的岘山留下过庞德、羊祜、山简的足迹，山脚下的习家池是东汉襄阳侯习郁引汉水修建的私家园林，习家池旁襄河汇入汉水的地方，便是古代重要的渡口凤林渡。这几位古人里面，庞德是史上留名的谋士，羊祜是民众堕泪相送的大将，算是李白的“理想

模板”。山简则更像是李白自己的“人生写照”，他是西晋的征南将军，“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之子，却因为时局动荡不得志，只能醉卧习家池。于是刚刚还在大堤上赏玩的李白，转头就泛起极度复杂的情绪，他担心自己不得志的样子恐怕如山简一样惹人发笑，“山公欲上马，笑杀襄阳儿”，干脆算了，“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

过了守护襄阳南大门的岘山和凤林渡，江对岸便是鹿门山。如今鹿门山东麓依然保存着始建于东汉年间的鹿门寺。王辉斌推测，过去古人在山间隐居，多凭靠道观寺庙，孟浩然的隐居地应当就在此处。景区的路牌上，孟浩然隐居的鹿门寺和庞公捣药台并列，历史的图层逐渐被压缩，积累成层叠的时空化石。为了俯瞰汉江，我们从鹿门寺背后的小道直上山顶的望江亭。脚下的汉江宽平浩荡，恣意地拉出几道大弯，向南直指江汉平原。

出了襄阳，跨过鹿门山，通往荆州的公路与古时候的荆襄古道走向完全一致。李白到荆州，有据可考的三次都是从江上而来，一次是初出三峡，第二次是在流放去夜郎的路上，第三次是忽遇大赦的“千里江陵一日还”。但文字记载之外，他到访荆州的次数可能也不少。有一种说法，一出长安后，李白并没有马上回到安陆，而是在襄阳、荆州、夏口等地游荡。

如果从襄阳出发走水路，沿汉水南下，则可到达李白另一个常去的地点，江夏。和荆门与襄阳相比，夏口的地位在唐代前期并不突出。但李白多次来到黄鹤楼下。他能见到什么样的景象？心中又泛起怎样的情绪？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魏斌对自南朝成型的夏口城市空间有过系统的分析。孙吴时期和南北朝的军事对峙给了夏口第一次崛起的契机，而战争总是非常状态，随着和平时段的延长，过去的军事中心逐渐发展成复合型的综合城市。原本出于军事观察便利而造的城楼，化为登高观景的场所，文人登临作赋，造就了临江名楼的出现。

用居住在长江以北的李白的视角来看，无论沿涢水还是汉水南下，到达长江后，第一个醒目的建筑物就是伫立于蛇山黄鹤矶之上的黄鹤楼。至于李白下船的地点，如果可以想象的话，或许是在古鹦鹉洲附近的商船码头。下船之后，远望之处就是建有头陀寺的蛇山，对岸历历在目的绿树，由远及近地构成了一幅有层次的山水画。

李白数次来江夏的目的很简单，送别。在李白的诗集里随手一翻，除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还可找到《早春于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江夏送友人》《江夏别宋之悌》等几首。黄鹤楼位于长江以南，李白由此送别的友人，要么是向东下江南排遣郁闷，要么是被贬谪到更南的岭南等地。其中，宋之悌被贬得最远，要去交趾（今越南），李白感觉与他可能不会再相见了，因此感叹“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

江上的沙洲，随着江水涨落变换大小，也很容易漂移或者消失。唐诗中吟唱的古鹦鹉洲，早已沉入江中，从其旧址可能邻近的武昌花堤街附近江岸展望，江面在城市的雾霭里模糊不清，“晴川历历汉阳树”自然看不见，只能欣赏到林立的高楼。

江水与命运一样头也不回地流淌，李白送走了一个又一个过客，最后一个过客是自己。开元二十五年（737），在写下《与韩荆州书》两年后，李白离开了这片让他牵挂十余年的土地。这里曾经是他的“家”，在赏识他的许围师去世、妻子许氏重病不起后，终于成了回不去的“乡”，他头也不回地踏上了移家东鲁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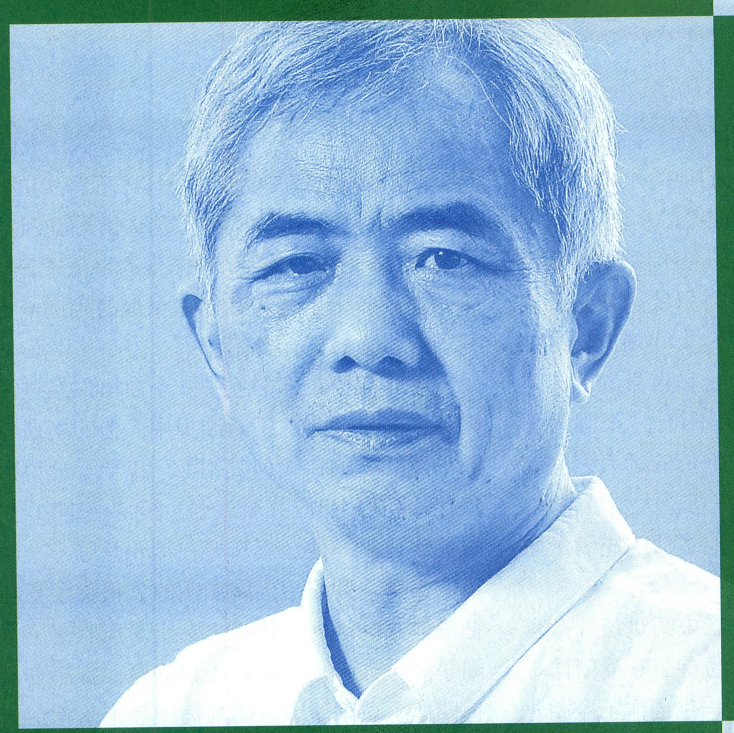
## 我本楚狂人

在安陆四处碰壁的经历，最后被李白概括为“蹉跎十年”，但这段经历对李白来说并非全无用处。“安陆成就了李白的诗歌高峰。正是有了这段积淀，当他一入长安的时候，贺知章才会闻名而来，到一个小旅馆找他‘金龟换酒’，给他安上了‘谪仙人’的称号。”王清说。

虽说“酒隐安陆”十年，李白其实时而在山林隐居，时而四处干谒，甚至一入长安，展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指向：出世和入世。李白究竟如何自处，又是如何在每个节点做出选择的？

长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孟修祥专门论述过李白的“诗魂”，他觉得，这两种态度看似矛盾，实际上又是自洽的。李白设想的“隐”是“终南捷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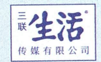
## 建筑服务于人，新陈代谢永续

# 孟建民


2023 第二届三联人文城市奖评审
中国工程院院士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总建筑师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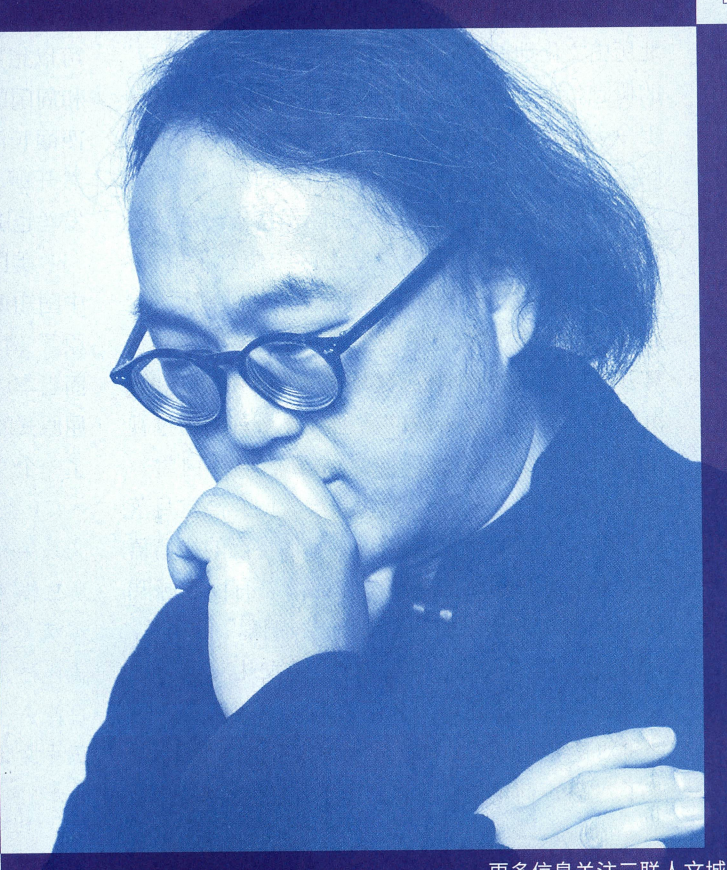

建筑最核心的价值是服务于人，讲起来很简单，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很难。健康、高效和人文三大要素在建筑设计中缺一不可，并且我一直以来倡导“建筑服务于人”。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要更多的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去考虑，不能一味追求形式感，而忽略了最基本的要素。这个理念同样也应在其他的空间设计领域中进行提倡和运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建筑学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当中有渐变，有突变。过去的我们停留在“传统”建筑学观念上：建筑是一种静止的艺术存在，是凝固的音乐。但事实上，建筑正在发生改变，它可以新陈代谢，可以装卸，可以加减，建筑不再是永恒不变的。





## 数智社会，我们在共同见证一个全面重构的时代



# 高世名


2023 第二届三联人文城市奖评审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教授


十年以来，科技加速迭代，历史激进前行，人与社会的发展瞠乎其后。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我们的日常生活正在急剧变化，一种前沿的社会实验正在各地发生，数字经济、互联网社会正在孕育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伦理。作为艺术学院，作为时代知识与感性的实验室，我们正在探讨一种高度生态化、高度人文化、高度智能化的“数智社会”，其基础是一种平行现实的孪生构造，一种万物互联时代智慧生活的数字基座。这种数字孪生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这里有很多亟待研究的问题。

在我们身边，有太多新的试验、新的探索正在进行，随着未来社区、未来乡村、未来工厂的推进，许多未来生活场景都将成为现实，随着数智社会的深入建设，新的发展格局正在全面展开。二十一世纪的历史画卷已经全面展开，每个人都在切身参与极具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和认知变革，所有人都在共同见证一个哲学、艺术、科技、政治、经济全面重构的时代。

的铺垫，直到晚年，历尽打击的他给永王献诗时还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自比的是诸葛亮、管仲、谢安这样的人才。“他喜欢用这种夸张的手法表达自己，觉得只要唐朝皇帝用我，我就能像谢安一样平定天下。”可惜的是这种自我认知存在两重错位，一个是和自身的政治才能不匹配，二是和时代的需求不符，“正因为那种错位，那种政治上的幼稚和抱负的远大之间的错位让他产生巨大的失落感，失落越大刺激越大。于是这种恰到好处的错位，使他生活中充满了激情。”

据安陆的另一位李白研究者朱绍斌统计，李白存世的千余篇诗文作品中，约有200篇创作于“酒隐安陆”的十余年间，而他一生创作于今湖北境内的诗文有300篇之多，占其全部作品数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李白对荆楚风土的迷恋不止系于安陆一地，而是随着他的脚步漂移扩散，以至于移家东鲁后依然自称“楚狂人”。仿佛比起“陇西布衣”的出身，在楚地的生活更给予他精神上的归属感。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张伟然在《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里提出了“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概念。他告诉我，“湖北是一个四战之地，历史上今天湖北省的范围经常被划分到几个不同的行政区里，但到了明代，这片地区又回归了汉朝时的行政区划面貌。说明这一地区保持着一种比较稳固的共同认知，用感觉文化区的概念来解释，就是这里的人们自古有着强烈的楚文化认同。”

“李白喜欢楚文化，首先是从楚语、楚乐和楚舞开始的。”孟修祥说。楚地的人很少是静态的、沉默的，他们浪漫奔放的精神气质，首先通过视觉和听觉进入他的感官世界，“郢客吟《白雪》，遗响飞青天”“《激楚》《结风》醉忘归，高堂月落烛已微”。进而，这些曲调进入了他自己的抒情语调，于是写在荆州、襄阳的作品，总有民歌咏唱的色彩，譬如《襄阳曲》里高唱“白铜鞮”的小儿，《荆州歌》里“缫丝忆君头绪多”的女儿家。

让李白留恋楚地久久不去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对楚地历史的共鸣。他崇拜宋玉，钟情屈原、庄子。“吞声何足道？叹息空凄然”，是借宋玉的《对楚王问》借题发挥。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用的是“抱玉入楚国，见疑古所闻”和氏璧故事。感叹时局“申包哭秦庭，泣血安将仰？”，借的是伍子胥与申包胥的故事。于是也和我们追寻他的足迹一样，在楚国的遗迹上寻一丝遗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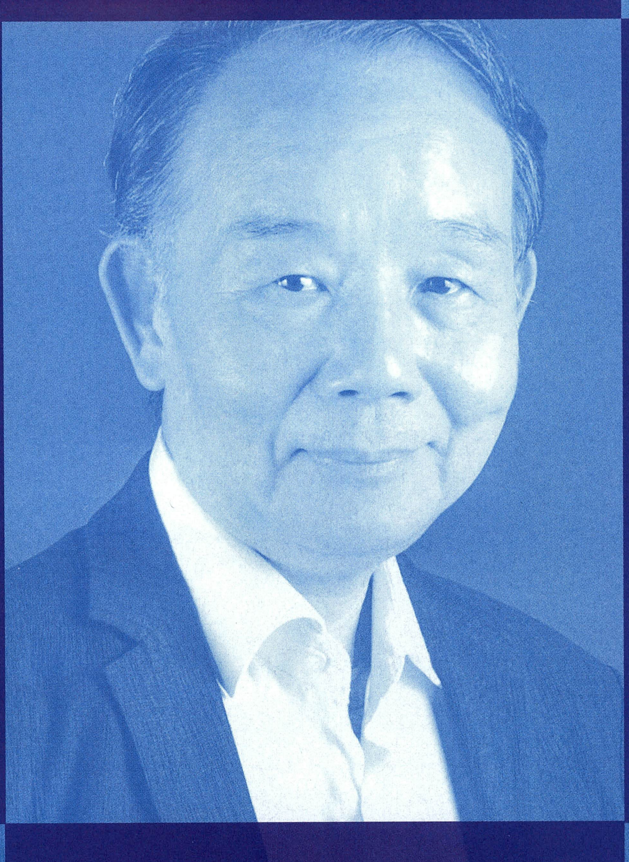
晚年流放夜郎的途中，李白再次经过江夏和江陵。在与现实的不断冲撞中，他的境遇与千年前汨罗江上的诗人何其相似，以至于杜甫直接将他比作屈原，“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李白”。在那样的旅途上，他还不忘要在荆州登临一个颇有古风的去处，落帽台，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与桓温把酒作文的地方。传说宴会上，风吹落了孟嘉的帽子，旁人笑他，他却不以为意，提笔作文，语惊四座。重阳时节，落难途中登上落帽台的李白想起孟嘉的潇洒旧事，“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把酒言欢，竟像是一时忘了自己凄凉的处境。

离开荆州前，我们为寻找落帽台花了不少功夫。出了荆州城北门，过楚国纪南城的遗址再向西走十公里左右，一个藏在公墓旁的小山包就是落帽台，它实在不起眼，步行几分钟就到了山顶，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孟嘉和李白的作品，它早就和周围的农田化为一体。这里显然很久无人光顾，四面长满了杂树，但山顶上一片天然的野草地豁然开朗。在接近重阳的时节里，山风缓缓吹来，发丝也随之飘扬起来。

美国学者劳伦斯.A.施耐德说：“每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一个自己所需要、所解释的屈原。”对李白来说亦是如此，“屈宋长逝，无堪与言”。而当李白的脚步经过荆楚，给后人留下的是另一个屈原式的原型。在他以后，每个知识分子或许都有了一个“自己所需要、所解释的李白”。

（本文李白诗词创作年份基本以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为准，有出入处另作说明。参考文献：张昕主编《李白在安陆论丛》，王清《李白游踪》，王辉斌《李白研究新论》《孟浩然与李白交游索考》，孟修祥《谪仙诗魂》《李白与荆楚文化》，安旗《李白传》，哈金《通天之路：李白传》，张伟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李芸华《李白的人生转换与文学》）

# 个体即主体，城市要有精细颗粒度和分辨率



## 王建国

2023 第二届三联人文城市奖评审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万物生长、百业共生，新陈代谢，城邑亦然

在 21 世纪的第三个十年里，我们的生活方式将会更加趋向于个体化及碎片化。信息传递的高效率和低成本不仅放大了每个个体释放的能量，同时也在不断提升人们感知现实的精确度。未来的城市设计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将是“个体即主体”。

在数字化的时代，我们感知和认知城市的能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信息化的时代，能看到人在时间中的空间选择，能看到转瞬即逝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从城市设计的本体来看，未来数字化的赋能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重点。

新时代城乡环境高质量发展，不止于宏大叙事的“城市窗口”或名片场景，同样在于精细颗粒度和分辨率、体现泛层级、跨尺度、融类型、柔社区、富活力的设计师人文共情场所的营造。



## 朱锫

2023 第二届三联人文城市奖评审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教授
耶鲁大学客座教授

# 未来世界期待有“文化根源性”的建筑

“文化根源性”不仅是要挖掘和领悟文化传统中所蕴含的过去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领悟文化传统中所蕴含的现在性。

如果建筑不具有历史意识的“文化根源性”，就等于在浩瀚的宇宙空间中没有支点，无法撬动即有的建筑思想体系，就无从“创造性”可言。

一个建筑的好坏，应该放在历史脉络中，放在与传统文化传统的关系中衡量，才能判断其创造性。一个好建筑的诞生，是在与历史、传统的对话中产生，而该建筑的诞生，也会让整个历史因之发展。



商丘明代古城旁的汉梁文化公园，依据《史记》《西京杂记》中对梁孝王时期梁园的记载，修建了耀华宫、忘忧馆等诸多景点

# 商丘梁园 失意文人的精神家园

记者 · 艾江涛　摄影 · 黄宇



商丘古城西北 9 公里处的三陵台，为梁园当年“七台八景”之一。这里环境清幽，草木深处，还能看到一块刻着“诗仙醉酒处”的石碑，令人怀想李白、杜甫与高适三位诗人当年在梁园诗酒漫游的时光

梁园所在的唐代宋州（治所在今商丘市），是唐代最为重要的道路——两都驿道——的延伸，同时又是连通南北交通的通济渠旁的繁华都市，李白客游梁园，不仅以这里为政治失意后的精神家园，也有靠近政治中心、重新找寻机会的现实考量。




## 梁王宫阙今何在

这个秋日的傍晚，在商丘市宋国古城考古发掘现场，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孙政委指着已挖掘到地下 10 米的深坑，让我分辨叠加在宋国古城遗留之上的唐代睢阳古城城址："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宋国古城南城墙中段偏东，土壤发黑的部分，基本属于睢阳古城，唐代的睢阳城用了宋国古城南城墙东边的一部分，在它的东南角。"2023 年初，考古工作者在这段城墙下发现了一座葬于天宝十二载（753）的颜大娘墓，表明至少到那时，睢阳城的这段城墙已经荒废为野地。两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睢阳城发生了一场长达 10 个月的惨烈的围城之战，为整个唐王朝的反攻赢得至为关键的准备时间。

睢阳古城是唐代宋州治所所在，在今天商丘市所遗留的明代古城南面。这里也曾是汉初梁孝王封地所在。梁孝王在这里广筑园囿，招引辞赋家枚乘、司马相如等一批文人谋士游乐其间，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梁园。因此在唐代，睢阳城也常被称为梁园或者梁苑。

战争对睢阳城造成巨大破坏，黄河的决堤泛滥，则将古城的昔日繁华埋于地下，这也是同处黄泛区的黄河中下游所有古城的共同命运。据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李可亭介绍，南宋初，1128 年十一月，为阻击金兵南下，开封留守杜充在滑县南部掘开黄河河口，黄河东流夺淮入海，"李白、杜甫、高适在商丘的时候，梁园遗址还在，直到南宋初年，这里被黄河淹没"。

李白第一次漫游梁园时，这座皇家园林早已荒败。在《梁园吟》中，诗人面对荒园废墟、断壁残垣，感慨万千："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渌池，空余汴水东流海。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

在这首诗的开头，李白则写道"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可以据此推断，李白是在离开都城长安后，沿黄河顺流而下，抵达梁园的。可由于这首诗中写到的古迹所在地，不仅包括宋



上图：商丘夏邑县通济渠遗址展厅中的唐宋时期通济渠河道遗存

下图：河南登封市颍阳镇路边设立的韩国千氏认祖碑，距此不远处的马岭山山坡上，曾有元丹丘的山居，也是李白写作《将进酒》的地点




州（治所在今商丘市），也包括汴州（治所在今开封市），由此引发学界长期争论：梁孝王所建的梁园究竟在哪儿？此外，李白究竟在何时首次来到梁园？

回答上述问题前，我们或许有必要了解在唐代以长安为中心构筑的交通网络中，汴州和宋州所处的位置。

历史学家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中写道："而其（汴州）位置又与长安、洛阳同在一条东西轴线上，故西东两都之驿道东延至汴州，称为大路驿，为唐代全国交通网之总轴枢。"如果将这条贯通两京的大路驿再向东南稍作延伸，便到了宋州。尤为重要的是，汴、宋两地同为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上的大城市。隋炀帝时开凿的这条通济渠，从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入黄河，又由板渚（今河南荥阳市西北广武山北）分河东南而行，经汴州、宋州诸州，逶迤至泗州（治所在今江苏盱眙县西北）入于淮水，是唐代南北沟通的中东西三大孔道中的东线，由于连接东南钱粮税赋之地，极为重要。据严耕望统计，唐中叶之前，东南每年达100万至200万石的漕粮，还有十倍于此的钱币、茶盐织品及其他贡品，由通济渠运往东西两都及其他北方重镇。

由于同处交通要道，相距不过300里，汴、宋唇齿互依，人们在谈及当地形势时，往往把两地并举，容易混淆。一些混乱的史籍记载，更易引起人们误解，正如安旗、薛天纬在《李白年谱》中所说："《一统志》既将梁园列在开封古迹内，

上图：商丘三陵台里神道两旁的石雕和孩子

下图：商丘梁园遗址三陵台基上修建的清凉寺，曾是北宋皇家寺院



又将其地列在归德（即汉之睢阳，唐之宋城）古迹内。盖从《水经注》及《元和郡县志》，以汉文帝封孝王于大梁（唐时为开封与浚仪），孝王以其地卑湿，迁都睢阳。今人遂有两个梁园之说。”安旗随后考证得出的结论：无论梁孝王是否曾都大梁，梁园不在开封，而在商丘，如今已成为学界主流观点。

只是，如何理解李白在《梁园吟》一诗中兼及两地古迹，比如“平台”在商丘，“渌池”在开封，莫非李白所理解的梁园，是包含两地在内？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葛景春便持此种观点，在他看来，梁孝王的封地曾从开封迁往商丘，“且《史记·梁孝王世家》中说：‘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故在诗人看来，梁园之大，是包括梁宋二地的。因此将此二地统称为梁园，也是可以理解的。故我们也不必分得太清楚。”

**初入梁园**

无论如何，根据诗中描述，李白是沿着黄河而下，走水路而抵达梁园的。在当时，从长安出发，经广通渠或沿渭河而下，至潼关附近入黄河，一路经洛阳到开封，再沿通济渠到达商丘，全程走水路完全可行，但正如《通典》所载“东都至陕，河路艰险”，也就是说，从洛阳到陕西潼关的黄河河道非常难走，经常翻船。正因如此，开元二十二年（734）以后，朝廷采用宰相裴耀卿提出的“节级搬运法”，南方船只将漕粮运送到通济渠上口，便返回南方，再由熟悉黄河水情的当地船工将漕粮运送至长安。

我们今天已很难考证，李白当时是全程走水路到达梁园，还是先走函谷关陆路，到汴河（通济渠）河口后再沿黄河而下。所以如此细辨李白这趟行程的具体走法，是因为关涉《梁园吟》这首诗的系年问题。

目前为多数学者认可，李白曾两入长安：第一次是在他“酒隐安陆”期间的开元十八年（730）初夏，29岁的李白在安陆谒见裴长史被拒后，希望“西入秦海，一观国风”，在长安遭遇一系列的失意之后，李白于次年初夏，离开长安；第二次是在天宝元年（742）秋天，两年前李白已从安陆移家东鲁（今济宁市兖州区）。接到玄宗诏书后，志得意满的李白，快马加鞭，鲁郡到长安约1000公里的路程，通常要走一个多月，这次他只用15天便赶到了。一年半后，天宝三载（744）春天，在朝中遭遇谗谤的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从此再也没有回到长安。

李白究竟何时初入梁园并写作《梁园吟》？一些学者将其系于天宝三载李白与杜甫、高适等人的梁宋漫游途中。安旗对此并不认同，她的重要判断依据是，“诗云‘我浮黄河去京阙’，是出长安后由黄河水程东去，而天宝间出长安系由商洛陆路东去”。这条从商洛东去的路，由关中东南行，经蓝田武关道，或由河洛西南行，经洛阳至南阳、襄阳，均可到达湖北湖南岭南的广大南方地区，为唐代南北沟通三大孔道的中线。

开元十九年（731）初夏，李白带着失望离开长安。刚入长安时，他带着许氏家人的介绍信，原本希望谒见左丞相张说，可当时张说已经生病，张说的儿子张垍，这个日后对他多有陷害的驸马，安排他到无人居住的终南山玉真公主别馆落脚，让他饱受冷遇。拜谒其他王公大臣也均无结果后，李白又出游长安附近的邠州、坊州，浪游无成，不得不返回安陆。

返回安陆途中，李白为何决定泛黄河而游梁园呢？或许，轻舟慢行，更便于漫无目的的归途，也有助排遣心中的落寞失意。此外，对唐代士子来说，梁园并不陌生。收录于《文选》中的枚乘的《七发》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正写于梁园时期；而南朝文人谢惠连在《雪赋》中所写的，梁孝王带着司马相如、邹阳、枚乘等人，在一个下雪天饮酒写赋的场景，更是令人神往。

有唐一代，自高宗年间进士科举在原来的策论和帖经之外，加试杂文，后又逐渐变为专试诗赋。正如陈贻焮在《杜甫评传》中分析，“应试的诗赋看重词藻、事对，要想提高这方面的水平，根据唐初以来形成的风气，就要精通《文选》。《文选》为习举业的士子提供了丰富的词藻、典故，也提供了极佳的范文”。李白虽然后来采取交游干谒、隐逸求仙的方式，希望得到皇帝征聘，从此步入

仕途，但他早年似乎也有过应进士举的打算。据《酉阳杂俎》记载："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惟留《恨》、《别》赋。今《别赋》已亡，惟存《恨赋》矣。"足见他对《文选》的熟悉程度。

只是，想象中的梁园早已破败。"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平台在商丘梁国古城的东面。《史记·梁孝王世家》载："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冶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以此观之，梁园大致是在今天以商丘市商丘古城至平台为中心，纵横30余里，方圆300余里的广大区域。李白的时代，平台还是一个可以登临的高台。20多年前，李可亭到古城东北角寻找平台遗址时，发现高台早已夷平，除了一块写着"平台遗址"的石碑外，就剩下不远处一棵古老的银杏树。人们更愿意相信，这棵树龄据称达2000年的银杏树，为唯一不曾变迁的梁园遗物。一个阳光炙热的午后，我们找到了那棵银杏树，巨大的铺开的树冠上，一些枝丫已经干枯，而那块标示遗址位置的石碑再也找不到了。

面对梁园遗迹，李白想到了在蓬池咏怀的阮籍，门客三千的信陵君。阮籍与信陵君，当年都在开封活动。葛景春告诉我，据今人考证，信陵君的故居就在开封相国寺周围，只是已杳无踪迹。当年阮籍歌咏的蓬池，则在开封市下面的尉氏县。

左图：梁园遗址中的平台已全部夷平，不可寻找，不过人们相信，在它附近的一棵树龄达两千年的银杏树，正是梁园唯一的现存遗物

右图：登封市颍阳镇安寨村东的玄都观，仍存有一块元代所刻的欧阳修的诗碑



开封自古民风强悍，从帮助信陵君窃符救赵的门客朱亥和侯嬴起，便以侠客闻名。李白的《侠客行》与高适的《古大梁行》，所描述的都是这段史实。李白曾在长安街头目睹斗鸡走狗之辈权势熏天的场景，不禁忧虑盛唐的太平繁荣，将来也会像当年的大梁和宋城的梁园一样，化为春梦。尽管充满忧思，泪沾襟，李白依然对未来抱有希望。这种心情几乎贯穿于李白两次出入长安之间，正如安旗在《李白年谱》中所总结的："诗末虽悲不遇，犹寄希望于将来，曰：'歌且谣，意方远。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此亦李白第一次出长安后心情，迥不似天宝间出长安后几于绝望矣。"

离开梁园，李白仍不想回安陆，他掉头西行，爬遍嵩山三十六峰，寻找一位被称为焦炼师的女道士。在葛景春的指点下，我们在行程的最后一天，在登封永泰禅寺荒凉幽深的院落中，找到了那棵树龄据说同样在2000年左右的娑罗树。据说，李白在《赠嵩山焦炼师》一诗开头所写"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烟"中，一年开三次花的树正是永泰禅寺中的娑罗树。

巧的是，这年秋天，李白在嵩山山脚遇到20多岁便在蜀中认识的道友元丹丘。李白还受邀到元丹丘位于嵩山主峰西南的颍阳山居，住了一段时间，留下《题元丹丘颍阳山居》《元丹丘歌》等诗歌。五年之后，开元二十四年（736）秋天，李白与元丹丘的表兄元演一起北游太原返回后，再次到颍阳山居与元丹丘相会，在这里写下名篇《将进酒》。

在郑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常松木的带领下，根据李白在《题元丹丘颍阳山居》序中的描写"丹丘家于颍阳，新卜别业，其地北倚马岭，连峰嵩丘，南瞻鹿台，极目汝海，云岩映郁，有佳致焉"，我们在登封市颍阳镇马岭山山脚的大道旁，推测距山神庙不远一处郁郁葱葱、视野开阔的山坡上，最有可能是元丹丘山居所在。诗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可见在山居能够看到黄河，不过考虑到李白喜欢在游历中移花接木、连类而及的写法，黄河景象未必见于山居，很可能见于嵩山的某座山峰。



## 三个诗人的梁宋漫游

天宝三载（744）春天，43岁的李白，在离开长安后，沿着蓝田武关道，路过商州东去，并在这年初夏，与杜甫初会于洛阳。这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次伟大的相会，闻一多在《杜甫》一文中语带夸张地描写道：“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我们再紧逼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黄天的祥瑞。”

这个场景出现在许多传记描写中。人们对李杜初会于洛阳的判断依据，主要来自杜甫在《赠李白》一诗中的描写：“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那一年，杜甫33岁，经历了9年前的科举不第，他像李白一样到处干谒，毫无收获。与当时刚刚“赐金放还”、诗名满天下的李白相比，杜甫在诗坛几乎默默无名。新婚不久的杜甫本来和妻子住在洛阳东边30公里处的偃师，由于从小抚养他的二姑母生病，他便搬到洛阳仁风里姑母家中，照顾后者。

洛阳短暂相聚后，两人相约同游梁宋，不过这年五月，杜甫的继祖母卢氏卒于开封（陈留郡），八月归葬偃师，两人的梁宋漫游，当成行于八月卢氏丧事结束之后。其间，李白前往开封，投奔陈留采访大使李彦允，商请前往北海郡接受道箓的事情。

这年夏秋之间，李、杜与高适结伴同游于梁宋，三人一起或入酒垆，或登吹台，或游梁园，或


开封市禹王台公园，相传这里也是古吹台所在地，园里所建三贤祠，正是为了纪念李白、杜甫、高适三人的梁宋漫游

猎孟诸，饮酒赋诗，慷慨怀古。在不少传记中，李杜与高适在开封相遇，一起游历相传为师旷奏乐的古吹台，这次游历见于杜甫晚年所作《遣怀》中的追忆："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古吹台，也叫禹王台，位于开封东南的禹王台公园中。与寻常公园不同，这里由于远离市中心，园内古木苍翠，人迹稀少，穿过两株巨大的凌霄花树，拾级而上，从禹王庙旁的侧门进去，便是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的三贤祠，房里所塑三位诗人雕像，正是为了纪念此次梁宋之游。在河南大学古籍修复中心工作的佟燕华，小时候经常到这里玩，"这里几十年没有变化，草木很深，人也不多，一种落魄公园的感觉"。然而，那种荒凉的感觉，却一下让我们感受到诗人当年怀古所见："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

不过，一些学者认为三人结伴同游梁宋，是在宋州，而非汴州。已退休的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原院长王增文考证唐代诗文典籍，发现唐人称"梁宋""梁城"时，一般单指宋州，也即今天的商丘，对今天的开封，唐人则一般称为"汴州""陈留"或"古大梁"。《新唐书·杜甫传》中据杜诗"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有关杜甫"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的记载并不可信。理由在于，杜诗中后两句"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所写芒砀山属宋州所辖，雁鹜即梁园中雁池一景，为当年梁孝王与枚乘、司马相如等文士的游乐之所，考虑到全诗"昔我游宋中"的内容，杜诗中的"吹台"更可能如《全唐诗》在"吹"字后夹注所说"一作文"，也即梁孝王当年为了纪念孔子路过商丘而修建的文雅台。

无论如何，至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李白已谢世四年时，年迈的杜甫在夔州写下《遣怀》，依然激动不已，对壮年时期的这次梁宋漫游念念不忘。在这首诗中，当年的商丘又是怎样的景象呢？

"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雠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在杜甫的描写中，当时的商丘，是极为繁华的通都大邑，这座梁孝王的故都，虽然名气稍逊于通济渠旁的另外一座著名都会开封，繁华程度则不亚于贝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

市清河县）与魏州（治所在今河北邯郸市大名县）。古城人口稠密，人口多达9万户，建筑宏伟，生活奢华，游侠之风盛行。

三人骑马穿行于梁园，饮酒作诗。那些古老的宫阙虽已不存，但见诸诗赋的梁园遗迹，仍然不少。三人之中，高适流寓梁园的时间最久，据周勋初《高适年谱》考证，高适从22岁到46岁的20多年间，除几次出游，几乎都在商丘过着半耕半读的艰苦生活。这次梁园之游，高适是李白与杜甫最好的向导。

在《宋中十首》中，高适谈及梁园时写道："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在三人游历的这些高台遗迹中，除了平台和文雅台，如今商丘还有三陵台、清泠台与赭霞台可考。清泠台本为当年梁园清泠池上的钓台，北宋之后钓台所在的清凉寺，因赵匡胤任归德节度使时曾经到此，成为一座皇家寺院。清凉寺虽已不复当年辉煌，看起来却古朴清简，别有一番风味。从山门到正殿缓缓升起的坡地，仍让人遐想当年钓台所在。赭霞台，当地人又称为朱台，由于正在扩建过程中，寻找殊为不易。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商丘古城西北九公里处的三陵台。这里本为宋国三位国君的陵墓所在地，梁孝王在此增筑许多亭台楼榭，使之成为梁园胜景之一。由于是古墓所在，整个园区更显幽深，在爬满藤萝的牌楼与森森古树中，珠颈斑鸠"哥哥姑"的叫声不绝于耳。草木深处，还能看到一块刻着"诗仙醉酒处"的石碑。尽管石碑看起来比较新，还是令人不禁怀想三位诗人当年诗酒漫游的时光。

离开梁园，三人前往商丘东北方的孟诸泽狩猎。李白在《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中详尽地描写了一次狩猎过程：几人一大早骑马出发，孟诸泽郊野的禽兽为之一空；日暮归来，又在单父东楼各献所获，炮炙佐酒，观看歌妓表演歌舞，通宵达旦而豪兴不减。单父东楼还有单父台位于今山东单县，唐时同属宋州。

尽管几人一起，慷慨怀古，把酒论文的时光十分快活，但忧思依然萦绕不去。用王增文的话说，"李白被赐金放还之后，牢骚满腹；高适本来就在梁园耕读；杜甫30多岁了，进士没考上，大龄青年没工作，三个失意文人在商丘梁园相会，怀古就是怀念梁园，我怎么不像枚乘、司马相如那样遇到赏识自己的明君呢？"

虽然失意，三人的用世之心并未熄灭。陈贻焮在《杜甫评传》中分析，天宝初年，李林甫任相后，朝廷日益重边，"诸道节度使尽用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胡人，精兵都戍守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终于导致安史之乱，倾覆天下"。此前，李白在翰林院担任翰林待诏，朝中大事多有耳闻，早在《战城南》中便流露出对征伐无度的讥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高适在宋州写作的《燕歌行》中，更直斥军中问题："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多年之后，在《遣怀》一诗的后半段，杜甫同样长叹"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可见，三人在宋中漫游时，除了登临怀古，把酒论文，还时常为时政、边事忧虑。

这一年的九、十月间，高适离开宋州，南游入楚。据陈贻焮分析，李白很可能与杜甫一起渡过黄河到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同年秋冬之际，李白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市）紫极宫接受道箓，成为一名真正的道士。不久，杜甫也来到齐州，天宝四载（745）秋天，李白与杜甫在济南逗留了一段时间，又一起回到他在鲁郡的家，游历了东蒙山、石门山等地。两人在兖州东鲁门的石门水闸前相别，从此"飞蓬各自远"，不复相见。

### 途中的精神家园

天宝十二载（753），李白计划南下宣城。南游之前，他在梁园与蔡雄告别而作的《书情赠蔡舍人雄》一诗中写道："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尽管与酒隐安陆的十年一样，李白这段时间依然经常外出漫游，不过与安陆时期有个固定的家相比，这一时期，李白家在鲁郡，所谓"十载客梁园"，更像是一段以梁园为精神家园的漫游时光。如果说起初的梁园漫游，更多出于访古感怀，那么李白何以用"梁园"来概括自己的十年时光，梁园何以成为他的精神家园？

回到李白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更早便流寓梁园的高适的选择。据周勋初《高适年谱》，开元

上图：开封护国寺，据考，这里曾是战国时期魏国公子信陵君的古宅所在

下图：夜幕中的龙门石窟



九年（721），高适在长安求仕无望后，回到宋州。他在《酬庞十兵曹》一诗中写道：“忆昔游京华，自言生羽翼。怀书访知己，末路空相识。许国不成名，还家有惭色。托身从畎亩，浪迹初自得。”这首诗的结尾两句“梁城多古意，携手共凄恻”，颇可玩味——“梁城多古意”，显然是指梁孝王时曾修筑的梁园古迹，“携手共凄恻”，则多少有点“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抱团取暖的意思。古意何以引来凄恻之情？

汉景帝四年（前153）前后，由于梁孝王刘武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立下大功，汉景帝对这位备受母亲窦太后宠爱的胞弟喜爱有加，赏赐无数。梁国成为当时最大的诸侯国，梁孝王始筑梁苑，招贤纳士，除了之前从吴国投奔来的枚乘、邹阳、庄忌等人，汉景帝的郎官司马相如也在一次聚会后被梁园的文风所吸引，称病辞职后来到梁园。遥想当年梁园之盛，正如后来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所说：“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然而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六月梁孝王去世之后，枚乘东归故乡淮阴，司马相如归蜀，盛极一时的梁园赋坛不过繁荣10年左右，就此风云流散，由此留下司马相如的名句：“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

“唐代凡是怀才不遇的士子，都有一个思想，就是寻找一个自己心目中的精神家园诉苦，登高怀古，饮酒赋诗。陈子昂写《登幽州台歌》，正是怀念当年千金求士的燕昭王。南朝文人谢惠连的《雪赋》，对唐代士子影响很大，觉得梁园确实是一个知识分子被重用的地方，非常向往。”王增文说。梁园怀古，无疑会让高适、李白这样始终渴望建功立业的士子，在感慨之余，得到一丝精神上的慰藉。

此外，不论是李白还是高适，长期流寓梁园，始终抱有现实的考量。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郑慧霞分析这一时期李白的创作心态：“他在商丘的创作，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还是政治上的不得意。开封、商丘距离长安、洛阳等政治中心比较近，李白为什么‘十载客梁园’？就是为了在这里寻找机会。李白最崇拜的是像鲁仲连、谢安这样的人，谈笑间就解决国家纠纷，然后华丽转身而去。就像他后来追随永王李璘时写的《永王东巡歌》：‘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多大的期许，结果却老是碰壁，所以他不甘心，‘做客’正是为了寻找机会。”

那个时期，李白的家仍在鲁郡，不管是返回家中，还是南下北上到其他地方漫游，通济渠边的商丘梁园都是绕不过去的地方。南宋时期，通济渠已逐渐淤平。商丘至今还保留南关码头和夏邑县两个通济渠的遗址发掘点。在夏邑县通济渠遗址巨大的展厅里，仍能看到唐宋时期通济渠的河道遗存：顶宽25～30米的南北大堤，宽度达到100～120米的河道，以及堤内坡上分布密集的行人脚印、木桩遗迹，还有沿着南边河堤修建的16米宽的大道，一起见证着这条南北大动脉曾经的繁忙与兴盛。

天宝九载（750），49岁的李白重访梁园时，在那里结识了家住附近的宗氏。尽管此前在东鲁的时候，李白先后与一位刘姓女子和一位鲁女同居，并与后者生了一个名叫颇黎的男孩，不过李白并没有与这两位女性正式结婚，就像哈金在《通天之路：李白传》中所分析的那样，“他们的关系更像伙伴，而非情人”，她们所承担的主要任务似乎是在李白长期在外漫游时，为他照顾已亡故的许氏所生的女儿平阳和儿子伯禽。李白和宗氏的第二次婚姻，也是入赘。这位宗氏的祖父同样曾经担任宰相。

李白两次入赘相门，虽有攀龙附凤之嫌，但他和妻子之间有真正的吸引与爱情，宗氏不但读书，而且个性独立，还与李白有着道教的共同信仰。在安史之乱前漫游南方的日子里，李白给宗氏写过多首诗作，其中一首《秋浦寄内》写道：“虽不同辛苦，怆离各自居。我自入秋浦，三年北信疏。”后来，当永王李璘兵败，李白被投入浔阳狱中，正是这位宗氏为他四处奔走求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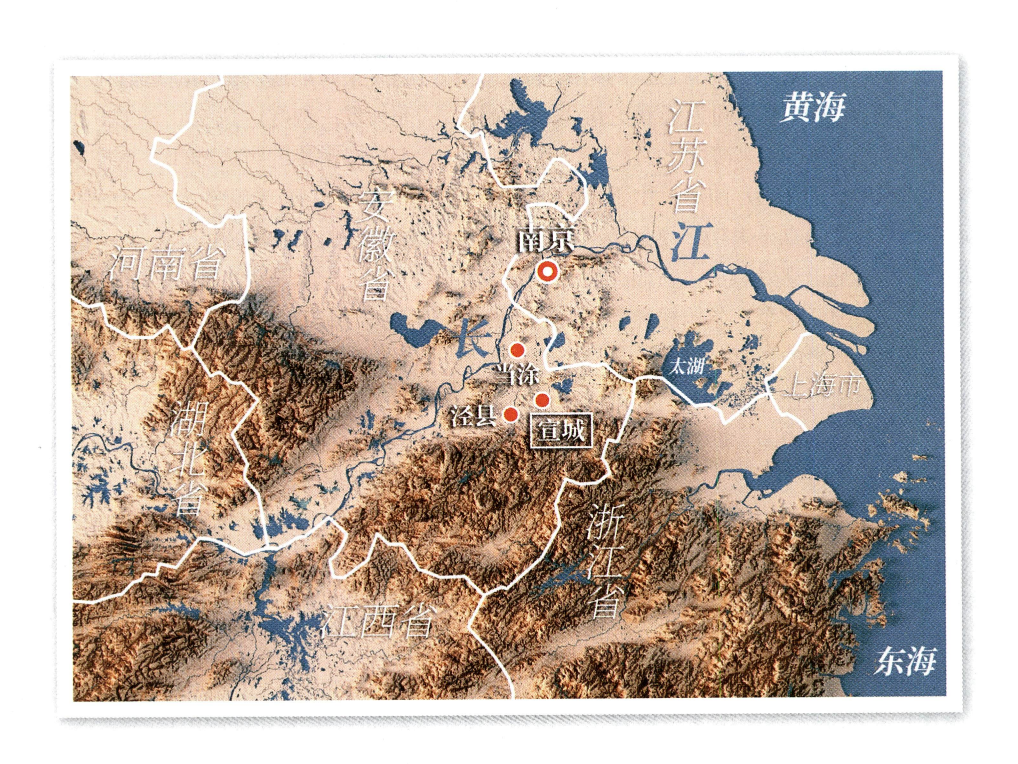
然而正如哈金分析，由于是入赘宗氏，“尽管他自己在山东有两栋房子和不少田产，在宗家，李白显然处于劣势……李白必须按宗家的规矩行事，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李白尽管非常想念孩子们，却无法接他们来河南”。那种难以融入妻子家庭的感觉，加深了他的客游之感。在梁园，李白始终是一个客人。或者说本质上，他就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过客。

（本文写作参考安旗、薛天纬著《李白年谱》，周勋初著《李白评传》《高适年谱》，哈金著《通天之路：李白传》，葛景春著《李白传》，陈贻焮著《杜甫评传》，王增文著《文史探微》等书。感谢薛天玮、葛景春、郑慧霞、佟燕华、李可亭、丁玉琳、王增文、常松木、郜国营等师友对采访的帮助）

# 宣州 孤独的晚年归宿

记者 · 陈璐 摄影 · 黄宇

西晋永嘉之乱后，北人大量南迁，大批移民纷纷涌入这片土地，使宣州的经济地位日益凸显。到了中唐，韩愈就提到，宣州和徽州交给朝廷的税收是最多的，这里成了全国的经济中心，繁荣一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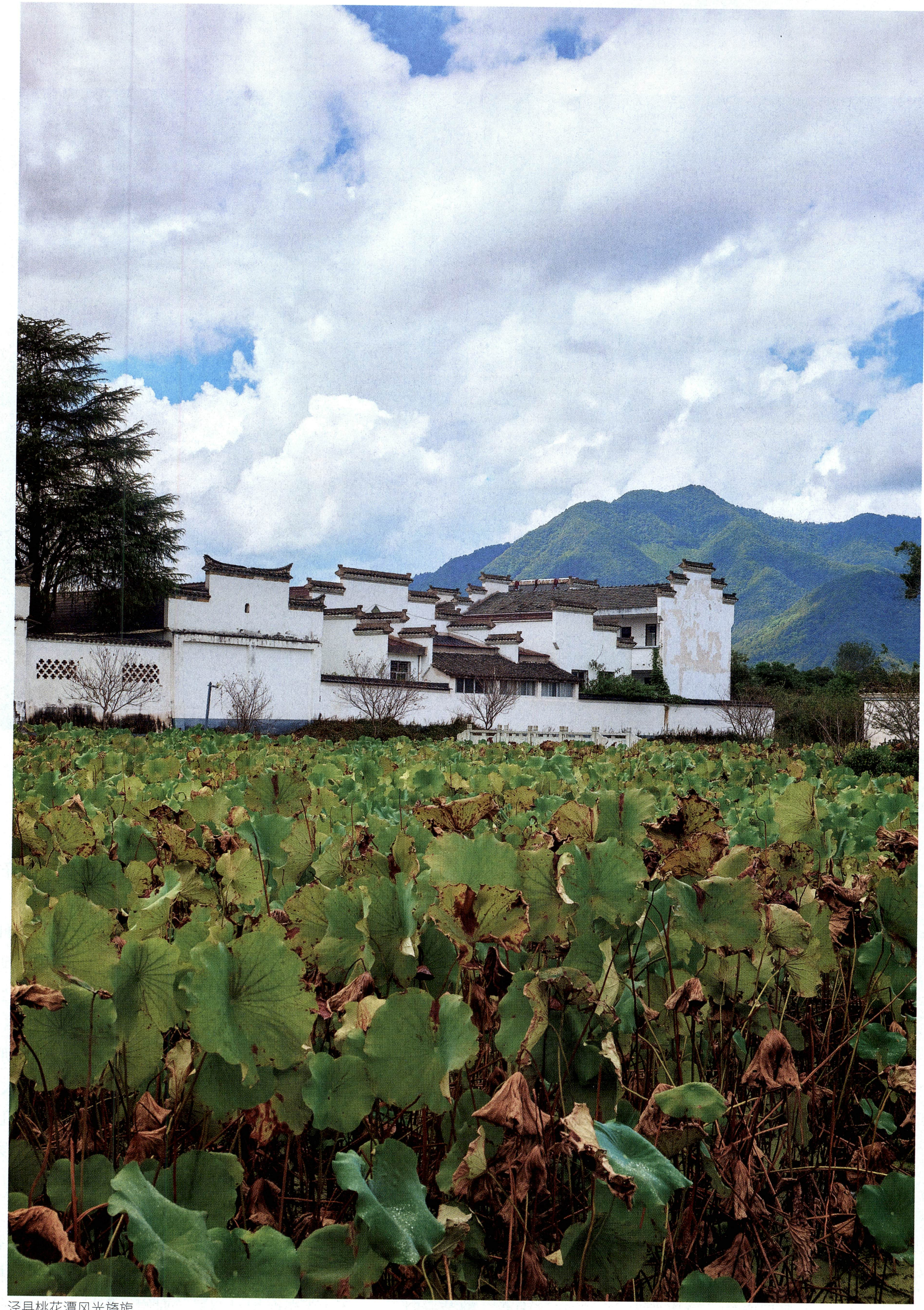

## 初涉当涂

来天门山之前，我心中总想象它与三峡有些相似，毕竟李白曾在这里写下那首《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但真正到达后，我发现它们只是两座隔江而立的小山，行走在路上，转角之间，它们便会一不小心就隐入了道路的尽头。

所以，为何李白称之为"天门"？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查屏球教授解释，站在山脚，抬头望去，这两座小山仿佛是天地之间的门户。诗里的"孤帆"，其实是诗人自己的船，仿佛从太阳边缘驶来，准备穿越这天际之门。背后的故事，与殷朝的宰相伊尹有关，他曾梦见自己乘船经过日月，随后得到了商汤王的重用。李白，或许也曾梦想自己能如伊尹那般。

开元十四年（726），那时的李白，年仅25岁，从四川启程，沿江东下，去往金陵。途中，他初次踏足当涂，充满着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后来他还多次途经此地，甚至长眠于此，成为后人传颂的诗仙。到天宝三载（744），终于得偿所愿进京的他，却因权臣的排挤而离开长安，在《行路难》中写下"忽复乘舟梦日边"，再次使用了同样的隐喻。然而对比两次的诗句，查屏球认为，随着年岁的增长，李白的抱负并未完全实现，那份年轻时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也转化为了淡淡的伤感。

实际上，《望天门山》与《临终歌》，正好分别是李白皖南诗的开篇和终篇。皖南，如今包括了马鞍山、芜湖、铜陵、宣城、黄山、池州等城市，与苏南、浙北和赣东北相邻。唐代时的皖南，基本上分属于宣、歙、池三州。而宣州，一度曾下



泾县桃花潭风光旖旎



谷常新、殷宏斌带我们寻路龙山，终于登顶，对面延绵的群山正是李白魂归之所大青山

辖宣城、当涂等 11 县，北靠长江，南有黄山和九华山脉，正位于从安徽东南的丘陵地区进入到太湖平原的必经之路上，是连接江州、江夏与江南最繁华都市金陵——也就是今天南京——的交通要道。

查屏球教授强调，自南朝以来，宣州都被誉为金陵的主要粮仓。那时的江南，经济中心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太湖流域，包括如今的苏州和无锡。但那时的太湖地区，水利设施尚不完善，水患频发，人口稀少，并且大片的土地被庄园所占据，真正的闲田不多。而宣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这里是丘陵地带，毗邻山区，大片土地等待开垦。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战乱频发，大批移民纷纷涌入这片土地，使宣州的经济地位日益凸显。到了中唐，韩愈就提到，宣州和徽州交给朝廷的税收是最多的，这里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繁荣一时。

在天门山的下游，不远处便是牛渚矶，也就是著名的采石矶，现如今已成为马鞍山采石风景区的一部分。历史上马鞍山曾属当涂管辖，这里有山有水，更有许多故事。但对于追寻诗仙足迹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那坐落在采石矶上的李白衣冠冢。而在天门山与采石矶之间的当涂青山上，一片翠绿之中还掩映着李白的墓地。

牛渚，指的是江中的小洲，而矶则是那些突出的大石。这里的大石，从沿江的山上突入江中，成为历史上的重要渡口，与城陵矶、燕子矶并列，被誉为“长江三矶”。长江三矶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在那些天下大乱或南北对峙的时期，它的战略地位更为凸显。

站在牛渚矶上，会看到此处的江面并不十分宽阔，而是一个夹江，中间的江心洲如同跳板，使得过江变得相对容易。对岸，便是古老的和州——

今日的和县。当年，东吴孙策平定江东，便是从此过江。南宋与金的战火，也曾在此地激烈地燃烧。明朝更是有常遇春“飞夺采石矶”的传说。

近年来，安徽省考古所还在此发掘出了三国六朝时期的牛渚城遗址，证明了这里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马鞍山市内朱然墓的旁边，还有一片被称为朱然家族墓的大型墓葬区。当涂的南部，也曾出土了两座巨大的东吴墓葬。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耿朔认为，这些都证明了这片土地与南京息息相关，可以说是南京的历史延伸，而其区域性中心一直是在当涂。

开元十五年（727）秋天，李白“东涉溟海”后，溯江前往洞庭，打算安葬友人吴指南，曾途经牛渚，创作了《夜泊牛渚怀古》。在这篇较为早期的作品里，李白以年少贫贱的袁宏自比，“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诗文所怀之事，发生在东晋。袁宏少时家贫，以运租为业。镇西将军谢尚镇守牛渚，有次秋夜乘舟泛江，听到袁宏在船上咏诵自己所作的诗，非常赞赏，于是邀袁宏过船谈论，直到天明。此后，袁宏名声大振，后又成为东阳太守。他们之间，因为文学而打破了身份的界限，成为心灵的知己，这令李白十分神往。

盛唐时期，漫游之风盛行。尤其是北方的文人纷纷南下，游历江南。李白也曾无数次到访过这里，在皖南地区留下了150余首诗歌，约占其全集的六分之一，尤其又以与宣州相关的最为丰富。

在查屏球看来，这背后的动力，不仅是“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的信仰，更是为了将书中的知识与实地的观察相结合，以求对经典更深的理解。那时的读书人，多是准备参加科举的士子。他们的书桌上，必定摆放着《昭明文选》。这本书出自梁朝的萧统之手，其中大部分文章与东晋和南朝的文人有关。例如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青苔赋》等，都与南朝的风光息息相关。因此，那些读完这本书的年轻学子总想亲自踏足那些文中描述的地方，实地感受一下。

除了学业，名士崇拜也是他们南游的原因。从南朝开始，氏族崇拜逐渐转变为对文人的崇拜。那些既有世俗身份，又有文学才华和人格魅力的人，成为一代名士。谢安、谢灵运、谢朓，还有王羲之等，他们的名声和影响力，对当时及后朝的读书人，特别是北方氏族子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李白也不例外，他来到会稽，首站便是绍兴，希望能感受一下王羲之的风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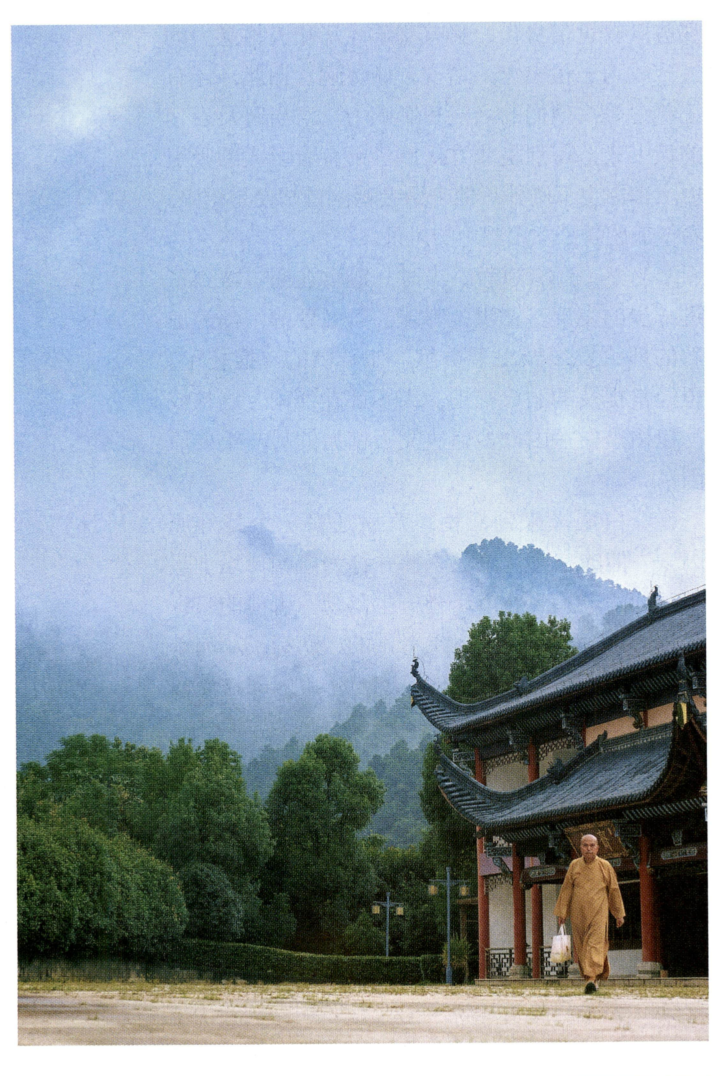
当然，还有道教。当时，道教在南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葛洪、郭璞、陶弘景等，都为道教的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如葛洪的《抱朴子》里经常提及的洞天福地，大多都在江南。这也成为包括李白在内许多盛唐文人南游的另一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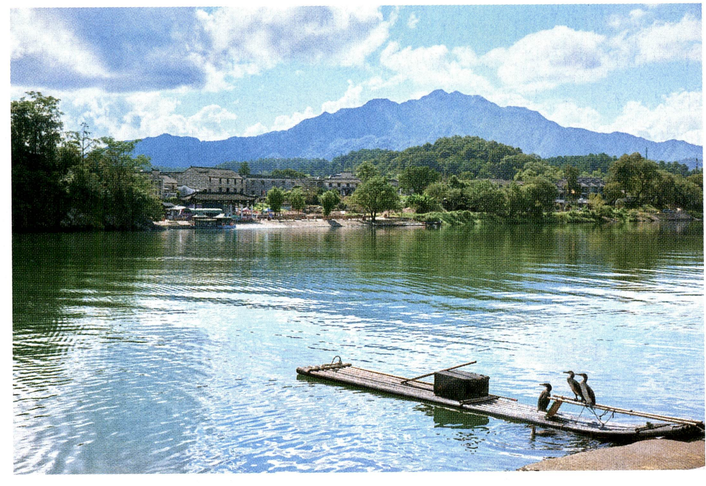
李白选择来到江南，背后还有一个特殊原因——他的家庭背景。李杜并称为唐朝诗坛上最闪亮的两颗星，杜甫尽管一生落魄，可他的家世背景光鲜，符合参加科举考试的一切标准。而李白，学者根据史料推测他们家祖上曾因罪被流放碎叶，后“遣归”，没有正式的户籍，还以经商为生。在当时，这样的家庭背景是无法参加科举的，李白也不可能像一般读书人一样享受乡举里选制度。他必须离开家乡，洗白自己的家世。“他在江南停留的时间较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被当地的名士文化与风气所感染、吸引，好像能够在远离家乡的此地，与贵族、名门之后并列，找到自己的身份和存在。”查屏球说。

如今牛渚的这片江心洲，被当地人称为“太白岛”，只因李白在此留下了醉酒捉月、不慎落入江中而亡的传说。然而初次踏足当涂时的李白，年纪尚轻，名声未振，他还不知晓自己与这片土地的缘分会如此深厚，直到最后长埋于此，与当涂永远地融为一体。

## 独坐敬亭山

李白在皖南的具体行踪，今天已然模糊，无法一一厘清。但可以确定的是，李白对如今宣城北部的敬亭山怀有很深的感情，留下了许多传世名句。他曾多次漫步于此，或许还曾在山下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去世前最后一次到宣城时，也不忘独自登上敬亭山。





上图：雨天，广教寺背后的敬亭山云雾缭绕
下图：从桃花潭古渡头远眺

幽州之行后，李白已经看清了朝廷的腐朽和即将到来的战乱，大唐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如若战争爆发，叛军为了夺取东京洛阳，必定会经过他与妻子宗氏所居的商丘梁园。他不想让自己和家人卷入这场风暴，决心寻找一个能够远离战火的桃花源。

正当他犹豫不决时，从弟李昭来信邀约南下。李昭在安徽担任宣州长史，他在信中详细描述了宣城的美景和繁荣。这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还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城内文化氛围浓厚，各种文艺活动层出不穷，街头巷尾的酒肆饭庄以及每个角落的各种表演，都充满了生活的热情。而宣城的自然风光更是美不胜收，陵阳山和宛溪河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几分魅力。不过更令当地人骄傲的是，南齐诗人谢朓还曾担任过宣城太守。

好友崔成甫在此，应该也是李白决定南游宣城的一个重要原因。为好友崔成甫的小儿子长生所撰墓志铭《崔长生铭》，是考证李白宣城游历和有关诗文创作背景的重要文献。两人的交往早于天宝年间。天宝十一载（752），崔成甫受命来宣州任职，而李白次年也来到这里居留。

于是，这一年的秋天，李白带着对谢朓的敬仰，从现在的河南商丘出发，来到地处江南的宣城。行前，他在《寄从弟宣州长史昭》中写道："尔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闲。常夸云月好，邀我敬亭山。"随后又在给崔成甫的诗《游敬亭寄崔侍御》中提及，"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

提到敬亭山，就不得不提及谢朓楼，两者相辅相成，令宣城得以被誉为"诗歌之城"。谢朓楼是谢朓担任宣城太守时，在郡城之北陵阳山上修建的一座高楼，位于宣城市区中心，可以俯瞰整个市区。这里不仅是宣城的地方标志，也是中国诗歌文学的重要标志。如今的谢朓楼是1997年在原址上复建的新楼。

李白崇拜谢朓，他不止一次登上敬亭山，也不止一次走进谢朓楼。天宝十二载（753），李白客居宣州不久，他的一位故人李云短暂地到访宣州，李白陪他登谢朓楼，设宴送行时提笔写下了这首《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不论是“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还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全诗名句荟萃，成为千古绝唱。

谢朓为何会在唐代受到文人的追崇？查屏球教授分析说，首先，唐代文人学习写诗的范本，多取自南朝文学。诗歌的发展经历过几个阶段，早期的古诗，如“青青河边草”，语言自然，语序流畅。但到了谢朓所在的南齐时期，诗歌发生了改变，学习了骈文、赋的语言，有了很多省略、语言语序的倒换，脱离了原本口语、自然的语式，经常还会出现些深奥的词汇。而谢朓，恰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平衡。他的诗歌里，既有骈文、赋的影子，又不失自然，如“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每个字都通俗易懂，组合起来却形成了美妙的意象。这种用素词创造意象的技巧，使得唐代人在学习写诗时，往往以谢朓为范本。

李白对谢朓更是推崇备至。他对谢朓的语言艺术深有感触，尤其是谢朓如何将实景与词汇完美结合，使其具备一种实景化的表达。李白曾说“解道澄江净如练”，意思是他看到某个景象时，突然懂得了谢朓为何能写出“澄江净如练”的诗句。这种天才对天才的欣赏，使得李白特别佩服谢朓。“一生低首谢宣城”“解道澄江净如练”都是他早年的诗句，可见他对谢朓，不是一时的感慨，而是长时间的钦佩。晚年李白要求安葬在被誉为“谢公山”的青山脚下，也反映了他对谢朓的深厚情感。不过，谢朓楼也叫鲍照楼，查屏球认为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表达的愤懑与不得志，情感上其实与鲍照更为相似。

送别，对唐人而言，既是一种社交礼仪，也是他们发表作品的一种方式。而李白，尤为擅长于此。在宣州，除了《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他还留下了《赠汪伦》这首名篇。前者，是他在多次尝试后仍未找到人生出路的愤懑与感慨；后者，则是他对友人汪伦深深的感激与怀念。

桃花潭，位于泾县的西部，虽名为“潭”，却是青弋江上游的一片开阔水域，南临黄山、西接九华山，与太平湖紧紧相连。它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小池塘，而是一片碧绿的河面，四周群山环绕，水中的山影随风摇曳，有着典型的皖南山水风情。

东岸的东园古渡口，据说是汪伦当年送别李白的地方。那里有一座明朝时期修建的阁楼，名为“踏歌岸阁”。走进这座阁楼，仿佛可以听到汪伦为李白送行时演奏的歌舞。阁楼的正门通往南阳古镇，古街上依稀保留着旧时的风貌。而在桃花潭的西岸，还有汪伦墓，至早可以追溯到明朝。虽然过去了很久，但站在墓前，似乎还能感受到汪伦与李白之间那份跨越时空的情谊。

这个地处偏僻的小码头，因为汪伦而成为李白心中的特殊之地。《赠汪伦》作于天宝十三载（754）或天宝十四载（755），当时李白自秋浦前往泾县漫游。他在桃花潭受到了汪伦的热情招待，当李白乘舟即将离开时，“忽闻岸上踏歌声”，让李白感到极大的惊喜与感动。于是有了那句千古名言：“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汪伦这个人物的身份不明确，但查屏球认为他更像是一个普通人，这使得他与李白的交往更加感人。查屏球说，李白在江南尤其是宣城一带的活动，除了与官员打交道，更多是与普通百姓相处。这与他自身的身份有关，他对城市商人的生活和情感有深入的了解，因为他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当他往来于宣城、历阳之间时，曾路过安徽铜陵县南的五松山。这个地名，其实是李白自己起的，源于秦始皇在泰山封禅，忽遇大雨，在松下避雨的故事。与秦始皇追求仙丹一样，那时的玄宗，对炼丹有着极大的兴趣。而宣州，恰好有着炼丹需要的许多特殊原料。至今，不论是铜陵还是马鞍山，仍旧是著名的矿产资源地区。炼丹是李白频繁往来宣州的另一重要原因。李白是个道教徒，他对炼丹也有所了解，希望能够为玄宗炼制出长生不老的丹药，从而得到玄宗的赏识。

大概五松山的胜景太过迷人，李白流连忘返，不觉天晚，无法赶回县城，只好到山下随便找个农家借宿。《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正描述了这一情

景："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秋天劳作的农民和夜晚舂米的女孩，生活艰辛，对待客人的态度却是那么真诚和恭敬。"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这让李白深受感动。"李白的这段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他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深厚情感。"查屏球指出，李白的诗中不仅有对自然的赞美，还有对人性真诚的感慨，这也是他诗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在宣城，李白似乎真的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放下心中烦恼的地方。但每次登上敬亭山，那辽阔的天空和下方的小城，都会让他想起过去在长安的时光。那天，一首熟悉的《出塞曲》响起，李白仿佛又回到了繁华的长安。"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当音乐渐止，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还在这座宁静的小城。

李白的生活，就如他的诗般，充满了纠结与挣扎。终其一生，他都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归宿，而敬亭山，或许是他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小憩之地。761 年，已逾花甲的李白再次来到宣城，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到宣城。因为错误投靠了永王，他如今已是叛臣身份，那些曾与他饮酒作诗的朋友们都离自己远去。他独自一人，步履蹒跚地爬上敬亭山，独坐许久。他望着远方，心中充满了哀愁，恍惚中或许将自己与谢朓融为一体，吟咏了那首《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他的生命里，终究充满了许多无奈与孤独。

## 魂归青山

永王之乱后，尽管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李白似乎仍未放弃政治上的雄心。上元二年（761），年过六旬的李白听闻李光弼出征临淮，追击安史之乱残党，便心生为国效力之志。他赎回了自己的剑，购入了一杆长枪，身披玄宗所赐的锦袍，骑上一匹老马，向北而行。但是，当马蹄踏上金陵的土地时，他的身体却不听使唤地病倒了。李白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

在金陵，依靠友人扶持，李白的病情稍有恢复。但生计的压力，令他决定投靠当涂县令李阳冰。这位名义上的族叔比李白小了 11 岁。李阳冰的书法高超，尤其是篆书，被誉为李斯后小篆第一人。起初李阳冰并未察觉李白的困境，直至读到李白的《献从叔当涂宰阳冰》一诗，才恍然大悟，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为他在当涂县城外的龙山脚下安排了一个宁静的住所。

逐渐地，李白的身体似乎又恢复了些许。他常常蹒跚地走到附近的山川，尤其喜欢天门山和采石矶。但身体的不适，让他只能在龙山和青山徘徊。他喜欢青山，因为那里传说是谢朓的仙老之地，有他敬仰的谢朓的遗迹，至今仍留有一口"谢公井"。

不久，李阳冰任期已满，要回京复命。他为李白接来了儿子伯禽，还为他在盐场找了份工作。李白此时已知生命将尽，他将诗稿交给李阳冰，回忆往昔，仿佛是要为自己留下墓志。李阳冰认真将其话语一一记录，并答应为李白作序以及整理诗集。

如今，当涂青山脚下的李白墓园里，还有展示这段往事的陈列。

李阳冰的离去，让李白再度感到了生活的无常。重阳节那天，他拖着病体，登上了龙山，留下了《九日龙山饮》这首诗。翌日又登上龙山作了首《九月十日即事》。"李白晚年很可能住在龙山，因为根据这两首诗创作的时间，说明他的住所应该距离龙山很近，来这里很方便。"中国李白研究会理事、马鞍山李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胡俊说。

临终前，李白常常念诵着自己最后一首诗《临终歌》，仍将自己比喻为扶摇九万里的大鹏，只是这只神鸟再也无法展翅高飞了。764 年 1 月，朝廷任命李白为左拾遗，诏书抵达当涂县时，谁都找不到李白在哪儿，因为他早已去世一年多了。这位曾被称为"谪仙"的诗人，被掩埋在了长江边上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他的儿子李伯禽，也在当涂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余生。

799 年，年轻的白居易来到当涂，在采石矶边上荒芜的杂草中找到了李白的墓地。他提笔写了《李白墓》一诗："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

白居易诗中提到的李白坟，并不是今天采石风景区翠螺山上的李白衣冠冢，真正的衣冠冢原

址位于山下采石镇原采石小学院内。代表了本地学者的一种观点，采石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前主任，现马鞍山市委副秘书长殷宏斌告诉我，李白很有可能溺死在采石，初葬在采石岸边，后来迁坟到龙山的。因为按照当地的习俗，“醉酒捉月”而亡的诗人，并非寿终正寝，不能葬在家附近。

从李白友人之子范传正所作的墓碑铭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50多年后，身为宣歙观察使的范传正在当涂县令的协助下，在龙山找到了李白的坟墓，并还见到了李白的两位孙女。她们提及，李白生前希望自己能被葬在青山，因为谢朓也曾住在那里。得其遗愿，元和十二年（817），范传正将李白的墓地从龙山迁葬至了青山，并为之立碑，作墓志铭《赠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不过胡俊告诉我，现在李白墓园的墓碑，其实是宋代的，但从李白墓旁出土的墓砖中，有唐代的砖块，上面清晰地刻有“李墓”二字，这些墓砖如今都被收藏在当涂博物馆。

李白最终魂归青山。这座山位于当涂县城东南处，李白的墓就隐匿在大青山的松柏之间。墓前的石碑上，写有“唐名贤李太白之墓”几个字，传说是杜甫所写。但实际上，杜甫并未到过此地，他在湖南洞庭湖畔已经去世，这或许是人们对李杜之间深厚友情的遐想。多年后，这片地一直属于谷家村。谷常新是李白墓园的守墓人，他说早在他的爷爷之前，家里就代代守护着这片墓地。

查屏球指出，李白的晚年悲剧，实际是个人命运随着盛唐文化中落的必然结局。李白一生都在追随谢朓的足迹，他游历宣州，选择青山为葬，都反映出他深受江东名士文化的影响。盛唐崇尚的江左名士文化，不太讲究儒家忠诚，而更追求个性。安史之乱之后，这种文化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必然会受到打压，难以为继。而李白，常常混淆历史与现实，是个完全追求精神理想的文人，他以为自己能如东晋初年的谢安一样挽救国家，但却选择了错误的阵营。作为盛唐文化的代表人物，李白的个人命运，也成为唐代前后期文化转变的写照。

宣州，在谢朓之后，因李白而获得了更大的文化盛名。敬亭山、九华山、黄山等，都因李白的诗句，成为后来无数文人墨客向往之地。在此前，宣州多年来一直是移民的聚集地，这里的世家、士族并不多，大部分都是从外地迁来的，直到中唐，才逐渐有了文化氛围。韩愈虽自称北方人，但其实是宣州人。他的家族于安史之乱后在宣州安家立业。李白与韩家有着深厚的交情。他曾为韩仲卿，即韩愈的父亲写过《去思颂碑》。

我们登上了龙山，这座如今荒芜的山丘位于姑山矿厂之中。山不高，才100多米，山顶上有座龙山亭。或许，李白当年也曾在此眺望对面的青山，两山之间，是宁静的青山河。对面的青山并不巍峨，只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山峦。李白墓和谢公井，都在这片山脉中。微风轻拂，带着凉意，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千年后，李白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属于他的平静。



青山脚下的李白墓，以及它的守墓人谷常新

# 唐代的交通与出行是什么样的？

## ——专访历史地理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韩茂莉

主笔 · 张星云

李白居住过的安陆、宣城，今天看起来不是十分重要，名声也不大，但仔细推敲，会发现它们在唐时的地位都与交通道路有关。

本期封面专题，我们几名记者分别前往李白生前重要的几个地点踏访，如江油、奉节、安陆、商丘、宣城，有意思的是，这些地方很多如今并不是交通便利的旅行目的地，但在唐朝时，李白和他的朋友们分别几次到访这些地方，或者在这些地方生活过很久。研究李白毕生的行踪，还会发现，李白他们经常在路途中因为要见某位朋友而临时更改旅途目的地，似乎出行交通对于唐人来说，并不是一件令人十分畏难的事情。那么当时唐代的交通网络是什么样的？有哪些主要路线、关键城市、交通中转站？以及影响唐人流动的交通背后的出行方式、驿站系统、相关政策，又是什么样的？

本刊为此对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韩茂莉进行了专访。韩茂莉曾先后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侯仁之，如今的研究方向为历史农业地理、环境变迁与乡村社会地理，著有《大地中国》《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等。在采访中，她为我们部分还原了唐代交通地理状况，当时的道路网络、交通设施和出行政策，并对李白的漫游条件进行了解读和分析。

### 道路具有继承性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交通地理学研究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韩茂莉：**无论在历史时期还是今天，交通都是一个国家的大框架和动脉。对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没有交通，就没法进行全国范围的物资流通和权力的实施。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车同轨、书同文”，他把战国时期宽窄不同的道路全部连在一起，这是实施权力的必要基础。

此外道路具有继承性。其实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四通八达的道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完成了塑造，甚至比“车同轨、书同文”的秦朝还早。今天考古学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料，可以看出，早在史前时期，中国大部分道路的走向就已经形成了。比如在北方，太行山东麓的考古就发现，以仰韶文化为中心，向北、向西，都有很清楚的道路遗迹留下来。在南方，湖北一带的城背溪和大溪文化，也有向外传播的趋势，这些其实都是古人摸索出来的道路。进入国家阶段后，这些古老的道路逐渐完善，最终进入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年代，全面连接中国。此外秦汉也曾开辟一些新路，比如通向西南的道路，还有通向北部内蒙古河套的道路，以及通向西北的道路。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到唐代，与前朝后代相比，唐代交通地理有什么特殊性？

**韩茂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为唐代交通研究奠定基础的就是严耕望所写的《唐代交通图考》，他的研究在某些细节上可能未必一定完全精准，但是从整个大的框架来讲，他给予了唐代交通道路完整的复原。目前来讲，任何一个其他历史阶段的交通地理研究，都没有这样一部书，比如现在学界不曾有过《汉代交通图考》《宋代交通图考》。这套书是个大部头，很多册，其实读起来也不愉快，因为他书中全是考证以及大段的引文。我年轻的时候，买这套书的途径还不健全，只能在图书馆看到其中某些章节，现在所有人都能买到它了。这些年学者做的工作，都是基于严耕望这套书的一些局部订正。

秦汉交通地理史料很少，除了《史记》《汉书》这种正史之外，其他史料非常少见，但进入唐朝后，

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了很多考古发掘成果，对于复原交通道路有很重要的价值。此外，包括严耕望在内的学者们还利用了很多魏晋时期的史料，甚至追溯使用了一些秦汉史料，因为道路是有继承性的。学者们还参照了北宋初年的《太平广记》等。所以说如果回到李白的那个时代，他走过的路，应该都是严耕望在研究中复原过的道路，不会有太大偏离。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按照刚才说的，其实很多史前时期的道路在唐朝时还在用。

**韩茂莉：**这些道路甚至现在还在用。我们搞历史地理的，现在考察条件已经非常好了，我们经常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古道，但结果往往很失望，原因不在于别的，就是因为道路的继承性很强，原来的古道，早被今天的道路覆盖了。并且这不是中国特色，全世界都是这样。古人开辟道路，从走向到环境利用上，都是经历了长期摸索形成的，一旦摸索成功了，那就是最适合的、最便利的道路。所以做我们这行的经常会说，一不留神，我们的脚印就会落在古人的足迹上。

很多道路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通过考古学更容易看清，某一种文化类型，在它的起源地外距离很远的地方，出土发现过同样的文化类型，一个一个遗址连成一条线，其实就是古人摸索出来的道路。比如在史前时期，江汉平原腹心地带是没有人类活动遗迹的，但在湖北江汉平原的边缘地带有密集的史前时期人类聚集地，这片区域与现在河南所在的北方史前时期人类聚集地区之间，有一条跨越大洪山、大别山的山涧道路，史前时期人们就是通过这条山涧道路连接彼此的。而到了李白所在的唐朝，连接江汉平原与河南的依然是这条山涧道路，即今天钟祥所在地。当时的人如果坐船到达长江中游，通常就会在钟祥或者襄阳这一带登陆，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北岸与现在不一样，是大片的湖，名为云梦泽，钟祥、襄阳、安陆都在云梦泽的边缘地带。

**三联生活周刊：**这期封面专题，我们几名记者分别去李白生前重要的几个地点踏访，如江油、奉节、安陆、商丘梁园、宣城。有意思的是，这些地方很多如今并不十分知名，也不是旅游目的地，但在唐朝时，喜欢漫游的李白分别几次到访这些地方或者在这些地方生活过很久，很多文人也会前往这些地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于楚众 摄）

北京大学教授韩茂莉

**韩茂莉：**李白居住过的安陆、宣城，今天看起来不是十分重要，名声也不大，但仔细推敲，会发现它们都与交通道路有关。宣城是在安徽东南丘陵进入太湖平原的通道上，是连接两个地理单元的中间地带，但是今天，没有人注意这条高速公路为什么从这里过。中原地区道路就更多了，历史上叫“丘”的地方地势都会高一点，商丘地势就高，很少被黄河泛滥淹到，因此成为唐代交通线上的重要城市。可以说李白住过的地方都不闭塞，都可以使他很快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地区。

**三联生活周刊：**研究李白毕生的行踪，总让人觉得，唐代出行似乎并不让人畏难，李白可以在

全国各地漫游，而且经常在路途中因为要见某位朋友而临时更改旅途目的地。如果说唐代诗人漫游成风的基础是唐代的交通地理，那么当时全国的交通网络是什么样的？有哪些主要的陆路和水路？

**韩茂莉：**实际上如今我们重要的国道都覆盖在唐代交通道路上。唐代东西向的重要交通干线几乎与现在的312国道相同，从上海出发，经过江苏、河南、陕西、甘肃，进入新疆，它以关中地区作为重要枢纽，向西进入甘肃，向东穿过潼关，进入洛阳。唐代的这条道路不一定完全与312国道相重合，会有一些分支，其中从洛阳向东进入山东一带，应该是这条道路的一个分支，另一个分支经商丘。从洛阳南下还有一个分支，就是走今天的河南宜阳，然后继续到南阳，翻过大洪山、大别山，进入襄阳、钟祥一带。

唐代还有一条纵向干线，大概以今天的北京作为起点，经过保定、石家庄、新乡、安阳，越黄河，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京广铁路北段；越过黄河以后继续向南连接，这条道路唐代也已经有了。当年安史之乱，安禄山从今天的北京往南打，走的就是这条南北向的大干线，在今天的石家庄，颜杲卿抵挡了一下，未果，最后安禄山过黄河到洛阳，在那里称帝，然后继续打到关中，走的是从洛阳进入长安的道路。每一条干线都会有很多分支，最终组成交通网络。

南方的水路交通更好，除了长江干流可以使用之外，它的几条大的支流，比如湖南境内的洞庭湖水系，江西境内的鄱阳湖水系，都可以使用。在唐代，洞庭湖水系的湘、资、沅、澧“四河”利用率更高。唐宋两代都有一个习惯，政治不得意的人被贬，通常贬往岭南。当时韩愈被贬岭南，路线很清晰，他离开长安后，走的就是湘江这条水路。后来宋代元祐党争，很多人被贬岭南，走的则是鄱阳湖水系的赣江水路。但在唐代，对赣江水道的利用率比宋代低很多，有学者认为主要与首都位置有关。唐的首都在长安，被贬官员从洛阳出来后，就走我刚才说的宜阳、南阳、襄阳这条路进入云梦泽，然后到长江以南再走湘江水道，这条路是比较近的。当时一定有规定，被贬官员在一个时间期限内必须离京，他们选择湘江就很便利。但在宋代就不一样了，北宋都城在开封，被贬官员从开封出发，走运河到长江水道，然后溯源向上走到九江一带，再进入江西走赣江，这样最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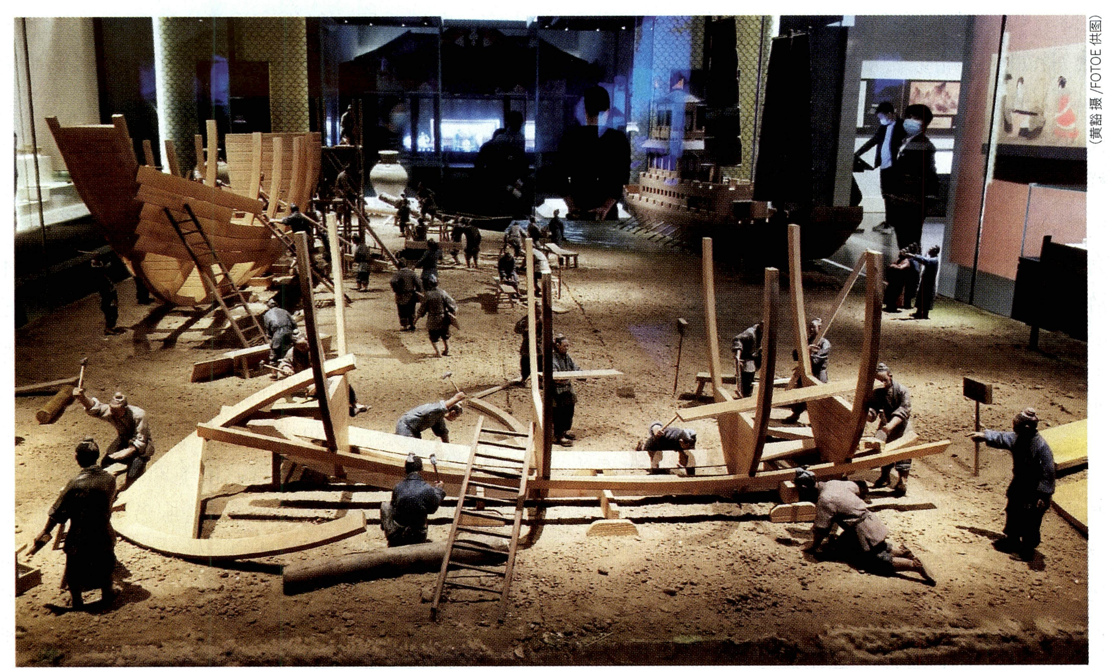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些交通网络之下，唐代是否有一些作为交通枢纽的关键城市、中转站？

**韩茂莉：**两京之外，像我刚才说的襄阳、安陆、钟祥，虽然是三个地点，地理位置上相互有一定距离，但交通功能上具有相似之处，都是沟通南北、沟通洛阳与长江一带的重要枢纽，既是陆路交通的关键性要塞，又连接着水路交通，因此非常重要。今天和唐代不一样，今天湖北中心是一片良田，但在唐代，是一大片水，云梦泽是当时江汉平原心腹地带的大水体，鄂州、襄阳、江夏，都处于云梦泽边缘地带，这几个地点因为地势较高，没有被湖水所淹，构成长江水运沿岸的码头系统。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诗，就与这些地方的水路交通有关。比如当年的襄阳就是重要的十字路口地带，作用不亚于现在高铁网络中的郑州；“千里江陵一日还”中的江陵，也在云梦泽的边缘地带。其实湖北境内早期城市，都是围绕云梦泽边缘地带出现的，其原因都与陆路和水路交通有关。

## 道路上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这些路在唐代成为主干道？唐代的出行群体包括哪些？

**韩茂莉：**目前大家能够看到的古代交通图考，都是历史地理学界复原出来的。而历史上由古人直接记录的交通史料，最早从明代才开始，明代商人活跃，于是出现了为商人指路的路书。我们现在努力全方位地复原明代以前的交通道路情况，主要依据的史料之一是当时军队打仗的行军路线，战事在古代被认为是历史大事件，将领自己不会记录，但史官会有很具体的记载，从哪里出发，中间停在哪里，最后到达哪里。依据的另一类史料是文人出行，比如官员上任或者被贬，当时唐朝不允许官员在家乡做官，也不允许官员在一个地方连任，因此每三四年，地方官员就要迁到其他地方做官，如果他愿意的话，就会在上任途中留下一些文字。当然还有无官职的文人，比如李




江西省博物馆复原的唐代江西赣江边造船场景

白这样的，也会留下文字。

所以我们今天复原的唐代交通图，就是用这些曾经走在路上的人记录下来的内容作为史料，言外之意就是，以我们现在的认知，哪些人写了，就认为是哪些人在走这些道路。但这也不能包含全部，比如商人出行一般不会有记录，僧侣也是如此。占国家主体人口的农民，则是不会走这些道路的。在历史地理领域，我主要研究古人怎么种地，同时也研究古代乡村社会地理，其中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古代农民的认知空间很小，通常一位农民去赶集的地方，就是他一生中直接认知的最远地方了。当然，闹饥荒、打仗、流离失所、逃亡，那是另一回事。

**三联生活周刊：**唐代沿路接待出行者的机构有哪些？

**韩茂莉：**沿路的官方驿站只服务于官方，用于传递国家信息、军队情报。从今天掌握的史料看，官方驿站从秦汉时期就有了，是车同轨、书同文政策的延伸，驿站与官道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中央的政府命令、军队命令通过官方驿站下达到地方，各地的具体民情也通过官方驿站上报给中央。一人一马，古人说“六百里加急”，就是比喻快马加鞭地传递消息，一天要走600里，传递信息的人到了驿站，喝口水换匹马就要继续赶路了，所以官方驿站都会备有一些更换的马匹。在《唐六典》《唐律疏议》这些唐代文献中有详细记载，官方驿站归兵部管理，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显然是服务于国家的。

当然，在唐代谁都可以走官道，并没有限制。但唐代官方驿站制度很严格，像李白这样没有官职的人，大体上来说是没有住在官方驿站的资格的，所以他能东西南北漫游，应该是住在民间私人驿站。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私人驿站，主要服务于商人，尽管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但商人群体依然存在，它不是国家主流，但有商人存在就有流动性。

各种身份的人都有可能开民间驿站，但有一定的资金是前提。我年轻时读《太平广记》，尽管是北宋初年的书，但明确记载的都是唐代的事，里面很多故事发生在驿站，通常开驿站的人是富家子弟，有可能是商人，也有可能是官家背景。除了官方驿站和民间驿站，佛寺也会接待唐代出行者，其主要功能是服务于游方僧，因为僧侣没有经济来源，出行不便。与此同时佛寺也有可能

接待一些普通出行者，古代很多故事发生在寺庙里，比如《西厢记》里张生和崔夫人一家的故事，实际上他们是在旅途中相遇的。唐代三十里一驿，民间驿站通常会与官方驿站开在同一个地方，这样便于人们投宿。在冷僻地方开驿站的情况不多，因为人流少，盈利的机会不大，但凡在这种地方有驿站，可得小心点，恐怕它就是黑店了，比如《水浒传》里孙二娘的店铺。

## 出行程序与制度

**三联生活周刊：**在唐代，如果说官员和军人有通关文书，那在他们以外，无论是文人还是商人、平民，是否可以在这些全国主要交通干道上自由通行？他们出行需要哪些程序？

**韩茂莉：**历史时期，以农民为主的老百姓不能随便走动，土地是一种束缚力，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土地不能移动，所以农民也要生活在这个村子里，这是自身束缚。此外《唐六典》也规定，有人如果要离开当地，需要开证明。乡里的非官方基层组织负责人要给你先出具身份证明，包括姓名、籍贯等信息，这份证明再拿到县里去认定成公文，一式两份。这样上路的时候，每次途经关口，都需要出示这份公文才可通行。当年李白漫游，我估计这套手续是一定要有的。

现在人们流行“说走就走”，但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实进京都是需要单位开具进京介绍信的，没有介绍信，从外地来北京的人连旅馆都住不了；不仅进京，当时外出去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介绍信，如果这一趟需要去几座城市，就需要开好几封对口省一级的介绍信，里面介绍我是谁、我要去干什么，和古代差不多。

**三联生活周刊：**唐代的关口都在哪里？当时这种通关检查多吗？

**韩茂莉：**唐代主要交通道路的要塞都有通关检查。《唐六典》里详细记载了整个国家范围之内的关口，并把它们分成不同等级，等级越高说明它对国家来说越重要。关中周围关口的等级都非常高，比如正东面的潼关，意义重大，是控制整个关中和东部地区的重要通道，当年安禄山之所以能打到长安，就是因为潼关失守，如果潼关没失守，在冷兵器的年代，关口依然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用。不过百姓里除非是工商业者有需求，普通农民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去两京看看，没有流动性，也就不需要面对这些出行程序。

**三联生活周刊：**商人的流动性更强，他们有专门的通关文书吗？

**韩茂莉：**商人出行也需要按照程序去办，不但要申报他本人的姓名、籍贯之类，还要申报他带的货物，甚至过有些关口时还会针对货物收税。自汉代开始全面实行抑商政策以来，吃的盐、醋，制造工具的铁、染布用的矾、喝的酒，这些生活必需品都由官方垄断经营，留给商人的余地非常少，因此他们主要经营奢侈品，服务于社会上层。由官方垄断的生活必需品的运输也走这些主干道，但比如负责运粮的人是住在官方驿站还是民间驿站就不好说了，因为住官方驿站是需要特定级别的。汉代开始的“任土作贡”也是一种抑商举措，将地方特色产品以贡品的形式无偿送给上一级官方机构，最后送到朝廷，运送这些贡品也会走这些主干道，但运送它们的人是住官方还是民间驿站，也不好说，比如《水浒传》里的生辰纲，按理说运送生日礼物是官方行为，但运送的人是老百姓。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看来李白一生去了那么多地方，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

**韩茂莉：**历史时期的赋税有两种，一种是按地收税，另一种是按人收税。唐代的人头税还存在，一直到清雍正年间才取消。人头税对人的管制很严格，因为每年纳税的时候，人头税是很大一部分，乡、县等基层组织需要清楚地知道自己这片地方有多少人，登记在册。因此古代原则上是不允许人员流动的，如果人离开原籍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相当于原籍地区赋税的流失，也是对国家建立的这种税收制度的冲击。

即便文人隐居，也要受到税收政策的约束，很可能会被归为流寓，时间长了也要纳入当地编户，为当地纳税。后来的保甲制度更严格，即便在深山老林里，也是十家为一甲，如果乡里突然多了一个陌生人，甲长是必须要报官的，甲长的上级是保长，如果不报官，甲长和保长都属于犯罪。李白不是官，能在一个新地方生活这么长时间，

他凭什么呢？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也许可以通过他入赘当地来解释，入赘就相当于纳入当地的户籍统计之中了。

**三联生活周刊：**唐代内河船只建造技术发达，似乎水路比陆路交通更受欢迎，有学者通过研究统计，指出唐代出行者更愿意优先考虑水路，即便绕路也不舍舟楫。

**韩茂莉：**唐人肯定更愿意走水路，因为水路是最廉价的。船的动力不花钱，此外还可以住在船上，而马需要吃料，还需要住在驿站，花销相对大。不过唐代内河的客船容量不会很大，我们经常说一叶小舟，大概一艘船里面能住上一家人。包括"三言二拍"《唐宋传奇集》这类故事里面，经常出现的是某一家小姐随着她爹坐船上任途中，打开船上的帘子，一不留神看到对面船上的一位公子，两人就认识了。还有的故事讲两位商人或书生在路上认识了，于是同乘一艘船结伴而行。从这些故事来看，当时船上大概能乘坐一家人，恐怕很难再多了。总的来说，真正具有交通价值的船都不大，只有在西湖上才有那种可以坐下十几二十人的观光休闲游船。

**三联生活周刊：**唐代交通地理对后来朝代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韩茂莉：**越到后代，交通设施越接近于完善。真正的改变在明代，大量军队驻扎在长城沿线，在地理学上这里是农牧交错带，即便军队在这里屯田种粮，也满足不了当地的需求。于是朝廷实行开中法，让内地商人把粮运到长城沿线，但如果仅仅是公买公卖，商人不会去的，因为中间的盈利额度太小了，所以朝廷出台了一项鼓励措施，除了帮朝廷运粮，还会给予商人一张贩盐的通行证，根据运粮的多少，商人可以去盐产地买进对应数量的盐。

在政策的鼓励下，明代商人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活跃，随后出现了人们所说的十大商帮，徽商、晋商通过贩粮贩盐获得了他们的第一桶金，再通过第一桶金卖别的货物，比如茶叶等。因此也是从明代开始，有了服务于商人的关于交通道路的书，从这时开始，从道路、交通设施到驿馆，都比以前密度要大，质量也提升了。人口越多，道路越多，即便后来经济重心南移，北方道路依然不会减少，只会增多。老路可能是通途大道，人多了，一不留神走个近路，就产生了一条一条的小道，这样道路的细节就会越来越多。

# 房地产税再度暂停

主笔 · 谢九

最近，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立法规划，将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关税法等提请人大常委会任期内审议，其中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立法并未在列，这就意味着，房地产税立法再一次被按下了暂停键。

过去几年，我国的房地产税立法停停走走，几度呼之欲出，几度止步不前，充分体现出房地产税所牵涉的利益之复杂，以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

简单回顾一下我国房地产税推进过程的反复。2014年，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到了房地产税，当时表示要“做好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立法相关工作”。不过，在首度提及之后，几年内并没有任何表述和实际行动。

房地产税再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是2018年，当时的表述是“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到了2019年，房地产税立法一度呼之欲出，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要“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从稳妥推进变为稳步推进，很多人以为2019年的房地产税立法将有实质性进展。当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也表示，2019年要集中力量落实好党中央确定的重大立法事项，其中就包括房地产税法。

2019年最终并没有完成房地产税立法，后来的推进力度反而放缓，2020年和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两年都没有提及房地产税。到了2021年10月，一度停滞的房地产税突然提速，当年10月23日，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这让很多人以为房地产税马上要加速推进。

我国房地产税的推进首先要完成立法程序，而这一次直接提到要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等到“条件成熟时，及时制定法律”。这种先试点再立法的提法，让很多人认为房地产税可能要超预期推进。

就在很多人以为部分城市可能会很快迎来房地产税试点时，房地产税改革还是按兵不动，并没有扩大试点范围。2022年3月，财政部有关人士表示，“房地产税改革试点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进行，一些城市开展了调查摸底和初步研究，但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今年内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的条件”。一度呼之欲出的房地产税再度进入暂停状态。

进入2023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在年初出现反弹态势，有关房地产税的声音再度浮出水面。今年3月，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发表了题为《新时代中国财政体系改革和未来展望》的文章，指出“房地产税是最适合作为地方税的税种，在经济转为正常增长后应尽快开展试点”。今年4月，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表示，“经过十年不懈努力，我国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体系基本成型”。这些信息更是让人浮想联翩，认为这是为房地产税推出奠定基础。

从最新的发展动态来看，房地产税的推进再度放缓，没有任何城市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从立法进度来看，今年房地产税立法也不在审议名单之列，房地产税再度渐行渐远。

应该说，在当前背景下，房地产税再度放缓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较大的增长压力，房地产市场更是加速入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推出房地产税，显然会给房地产市场增加更大的不确定性，进而将这种不确定性传导给中国经济。

我国的房地产税推进过程之所以如此反复，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既需要房地产税带来的好处，又担心房地产税带来的风险。

从好处来看，主要是可以为地方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如同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所言：“在

当前房地产市场入冬之后，土地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很多地方政府都需要增加新的税源，房地产税无疑是最佳选择。”

很多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收入，一旦失去了土地收入，地方政府甚至会面临破产的风险。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有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亮起了红灯，显示出土地市场降温之后，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遭遇危机。所以，从增加地方政府收入的角度来看，房地产税自然是越早征收越好。

但是房地产税带来的并不只是税收收入，还可能给房地产市场带来更大的压力，让当前拯救楼市的努力付之东流，最终给中国经济复苏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楼市而言，房地产税的影响其实可以视为中性，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影响，并不绝对和房价下跌形成对应。如果是在楼市向上的周期里，整个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房地产税释放出来的压力，可以转移给买方来承担，不会带来太大的降价压力；如果是在当前这种下行周期里推出房地产税，卖方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房地产税将加速房价的下跌，让楼市的寒意更加深重。

当前我国楼市的供需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房地产税如果在此时推出，可能让供过于求的局面更加明显。多套房的持有者将会加速卖出，增加市场的供应，而原本想投资房产的人也会暂停，减少市场上的需求。房地产税将在供需两端对楼市形成双重挤压。

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来看，推出房地产税已经刻不容缓。但是从房地产市场甚至中国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当前情况下推出房地产税，又会给本已脆弱的市场增加更大的下行压力。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相比，中国经济的全局显然更具分量，天平的两端孰轻孰重也是一目了然，房地产税再度暂停自然也就毫不意外。

这一次房地产税立法暂缓之后，预计短期之内可能不会再度重启，对房地产市场而言，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下行带来的恐慌情绪。不过，对很多地方政府而言，这也意味着难以指望房地产税来填补土地财政的空白，解决财政困境的难度也会更大。



1

# 困于“二手服装”：肯尼亚旧衣市场调查

文 · 艾莎　编辑 · 徐菁菁

根据全球综合数据资料库 Statista 的数据，2030 年，全球二手服装市场的价值预计将达到 840 亿美元。在今天的肯尼亚，从“全球北方”进口的二手服装关系到 200 万人的营生，是产生巨额税收的庞大行业。与此同时，每年数亿件倾销而来的旧衣，也给肯尼亚带来不容忽视的环境污染，提示着发展滞后的非洲大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进退两难的弱势地位。

## “一包二手衣服，四拨人受益！”

吉空巴市场（Gikomba Market）繁忙的一天是从凌晨开始的——天蒙蒙亮时，一辆辆载货卡车抵达市场；来自肯尼亚各地的商贩乘坐过夜大巴抵达首都，马不停蹄地加入市场的人群。货柜开仓，批发商将“米通巴”一个接一个丢到地上，供商贩们现场选购。





2



3

1. 托伊市场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西南，是该国最大的二手衣零售市场之一

2. 2017年4月3日，内罗毕吉空巴市场内，一位“米通巴”商贩正在等待客户

3. 肯尼亚政府长期以来鼓励民众消费新衣服、减少购买二手衣，以促进本地制衣业发展。图为肯尼亚一家制衣工厂，该厂2007年时为该国提供了7000个就业岗位

“米通巴”（Mitumba）在斯瓦希里语里义为“一捆”，最初指富裕国家捐赠的、捆好的塑料袋装旧衣服包，如今通常指其中的二手服装、家居用品和鞋子。

吉空巴市场是肯尼亚乃至东非最大的二手服装集散中心。27岁的肯尼亚人乔布·基乔比（Job Gichobih）就是这个市场上的活跃分子。他的社交媒体主页有4900多个好友，自诩为“东非和中非最大、最值得信赖的‘米通巴’贸易商”。乔布通过电话告诉我，他2015年入行，有时直接从中国、加拿大和英国的贸易公司拿货，有时也从其他进口商处采购，平均每月要处理3～4个货柜，每个货柜有200～300个“米通巴”。若服装质量好，一个货柜能给他带来20万～30万肯尼亚先令（约合人民币10100～15150元）的利润。

来自肯尼亚中部农村的姆瓦斯·马苏迪

（Mwass Masudi）是被乔布带进二手服装行业的下家之一。姆瓦斯今年 24 岁，还没有财力做进口生意，因此在市场做一名中间商（broker）。

姆瓦斯每天清晨 5 点半来到吉空巴市场，6 点前就能摸清哪里有新来的货柜。白天，他在市场里招揽客户，带他们去熟识的货柜处拿货，自己在批发价之上赚一些差价，每个“米通巴”能让他赚到 500 ～ 1000 肯尼亚先令（约合人民币 25 ～ 50 元）。商贩选中“米通巴”后，会现场拆包，检查服装品类和质量，挑出其中适合二次售卖的衣服，带回自己的店铺用以零售。

在“脸书”上一个超过 10 万名成员的二手衣服贸易商小组里，我遇到了零售商伯纳德·穆图阿（Benard Mutua）。2014 年的夏天，正在读高二的伯纳德为了给自己凑学费，入手了第一个“米通巴”。2017 年，他在内罗毕 CBD 租下一家小店，展示一些男士 T 恤、女士裙子、裤装和毛绒玩具。如今伯纳德手下雇了 3 个人，每天都能卖出至少 10 个“米通巴”的衣服，利润能有 2 万先令（约合人民币 1010 元）。“要知道，肯尼亚警察的月薪也就这些钱。”他骄傲地说。

吉空巴的“米通巴”被拆包后，二手衣物流向肯尼亚的各个市场和商铺。托伊市场（Toi Market）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内罗毕第二大露天市场，毗邻非洲最大的城市贫民窟基贝拉（Kibera Slum）。事实上，除了附近贫民窟的居民，许多内罗毕普通市民也常来此购物。在内罗毕正规商场的柜台，一条品牌运动短裤要卖六七千先令（约合人民币 300 ～ 350 元），但在托伊市场的旧货摊上，350 先令（约合人民币 18 元）就能买一条二手的。过程仿佛“寻宝”，每件衣服款式独一无二，有些像新的一样。

“一包旧衣服，进口商、我、零售商和买衣服的消费者，一共有四拨人能受益。”谈起这份营生，姆瓦斯的语气满是赞许。他对二手衣服的“致富神话”深信不疑：“我认识一个人，就是从中间商做起，现在买了车和房，有了自己的店铺和货柜，能自己做进口贸易。只要你有头脑，就能从无到有创造财富。”

在搜索引擎里输入“米通巴”，“如何开启米通巴生意”“我如何从某行业进入米通巴贸易”等条目，都会出现在显眼位置。这意味着还有不少肯尼亚人都在争先恐后进入二手服装行业。伯纳德说，和我通话的当天早上就有三个人来向他请教如何销售“米通巴”，类似的对话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的数据，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二手衣服进口国之一，肯尼亚二手服装进口额从 2005 年到 2021 年增加了约 5 倍，从 2700 万美元（约 2 亿元人民币）到 1.72 亿美元（约 12.54 亿元人民币）。2021 年，有超过 9 亿件二手衣服进入肯尼亚市场，平摊到每个国民身上就有 17 件之多。肯尼亚统计部的一份报告则显示，2021 年肯尼亚二手衣行业雇佣了约 200 万人，约占该国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除了直接经手服装的贸易商，还包括港口、运输、保险、裁改、清洗等围绕二手衣物提供服务的人员，以及回收再利用等领域的就业者。此外，二手衣还为肯尼亚政府创造了 158.5 亿先令（约合 7.93 亿元人民币）的税收。

## 硬币的 B 面

但影响力如此巨大的行业，近年来却成为争议话题。2022 年的肯尼亚大选前，反对党总统候选人拉伊拉·奥丁加（Raila Odinga）在竞选集会上称二手衣是“死人穿的衣服”，还说二手衣挤压了所有产业。网上流传起谣言，称奥丁加当选后会为了市容市貌，禁止“肮脏的米通巴生意”。

奥丁加的言论很快遭到驳斥。媒体和政界纷纷警告说，取缔二手衣物意味着“经济自杀”。奥丁加随后澄清说，自己从未说过要禁止二手衣，他的真实意图是要重振纺织行业，打造从种棉花、纺纱到成衣制造的完整产业链，让商贩们优先售卖本国生产的服装。

从经济史角度看，纺织业通常是工业化之路的起点——一个国家通过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发展，积累一定物质和人力资本后，逐步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从“工业革命的摇篮”英国，到“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内地都是如此。

在肯尼亚现政府提出的“20by30”愿景中，到2030年，该国制造业要从目前的GDP占比7.2%扩张到20%，具备和中国、印度、韩国的制造业竞争的实力。雄心面对的是事实：据服装行业网站Apparel Resources的报道，肯尼亚共有170家大中型服装企业和7.4万家小微企业受到二手衣消费习惯的冲击。2008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士嘉堡分校经济学教授加斯·弗雷泽（Garth Frazer）提出的一项经济模型显示，二手衣进口对非洲1981～2000年间纺织品产量的下降负有39%的责任，并导致纺织业就业下降50%。

肯尼亚曾经有着东非最大的纺织和制衣工业。肯尼亚于1963年建国后实行进口替代政策（ISI），并将纺织业视为制造业的核心之一。那个时期，肯尼亚对进口商品征收100%的关税，即变相禁止进口。

肯雅塔大学应用经济系高级讲师雅各布·奥莫罗（Jacob Omolo）向本刊回忆，1979～1984年间，读中学的他放学后常被派去父母所在的棉田里采棉花、帮父母算账。当时肯尼亚的棉农、轧棉厂和纺织品制造商都通过政府运营的合作机制联系在一起：棉花种子由政府提供，种植办法有农业官员来教，纺纱厂由政府经营，生产出的产品会被官方收购。在政府主导下，肯尼亚的纺织厂数量从1963年的6家，到1983年增加到52家。上世纪80年代也是肯尼亚纺织业最繁荣的时期，它雇佣的劳动力在制造业中占比30%，为20万个家庭提供生计。

那时候并不是没有二手服装。奥莫罗来自肯尼亚西部的霍马贝县，这里有着漫长的维多利亚湖岸线。大湖位于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交界处，渡轮在水域穿梭，为各国运送乘客和货物。奥莫罗小时候听过不少走私二手衣的传说，“有时听说一艘船停在湖边，上面满载着二手衣。但因为有禁令，我们都知道（衣服）很难拿到市面上去卖”。

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肯尼亚也不例外。雪上加霜的是，1983～1984年肯尼亚因干旱引发粮食危机。为了争取国际援助，肯尼亚从80年代起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署了结构性调整贷款，条件是肯尼亚进行政府改革、实施自由贸易和自由利率制度，以及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等。

奥莫罗分析说，随着自由化改革的推进，肯尼亚从1986年开始政府架构调整，农业部门的技术人员缩编，棉花种植中的管理不善现象越来越多：“政府不再提供高质量的棉花种子；棉花生产成本越来越高，政府收购价却不断走低；棉农低价供应的产品，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回款；中间商不断压榨棉农的利润……渐渐地，人们就不愿再种棉花了。”

传统的生产合作机制失效，导致肯尼亚很长一段时间里缺乏纺织工业所需的棉花，不得不从外国进口。加上能源价格和道路运输成本高企，种种因素都拉高了“肯尼亚制造”的服装价格。而从90年代起，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大量转移到中国，“世界工厂”出口的低价产品也让肯尼亚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

肯尼亚经济连续数年负增长，到1993年，该国人均GDP仅有270美元，比前一年减少32%。1993年起，肯尼亚经济全面自由化，放弃了进口替代与贸易保护政策，大量价低质优的二手服装进入肯尼亚。

内罗毕大学发展学教授多罗西·麦考密克（Dorothy McCormick）等人研究了肯尼亚中小纺织企业发展的阻碍。她们发现，1997年的时候，居民收入下降以及市面上二手衣的“入侵”已经让人们没有动力购买新衣服，需求减弱导致中小纺织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企业难以再投资。

奥莫罗家乡的轧棉厂，因为长期荒废，机器已经损坏。肯尼亚进口替代时期扶持起来的东非传统蜡染布制造业也在历史潮流中彻底崩溃。2004年，肯尼亚政府、制造业协会和设计师社群发起轰轰烈烈的“买肯尼亚衣服、穿肯尼亚衣服”的时装运动，还举办了民族服装选择大赛，最后因肯尼亚民族众多、难以抉择出代表而作罢，有媒体不乏讽刺地说：“肯尼亚有‘民族服装’，那就是‘米通巴’。”

今天，肯尼亚的纺织企业大多位于出口工业园。2000年，美国推出《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TPG/alamy 供图)

肯尼亚邻国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地区，商贩们在露天市场售卖进口二手衣

(AGOA)，为符合美国条件的非洲国家提供 7000 多种产品免税输美的优惠待遇。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开始大量设立出口工业区（EPZ）。

肯尼亚工业和企业发展部数据显示，协议实施的前 15 年，肯尼亚对美服装出口额翻了约 40 倍。在此期间，肯尼亚为吸引外资推出了多种免税政策，许多中国和印度投资者为了打开美国市场，纷纷前往肯尼亚设厂。截至 2023 年，肯尼亚已连续 5 年平均每年向美国出口 4.2 亿美元（约合 30.62 亿元人民币）的服装。

换言之，肯尼亚在 AGOA 框架下建立起了针对美国市场的纺织服装业。但这种贸易的代价很“昂贵”——前述报告指出，出口工业园依赖国家财政建立，产能和规模也无法弥补国家失去的工业化进程，还在免税政策下流失大量出口关税。

AGOA 框架也成了美国二手服装进入肯尼亚的通行证。美国杜克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麻博洋常年研究跨国二手服装贸易网络。他通过电话告诉我，2015 年，东非共同体（肯尼亚、卢旺达、布隆迪、南苏丹、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简称“EAC”）六国曾一致宣布从 2019 年起向美国二手服装征收高关税。但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快威胁说，该决定违反自由贸易精神，因此要将 EAC 六国从 AGOA 中剔除。

面对 AGOA 的利益捆绑，六国中只有卢旺达坚持“对峙”，代价是卢旺达对美出口的服装关税从零增加到 30%。而肯尼亚等国只能放弃主张，继续进口美国二手服装。

作为劳动经济学家，奥莫罗不否认二手衣在不断流通和创造就业中形成的价值，但它没法给肯尼亚创汇，“如果工业不能蓬勃发展，我们的外汇就会流向别国”。肯尼亚制造业协会（KAM）认为，一条完善的“从棉花到时装”的价值链能够雇佣该国 10% 的人口，能极大地缓解青年失业率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2022 年该数字超过 13%）；纺织服装业还能促进更多女性的就业。

## 链条的末端

今天的世界，围绕二手衣服，形成了从发达国家到非洲、东欧、拉美、中东和亚洲的大规模产业链。中国在 2021 年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手

服装出口国，占全球二手衣来源的17%。

山东曲阜人王金成早年在北京做废品回收工作，2008年时在朋友介绍下接触了旧衣回收。他通过电话告诉我，他出口的二手衣物主要来自垃圾回收站，出口到东南亚和非洲，其中东南亚的集散地在泰国，非洲的集散地在肯尼亚。

王金成说，通过废品回收员—回收站—分拣工厂—出口工厂的链条，只要对商品和行业有正确的认知，每个环节都有盈利空间。10年前一条货柜（28吨二手衣），利润能达到15万元。他也通过出口二手衣服赚得了自己的房、车，还在山东、浙江等地设了厂。

在中国、美国、英国的分拣厂，旧衣被细分后，被液压机压缩成裹着塑料膜的长方体“米通巴”，历经两三个月的海上漂流，途经印度洋畔的蒙巴萨港，最终用货车运抵吉空巴市场。每个“米通巴”的塑料膜下都塞有一张A4纸，印着衣服种类、等级、总重量、公司名、出口国等信息，供商贩采购时选择。王金成介绍说，根据进口国的需求，出口二手衣分为“单品单价”和“配比货”，前者指的是一条货柜只有一种产品（如男牛仔裤、女连衣裙），出口到东南亚或非洲加纳等消费水平稍高的国家，后者指一条货柜要配上高、中、低不同货值的商品，销售给消费力稍低的国家，如肯尼亚、尼日利亚等，“主打一分价钱一分货”。

对于姆瓦斯和伯纳德来说，直到拆开“米通巴”那一刻，他们才知道自己要销售的是怎样的衣服，这个过程犹如刮彩票。今年7月，姆瓦斯卖了两个男士风衣“米通巴”，客户拆包后连声咒骂，“因为出口商在包裹正面和背面分别放了一件黑色风衣，但里面全是红色的外套，足足有120件。肯尼亚人不爱和别人穿一样的衣服，所以客户觉得这批货卖不出去”，姆瓦斯说。

客户若对“米通巴”不满意，姆瓦斯要给客户赔付一半的钱（约8000先令，合人民币400元），接受一单赔本买卖。客户则会绞尽脑汁把衣服层层“下沉”，低价卖出去。

作为零售商，伯纳德每次“拆包”后首先要给衣服分类：假设一个包里有300件T恤，能卖500先令（约合人民币25元）的高质量T恤只有50件；另外150件质量较次，价格稍低；余下100件或有污损，只能以超低价处理或丢弃。伯纳德说，自己刚入行时，一个“米通巴”能卖出八成的货，但现在一包衣服几乎会扔掉一半。越来越多商贩出于成本考虑而不再采购“米通巴”，而是来市场一件件挑货。

在此过程中，大量没人要的衣服（fagia）被直接丢弃在市场的地上、排水沟甚至是河里。早在2014年，伯纳德第一次来吉空巴时，他就注意到市场内外堆成的一座座“废衣山”，“你随时都能看到市场上空因为人们焚烧旧衣而升起的灰烟。那烟雾有毒，靠近了就会流眼泪。烧衣服的火堆离卖衣服的摊位、小吃摊都很近，既危险，又不卫生”。市场几年前暴发过一次霍乱疫情，为了自己的健康，伯纳德特地接种过霍乱疫苗。

根据2023年环保组织“清洁肯尼亚”（Clean-up Kenya）与总部设在荷兰的“变化市场基金会”等机构联合发布的名为《时尚废物》（*Trashion*）的调查报告和纪录片，二手衣服被废弃的原因包括季节不合适、尺码太大或太小、有破损，甚至有动物毛发、呕吐物和血迹。还有些衣服是公司或机构的统一制服，因此无人问津。吉空巴市场有一片专门处理废弃衣服的区域“乔戈路”（Jogoo Road），在那里，小贩以每公斤30先令（约合人民币1.5元）的价格收购废衣，用剪刀剪碎后再以每公斤100先令（约合人民币5元）的价格作为工业废料出售，后者将被用来制作清洁工具、用作燃料或填充轮胎等。

据伯纳德的观察，政府会定期运走市场外的“垃圾山”，但处理的速度赶不上垃圾产生的速度。政府还曾给他反馈，说处理旧衣物的丹多拉填埋场已经填满，政府正在努力寻找新的填埋地点，让商贩们“耐心等待”。

《时尚废物》调查团队拍摄到的填埋场景象更是触目惊心：内罗毕西区的卡旺加雷（Kawangare）填埋场，废布料已经深深嵌入红土地里；到2022年9月，号称“填满了”的丹多拉填埋场，每天仍有超过4000吨垃圾被运进来，大型机械在十数米高的垃圾山中运作。

“清洁肯尼亚”的调查，矛头主要指向快时尚

行业大量采用人造纤维制衣（俗称“塑料衣服”）的做法。人造纤维提炼自石油，如今占据全球纺织业 69% 的份额。该调查称，近年来每年肯尼亚进口衣服中，可能含塑料纤维的高达 3 亿件，最终都会进入填埋场。

常见人造纤维难以降解（尼龙需 30～40 年，聚酯纤维上百年，人造皮革或需要 500 年），但它们浸入水中会分解出塑料微纤维和微颗粒，这些微粒渗入土壤和水循环系统，最终进入动物和人类的食物链。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海洋中 35% 的微粒塑料来自纺织品中的人造纤维。

调查报告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将二手服装贸易的目标转变为“延长衣服的生命”——要在出口前就将不能使用的衣服分拣出来；对人造纤维服装的生产加收“塑料税”、增加工人福利等；还要在服装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增加可循环材料，减少人造纤维的使用。

但这些举措未必“可行”。麻博洋认为，增加分拣环节意味着提高二手衣流通的成本，这也是回收行业一贯的“魔咒”，即违背了选择二手商品的初衷——便宜，在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中，非洲国家也没有能力参与源头国监管法律的制定；更何况许多非洲政治家族都曾在跨国二手服装贸易中赚得盆满钵满，因此当政界出现是否要禁止“米通巴”的声音，更多是政治精英之间的话语博弈。

就在“清洁肯尼亚”报告发布后不久，“肯尼亚米通巴财团”（MCAK）发表声明，绕过二手衣污染环境的指控，重申了二手衣进口对肯尼亚人就业的重要性。MCAK 自述代表二手衣贸易商的利益，通过与政府沟通来推动行业立法和监管。“清洁肯尼亚”创始人贝特曼·西姆迪（Betterman Simdi）通过电话向我反驳了财团的说法，“财团代表的是二手衣进口商，他们从每年的大额进口中获利颇丰，却唯独不代表小商贩的利益”。

零售商伯纳德说，他只有在决定是否购买一个“米通巴”时才有权说“不”。他出生在内罗毕一个贫民家庭，入行 9 年以来，他通过二手衣赚到了自己和弟弟妹妹们的学费。

中间商姆瓦斯来自肯尼亚中部木兰加县（Muranga County）农村地区，高中毕业后因担负不起大学学费，去读了职业学院的旅游管理专业。他的计划是攒到钱后自己做进口。订购一个货柜的价格约为 250 万先令（约合人民币 12.5 万元），自 2020 年正式入行以来，他已经存到了 30% 的钱。他打算再给自己两到三年时间，若攒不到足够的钱，就去卡塔尔的酒店打工。

# 地球还剩三条命

主笔 · 袁越

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保护地球环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环保首先需要设立一个目标，到底保护到什么程度才算完成任务？目前公认的环保基准线是自末次冰期结束到工业革命开始前的这 1 万多年，地球环境在这段时期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人类文明正是借助这段时期的稳定环境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基准线定了之后，还需要设立一些具体的标准。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约翰 · 罗克斯特姆（Johan Rockström）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于 2009 年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首次提出了衡量地球环境的 9 个标准，分别对应于气候变化、土地利用、生物圈完整性（生物多样性）、淡水资源、氮磷平衡、海水酸化、臭氧层、气溶胶和人造化学品这 9 个领域。每个领域都设立了一个上限，称之为地球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

曾经有人把这 9 个地球边界翻译成地球的 9 条命，这个译法虽然听上去很有传播力，但不够准确。首先，地球是一颗行星，谈不上死活，所以这 9 条命是人类的，不是地球的；其次，这 9 条命的概念和电子游戏里的通关不一样，并不是说人类可以死 8 次，而是说每个边界的突破都有可能置人死地。

再次，这 9 个边界的位置设定是相对保守的，也就是说即使边界被突破也不意味着人类一定会完蛋，而是意味着仅靠地球本身的自我调节机制很难恢复正常，人类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自救。举例来说，地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基准线是 280ppm，而气候变化的边界设定在 350ppm，意思是说只要不超过 350ppm，我们就可以认为气候变化尚处于可控范围内。

气候变化是当今环保的热点，但气候只是地球环境的一个方面。事实上，罗克斯特姆当初之所以提出 9 个边界的说法，就是为了提醒大家保护环境绝不仅仅是遏制气候变化那么简单，而是要让所有这 9 个领域都不要越界。

为了评估地球目前的状况，来自 8 个国家的 29 名科学家在参考了 2000 多篇论文之后，对这 9 个边界的现状进行了综合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发表在 2023 年 9 月 13 日出版的《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杂志上。根据这份评估报告，臭氧层目前尚处于安全范围之内，暂时不必担心；气溶胶和海水酸化这两个领域已在局部地区突破了边界，全球范围内虽然尚未越界，但已经相当接近了。

除了上述这 3 个领域之外，其余 6 个领域全都突破了边界，进入了危险的范畴。其中，生物圈完整性的边界早在 19 世纪末期就被突破了；土地利用的边界和水资源的边界则在 20 世纪初期相继被突破，原因全都与人类活动导致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减少和农业活动强度增加有关；气候变化的边界则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被突破的，目前已经达到 420ppm 的高位，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

氮磷平衡的越界主要是因为化肥的滥用，目前人类每年释放到环境中的氮元素是安全值的 3 倍，而且没有减少的迹象；人造化学品则主要来自塑料，这个领域也在 2022 年越过了安全的边界。

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来自哥本哈根大学的凯瑟琳 · 理查德森（Katherine Richardson）教授指出，过去 1 万多年的历史证明，处于基准线附近的地球环境是非常适合人类生存的，但是未来 1 万年可就不好说了，因为今天的地球很像一名被查出患了高血压的病人，高血压本身虽然不是病，却能大大提高病人罹患心脏病的风险，而心脏病绝对能杀人。

三联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CITY FOR HUMANITY AWARDS 2023

# 流动的公共

# PUBLIC IN FLUX

## 公共空间奖入围项目

## PUBLIC CONTRIBUTION AWARD FINALIST

旨在表彰体现人文关怀、推动社会公平、提升城市公共生活质量的城市公共空间，包含建筑 / 规划等实体空间实践。

金威啤酒厂改造 深圳

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外滩段 上海



苏州河驿站 上海

文里 · 松阳三庙文化交流中心 丽水

黄涌市集 佛山

2023

第二届三联人文城市奖

10/26

颁奖典礼 · 成都



更多信息关注

三联人文城市官网

# 离开两年，可以聊聊曼联了

文 · 张斌



前曼联主帅索尔斯克亚

欧冠重开战，胜负都是平常事，但有些人的命运借此悄然在转折，不可久离职业圈层，该是踏上归来路了。索尔斯克亚去职两年，过得还算怡然自得，陪着孩子成长，用他自己的话说，身在两段生活中的“摆渡”状态就要结束了。

今年恰是半百，本该是职业教练的黄金岁月，但索尔斯克亚在曼联黯然离场后，始终未曾着急返回场边，时常找上门来的邀约都被他一一婉拒，这其中自然包括来自沙特的盛情。在职业足球世界沉浮日久，谁还没有个把信得过的媒体好友，索尔斯克亚礼貌地与这些好奇心很重的好友们保持着安全距离，始终不愿讲述从曼联身退前后的幕后实情，毫无障碍愿意分享的是，执教包括自己小儿子球队在内的三支挪威少年队的开心日子。一周几天，以名帅之尊与孩子们打成一片，穿梭在不同球队之间，迎着孩子们眼中的光芒，指引着向前的路。

本赛季第一个欧冠比赛日，有人会在球场偶遇索尔斯克亚，这一刻名宿的身份是欧足联技术委员会的观察员，任务是从超脱的角度认真阅读比赛，明年夏天发布的欧冠赛季技术报告中会有他的心血。赋闲两年，索尔斯克亚带着儿子四处看球，那不勒斯、米兰和多特蒙德都留下了父子两人奔波的印记，作为小儿子的足球领路人，他迫切地将职业足球的宏大世界展现在儿子面前。父子二人还特意去了美国，在那里密会了另外两位曼联名宿——鲁尼和小贝。

即将复出的信号相当明显，只是外界始终不知挪威人正奔赴在哪一条扶危救难的路上，就像当年朗尼克天降驰援老特拉福德。既然要再战江湖，索尔斯克亚索性向媒体好友敞开心扉，聊聊执教曼联期间的那些糟心事。从 2018 年底匆忙就任看守教练到 2021 年 11 月去职，三年间，索尔斯克亚甘苦自知。说到那个残酷的冬日，联赛中连战连败，与沃特福德对阵，1 比 4 落后时，索尔斯克亚深知大限将至，自己的球队不再是红魔，仿佛行尸走肉，球员之间已不再为彼此而奔跑。中场休息旋即沦为告别演讲时间，索尔斯克亚动情地称，与诸位一道工作的机缘已尽。第二天一早，“三德子”的短信来了，约着当面聊聊，告别的时刻果真也就来了。如今回想，都是情感汹涌的一天。

至今还有人为索尔斯克亚抱不平，欧联杯表现不错嘛，不过输在决赛的点球大战上而已。去职前两个月，曼联还曾在联赛中领先，很可惜俱乐部还是在连败面前丧失了信心。好事者不会放过 C 罗这个话题，是不是葡萄牙人毁掉了好端端的球队？这让索尔斯克亚根本无法正面回应，他只是明确地说，签下 C 罗是个很难拒绝的决定，我们必须承受下来，但是结果证明我们错了。球队如果想前进，那就需要所有人保持共同方向，但是很遗憾，代价很大，因此有人事后必须离开了。

索尔斯克亚执教三年期间，也曾成功阻击曼城，越过大巴黎晋级欧冠，都还值得称道，但是球队失控、军心涣散的结局也足够惨痛。如今，索尔斯克亚披露了所谓内情，疫情突至，他需要一支球员配置更宽裕的球队，因此队内出现了出场时间上的失衡，有些自视甚高的球员抱怨自己出场太少，经纪人和家人操控了他们的言行，直接破坏了队内的团结氛围。时过境迁，索尔斯克亚仍然忧愤不已，将这一行为定义为“巨大的罪恶”。这就难怪曼联如今的主帅滕哈赫近日公开宣称，自己在与曼联队遗留下来的恶劣文化做斗争，没有了团结，何来红魔？

C 罗重回老特拉福德是“三德子”的手笔，索尔斯克亚似乎只能逆来顺受，历数任内种种未能实现的转会计划，挪威人壮志未酬，有些嗔怪俱乐部的短见和大势不再。面对日后选择，索尔斯克亚依旧钟情于英伦球队，能回英超才算完美。“摆渡”的日子结束，又要在胜负之间煎熬了，还是赢球好，否则回忆中苦涩和无奈还是多了些。

## 第二届行读图书奖　获奖名单

思想・中文原创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思想・外文翻译

**《本雅明传》**

文学・中文原创

**《我在北京送快递》**

文学・外文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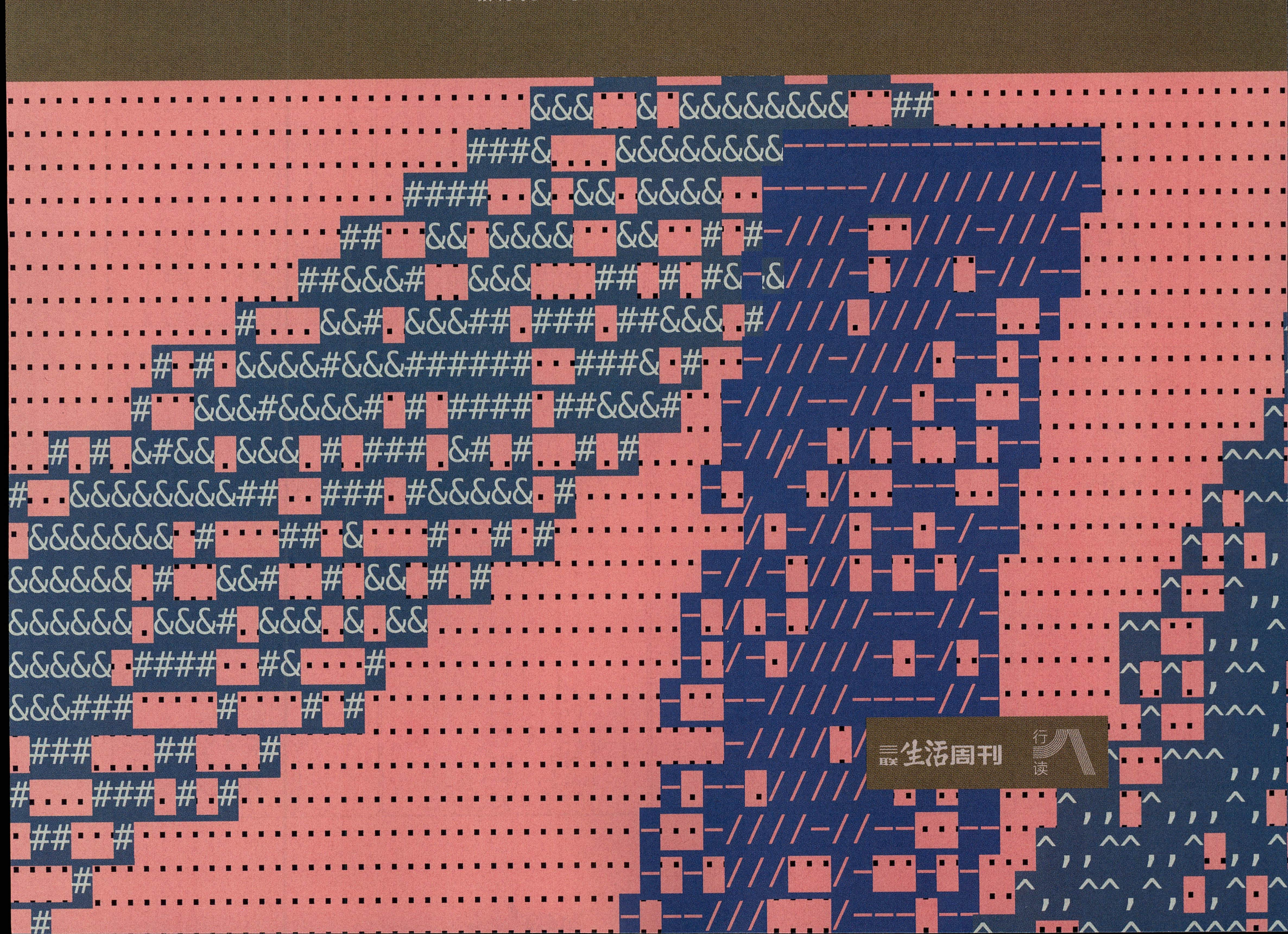
**《无尽的玩笑》**

新知・中文原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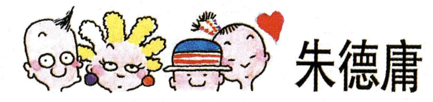
**《中国大猫：13 种中国野生猫科动物的发现及保护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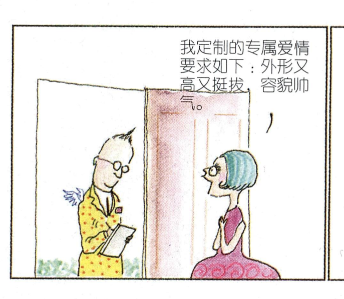
新知・外文翻译

**《成瘾：在放纵中寻找平衡》**



#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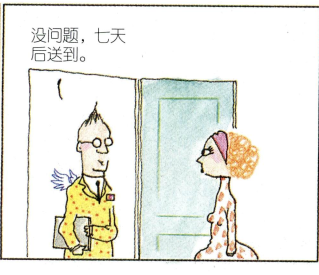

我定制的专属爱情要求如下：外形又高又挺拔，容貌帅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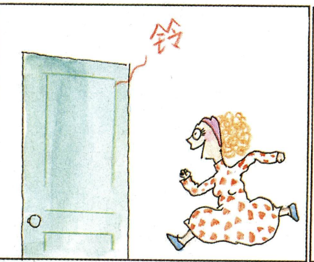

内在个性温文尔雅，心胸宽大，谦卑有礼，内心善良。


好的，没问题，我回去叮嘱爱情定制工厂。


把 6 号爱情加一些 9 号爱情的外貌，再掺一些 11 号爱情，再混一点 17 号爱情的个性，赶快随便弄一弄就交货。
怪不得现在的爱情品质都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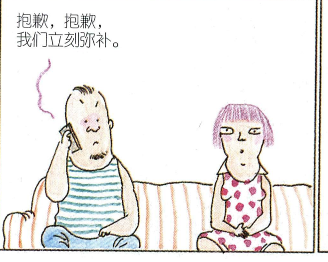

我要定制的专属爱情条件如下：1. 忠心，2. 听话，3. 顾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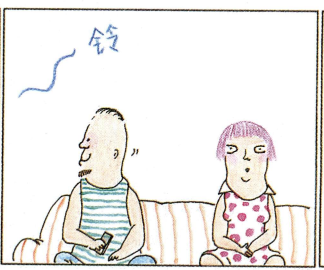

没问题，七天后送到。


铃


按您的要求，只有狗符合条件。


喂，专属爱情定制公司吗？我定的是美女，你们送错了！


抱歉，抱歉，我们立刻弥补。


铃


这是本公司给您带她去整容的费用。


整天都在接各种专属爱情的定制，真是累死人了。


忙了一天回到家，感觉好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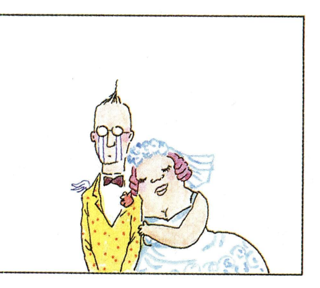

傻瓜，你为什么不为自己定制专属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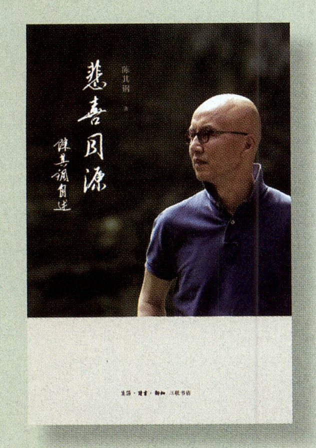

别开玩笑了，你见过餐厅厨子会吃他做给客人的菜吗？


我对定制专属爱情的要求，不必太帅但也不能太丑，不用太高但也不能太矮。


不能太胖但也不能太瘦，头发不必浓密但绝不能秃头。


咦，说了半天，你倒是蛮符合我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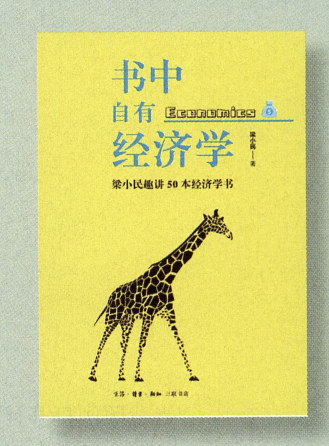




## 悲喜同源：陈其钢自述

陈其钢 著 定价：79.00元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著名旅法作曲家陈其钢首部个人自传，以坦诚的笔触，深入剖析了音乐与音乐之外的故事。音乐家的敏锐、思辨和真诚的态度，使这部自传拥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意义，提示人们重新审视当下的音乐、艺术创作以及我们的时代与生活。



## 书中自有经济学：梁小民趣讲50本经济学书

梁小民 著 定价：5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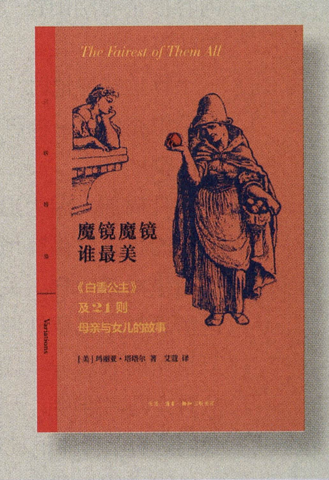
梁小民趣讲经济学名著，兼有与书相关的知识和评论。话题涉及博弈论、艺术与金钱、气候与经济、工业化与全球化、金融诈骗、商业名门等。作者经济学功底深厚，涉猎极广博，既有专业眼光，又通俗易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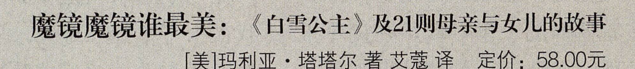


## 奥斯丁问题：“方寸象牙”上的群己之思

黄梅 著 定价：68.00元

以奥斯丁的六部重要作品为主线，多角度讨论了奥斯丁的社会关怀与艺术世界。呈现了奥斯丁如何在其作品中，传达着社会万象与时代精神，思考着“道德”与幸福的关系，并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群己之思”的新价值观建构。





## 魔镜魔镜谁最美：《白雪公主》及21则母亲与女儿的故事

[美]玛利亚·塔塔尔 著 艾蔻 译 定价：5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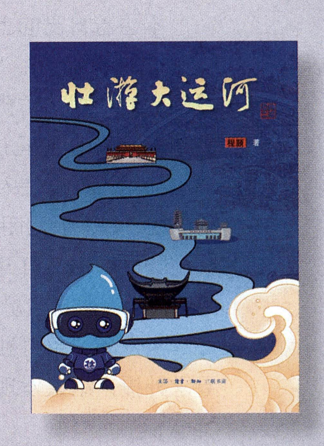
我们熟知的“白雪公主”的故事，事实上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复杂的、层次丰富的变化。作者从世界各地挖掘《白雪公主》的各种重述，并对这个故事在文学和电影方面引发的审美转向进行了深入思考。



## 风痕：我与性社会学互构

潘绥铭 著 定价：63.00元

潘绥铭教授是中国性社会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被称为“性学教父”。本书是他的学术研究回顾，囊括了其四十年的研究、实践、探索和思考，全面呈现中国性社会学的发展脉络及全貌，细腻讲述个中人物、故事。



## 壮游大运河

程颢 著 定价：79.00元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流淌着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文化血脉。本书面向中小学生读者，以奇幻的方式将大运河的历史地理、人文景观和水工科技娓娓道来，在鉴古知今中，感知家国情怀和时代责任。

# 别看，是恶评

文 · 美甲斗士　图 · 陈曦




当我照例打开社交软件刷新闻时，突然发现这次有点不同，评论区有红色数字提醒，一共247条回复。我诧异地点开，瞬间淹没在恶言恶语的海洋里——“就这还大学生呢，什么素质？”“喜欢自己的偶像就行了，干吗要去拉踩别人？”“看你的自拍也是一副猪样。”内容掺杂着阴阳怪气的反讽和极端言论，散发出失控的戾气。

读这些评论时，我气得手都颤抖起来，热血上涌，耳朵里充斥着一种声音：“他们都在说什么啊，我要赶紧反驳！”

几周前，因为追一档真人恋爱综艺，我成为某位嘉宾的粉丝，兴奋地加入他的“超话”讨论群，像其他追星女孩一样，关注着偶像的一举一动。在浏览推送信息时，我意外地发现一条恶评，刻薄地批判他在节目里的表现——“长得丑就算了，还扭扭捏捏的。”从对方网名推测，大概率是节目里另一个嘉宾的粉丝，我们是粉丝群体里具有竞争关系的“对家”。

为了维护偶像，一向懦弱的我，竟然鼓起巨大的勇气，在底下评论：“我觉得他很帅，但那个谁的长相就一言难尽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展现的任性与冲动，与我现实里的人设完全不符。

本想着自己的言论看起来无懈可击，可未读评论立刻增加了10条，对方的措词更加激烈疯狂。顿时，我脑内的一根弦仿佛“啪”的一声断了，犹如野兽跳出牢笼。我的血压上升，指尖飞快地点动，大段文字倾泻而出，没有注入半点灵魂与思考，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让恶评者立马闭嘴。很快，我又收到了50条评论，那滋味就像突然打开农场的栅栏，从里面冲出一大群绵羊撞得人眼冒金星，可偏偏找不到罪魁祸首。

当发现“单打独斗”毫无胜算时，我跑去粉丝群寻求外援，结果发现对家的粉丝数量更庞大。不管我们写下多少评论，就有乘以倍数的回复，那场面就像“扔出两个碗，必定收到三口锅”，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乱叫，无情地掩盖住我微弱的辩解声。

接下来几天，我过得犹如“行尸走肉”，上课时没法集中精神，不想吃饭，睡眠时间被压缩到了最短，只是不停地、反反复复地阅读评论。夜深人静时，我躲在被窝里亢奋地打着字，但放下手机，又会被自我怀疑的负面情绪所折磨。

我尝试过自救，把账号设置成“一键防护”，不再接收未关注人的私信和评论，拉黑了几个骚扰我的账户。可我又总是忍不住去看评论，陷入一种“愤怒、争吵、内耗”的怪圈，耳边不断回荡着攻击性的语言。某一天，我被人“单挂”辱骂，里面截取了一部分我毫无理性的过激言论，并且威胁要向学校反映情况，下面又跟着85条评论。

那一刻，我崩溃得大哭，从网络延伸到现实，这会影响毕业和求职吗？我脑内一片混沌，头晕得无法呼吸，好像陷入巨大的深坑，手抓着两侧边缘，身体却止不住地下滑。我失魂落魄地去找辅导员，她是我相信的成年人。

她耐心听完我的遭遇后，出人意料地没有批评和说教，只是温柔地安慰我：“那些施暴者根本不了解你，只是发泄自己生活里的不如意，你又何必在意这些评论呢？”

听到我克服不了看评论的冲动，辅导员摊开手掌，我乖乖地递上手机。只见她麻利地打开微博，退出聊天群，又修改了评论显示的方式，当鲜红的数字缩成一个不起眼的圆点时，阅读的急迫感瞬间减轻。她笑着说：“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我以后再也不想陷入无意义的恶评世界了。

本栏目投稿邮箱为：yourproblem@lifeweek.com.cn